

萬國興亡史

大宣書局藏版

萬國興亡史

大宣書局藏版

# 萬國興亡史下卷目次

一 當時之制度

一 選舉制度

一 封建制度

一 政教一致制度

一 法蘭西之方面

一 英吉利之方面

一 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以外之歐洲諸國人

一 北人

一 匈牙利人

目次

一 意大利人

一 西班牙人

一 「史老扶」人

一 當時未發之現諸國

一 東羅馬帝國

一 回教徒之方面

一 寺院制度與武士制度

一 寺院制度

一 武士制度

一 十字軍

- 一 十字軍之結果
- 一 當時字內之形勢
- 一 日耳曼史
- 一 法蘭西史
- 一 英國史
- 一 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以外之歐洲國
- 一 西班牙
- 一 意大利
- 一 東羅馬帝國
- 一 回教徒國之方面

一新民族蒙古人

一日耳曼史

一法蘭西史

一英吉利史

一東羅馬帝國之滅亡

一當時商業界之形勢

一當時學術界之形勢

一當時精神界之消息

一結論

萬國興亡史下卷目次

終

# 萬國興亡史下卷

日本 松村介石 著

## ○當時之制度

歐洲歷史之發現也。自歐洲人種移動之時代始。然則自歐洲人種移動時代。漸及於西羅馬帝國之滅亡。東洋人種之侵入。亞拉比亞人并回教徒之勃興。以至於法蘭西、英吉利、日耳曼國之建造時代。又降而至於日耳曼國入封建時代。十字軍興起時代。皆歐洲十二世紀以前之舞台上。極大之活劇也。吾人既於上略述之矣。然當時之制度。則尙闕而未言及也。請言當時之制度。

## 選舉制度

選舉制度。在今日固爲政界上一大關鍵。然繙歐洲當日之歷史。則尙未甚發達



也。然其間未始不露一二之端倪。自希臘羅馬之時代。以至於日耳曼人種。斬然顯頭角之日。其王與其族長隊長。多用選舉制度以選之。觀於「哥斯」之王亞蘭利克。亦由民族中選舉而出。可以見矣。當其時。王與族長與隊長。有死亡者。不取其子爲嗣。由族中全體之人集議。各就其所欲選舉之人。書其名於票。謂爲投票選舉。被選舉者。於投票之中。得占最多數者。其人即爲最有價值之人物。即以之繼死者之後。今日選舉制度之先聲。蓋在此時已開之矣。其後戰爭大起。禍亂相尋。戰鬥之日多。平和之日少。強有力之軍人。其價值大爲世所重。因而其勢力逐漸增加。時所謂隊長者。乃搃其族中之實權。惟意左右之。恣肆自喜。爲所欲爲。蹂躪自由民之選舉權。而自爲族長。自爲帝王。匪特及其身。且又及其子孫。其子孫而賢。猶可說也。即不肖者。亦有未離襁褓。即有作帝王之勢。以國爲家。世及爲禮。

所謂王統者。自此權輿矣。下及貴族。亦沿世及之例。所謂諸侯者。又自此權輿矣。選舉制度既夷。封建制度。於以發生。

### 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之發生。於歐洲也。雖曰人力。然大半處於自然之勢。民族之始生。散然渙然。無所統屬。勢力不團結。不足以禦外侮。此風不可以終古。乃由民族之中。而選舉王與族長與隊長。以號令其族。左右其族。固自然之勢矣。然戰爭之際。是等卓然立於民族上者。其勢力因戰爭而日進。戰爭既熄。彼所櫛風沐雨以得之廣大國土。勢不肯拱手而讓諸人。而欲永遠持續之。以私子孫。亦情也。是即王統之起原。王之得此廣大國土也。又非能以其一手一足之烈。率爾而得之也。又有爲之助者焉。乃又舉其爲之助者之功績最高。錫以高位。分以國土。其得國土最多。

者。乃團結其封土內之勢力。儼然組織一小國。得此封土者。亦不肯拱手而讓諸人。永欲永遠持續之。以私子孫。亦情也。是即諸侯之起原。諸侯又以所得之封土。分配於其臣下。此臣下服屬於諸侯。王不能直接而舉措之。彼之意亦如王與諸侯。將以其位私之子孫。王世及。諸侯世及。諸侯之臣下復世及。是即所謂封建制度也。然要皆出於自然之勢也。相沿已久。其王與諸侯。利害之關係。有不同者。乃生戰爭。以故日耳曼史中。諸侯與諸侯相結。顛覆王統而別擇所喜以立爲王之。事。幾如層見疊出。然王者。諸侯之主君也。諸侯之權利。彼實欲終始主張之。其勢力及於諸侯者。亦無限制。諸侯有跋扈者。則奪其封土而別以封其所敦。或則直奪之而使之隸屬於已。諸侯不能帖然受其奪也。於是王與諸侯相爭。諸侯又欲併吞諸侯。以益其勢力。於是諸侯與諸侯。又相爭。職是之故。而戰爭之禍。乃常續。

以不絕。是封建時代之常態也。當時封建制度組織之分子。大略如左數端。

其一爲帝與王。帝與王之源始。固由人民選舉而出者也。久而久之。其權力日赴於強大之域。讓諸他人。非所願也。乃据而私之。傳於其子若孫。人民以其權力強大。終不能與之爭。於時帝王所懼者。厥惟諸侯。諸侯者。原屬於帝王之部下者也。然以日植其勢力故。殆有凌駕帝王而上之之勢。王與帝見諸侯日強大。知必有尾大不掉之弊也。乃日夜企圖。破壞此封建制度。而置諸侯於帝政或王政之下。此封建時代帝王之性質也。

其一爲諸侯。諸侯之原始。固全屬於王之部下者也。久而久之。其權力乃至與王敵。觀於日耳曼史中。沙烈曼大帝卽世後。子若孫鬪牆相競。此吞彼噬。無有寧日。內訌之作。既疲其精銳。蠻族外侵。遂無以禦之。君主之義務。缺焉不能盡。諸侯

處此。有易視王室之心。咸欲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以圖獨立。乃各於其封土內。施獨立之政治。立法。司法。行政。悉不稟命於王室。任意而左右之。充其勢力所及。乃欲顛覆帝統。王統。而握諸侯中之霸權。遂咸有帝王自我爲之之志。此封建時代諸侯之性質也。

其一爲臣下。臣下有數種。第一爲直屬於王之臣下。此種最有關係。勢力亦頗大。諸侯者。亦王之臣下也。然吾人所謂直屬於王之臣下者。乃指待於王之旗下者而言。如貴族。大臣。及其他之文武等官皆是也。第二爲屬於諸侯之臣下。此種臣下。對於王爲陪臣。然於王爲間接。於諸侯爲直接。間接之利害淺。直接之利害重。故其心目中只承認諸侯爲君。王猶其後焉者也。故此種臣下。以盡忠節於諸侯。爲其應盡之義務。第三爲自由民。自由民者。其始與諸侯同屬於王之部下。自

戰爭既起。略奪敵地後。王與諸侯。各分配多少之封土。封土之人民。不屬於王。即屬於諸侯。有一種卓然自立。既不屬於王而爲其臣下。又不屬於諸侯而爲其臣下者。所謂獨立獨步之自由民也。然此自由民。於王與諸侯。兩無所屬。其名雖曰自由。其實則立於非常之苦境。何以故。蓋當時人民。其屬於王者。仗王之勢力以橫行。其屬於諸侯者。則得諸侯之保護。惟此自由民。翹然獨立。兩無所屬。既不能仗王之勢力。又無諸侯之保護。二者之間。又虐遇之不止。自由民無所控告。乃幡然改圖。獻納其獨立自由之權利與土地。於王與諸侯。以求屬焉。改其前日之自由。而與王與諸侯。互立契約。以受其十分之保護。而爲契約的臣下。此封建時代。諸種臣下之性質也。

其一爲市民。封建時代者。戰爭時代也。人民處此時代。其湮沒以去者。不知幾

何矣。然當時之商賈（即市民）則無慮此。如前所述之市府。其結合力之大。直足以揮外患而禦強敵。所謂市府者。即市民之結合體也。市府之初。或屬於帝王。或屬於諸侯。受此二者之管轄。以保其安全之秩序。既而戰爭大起。繁盛之區。兵力集焉。市府之蹂躪於戎馬者。殆無寧歲。此等市民。習於亂世。知王與諸侯不可卒恃。然自團結勢力。決不足以禦侮圖存。會大敵侵入。王與諸侯。無所施其計。賴市府之力以得免者。層見疊出焉。於是市府之民。遂恍然大悟。日求獨立之策。既不倚王。亦不倚諸侯。於市府之四周。築堅固之城壁。儼然成一國之形勢。將欲以富力敵於天下。此封建時代市民之性質也。

其一爲農民。所謂農民者。既無臣下之資格。又無市民之富力。且非能如有獨立的土地之自由民。戰爭之起也。彼等爲強有力者所驅。礪鋒刃。負戈鋌以從事。

於疆場。戰爭既息。彼等一無所得。又復手耒耜。身蓑笠。以從事於田畝。所耕之土地。苟爲王所直轄。則有事王之義務。苟屬諸侯之封土。則有事諸侯之義務。耕作所入。復以其十之一納之於王與諸侯。謂爲地租稅。農民所納之租稅。所以養國中不耕作之人。也在封建制度時。代彼等實受諸種之虐待。無權力以抗拒之。乃伏而受之。奇慘不可言狀。至有後日。徵兵之際。彼等始得乘彼時機。自振其權力焉。此封建時代。農民之性質也。

其一爲奴隸。所謂奴隸者。在於當時。占國中人口之大多數。奴隸之始源。乃由戰爭之際。所捕獲異人種異民族之人。挾之歸國。迫使服役。以奴隸畜之。既而兵連不解。禍結不休。窮民困於戰爭。寒無以衣。饑無以食。即同民族同人種之人。亦有迫於饑寒。不得而自貨其身。或其子孫於人。以作奴隸者。已而日增月盛。奴隸

乃充物於國中。占人口全體之過半數。奴隸對於社會上。一切權利。俱不得干預。生殺予奪。惟主人之意。弭首帖耳。屈服奔走。唯命是聽。莫敢誰何。與牛馬鷄犬。相去不遠。此封建時代奴隸之形質也。

其一爲教徒。所謂教徒者。實翹然獨異於衆。而爲當時之主腦者也。社會之指導者也。文明之先達者也。通於當時上下之師匠也。爾來振其大權。不復屈於王與諸侯之前。然此種人之因果。言之甚長。請別爲一項。言之於下。

### 政教一致制度

自基督教出現於世界以來。教之範圍。漸推漸廣。慄悍猛勢之日耳。曼人種亦大受其感化力。漸俯首以就陶冶。故基督教當中古時。對於歐洲。實立於指導社會者之地位。即名譽隆然。震爍今古。如法蘭西之沙烈曼帝。英吉利之亞佛烈王。亦

俯首帖耳。就其範圍。其勢力之洪大。爲何如哉。沙烈曼之初起也。欲統一天下。以組織一宇內大帝國。而當時歐洲諸國。星羅密布者。人種既有異。風俗又不同。欲其靡然向風。歸於畫一。不誠憂憂乎其難哉。於時大政治家。以爲居當日而欲舉異人種異風俗之人民而統一之。非有一物焉。以維繫於其間。決無以奏功。乃利用宇內的宗教。行政教一致之政策。以自然之結合力。鎖鑰人心。始足以統一異人種異風俗之人民。成一大帝國。永遠持續。而不致弊。於是行第一政策。由教皇之手。行戴帝冠式。假之以號召天下。又凡教皇由監督僧中選之。得帝王之承認。始爲正統之教皇。帝王有繼起者。亦必由教皇以帝冠戴之。始得爲正統之帝王。永著爲令。遺之子孫。政教一致制度。權輿於是焉。在沙烈曼大帝時代。苟有關於政治之大會議。則教徒與貴族。平列於議場。無分軒輊。蓋彼時之教徒。不徒爲

政治之顧問官。且爲純然之事務官行政官也。沙烈曼帝死後。其子若孫無能。不能持續其遺志。而擴張之。以致不能保守此大帝國。父子兄弟。仇視鬪牆。日尋干戈。以相爭討。內訌交作。各地領主（卽諸侯）相率叛去。沙烈曼所力征經營。以造就之龐然帝國。至是而豆剖瓜分。統一之業。於焉遂已。此際政治之大權。人人得而干預之。不存於帝王。不存於教徒。分散於諸侯之間。盲瞶之徒。起而議治國平天下之大計。或則欲調停於沙烈曼子孫之間。或則欲開會議於諸侯之間。以平內亂。而制時勢。政教一致之制。幾由合而復分。然當時政權。則猶有存者。彼日耳曼帝君蘭頓之立。非由當時之諸侯與監督僧與豪族（卽自由民之大者）集會而選舉者乎。政教一致制度。此固其一斑也。

自時厥後。阿多一世起。彼者。以恢復沙烈曼大帝之舊業爲志者也。即位未幾。卽

剝奪諸侯之權力。使皆隸屬於帝政之下。又揮其猛烈手段。以制教徒之跋扈。時教皇西哥十二世。以帝冠與彼。彼不肯受。大憤恨曰。「我欲爲帝。即帝耳。彼之與我帝冠。奚爲也。」遂於宗教之權。大加裁抑。一切監督僧。俱隸屬於已。凡有就監督僧之職者。非得帝王與以指環及杖。不得爲正統僧。且不許就職。永著爲令。當彼之世。爲帝政大勝利時代。自是以降。及顯理四世時代。教皇之權。日就衰落。已而宗教界忽有一大豪傑現出。曰克烈利哥七世。自克烈利哥登教皇位後。憫宗教界之腐敗。憤宗教權之墮落。欲及其身於宗教界大加振作。恢復前日爲阿多一世所奪之權力。組織三大政策。以爲恢復計。第一嚴禁買賣僧職之惡弊。第二不許教徒挈帶妻婦。第三前日帝室所給與教徒之指環與杖。爲污辱教徒之聖職。峻拒之不納。顯理四世聞之。大怒。以書責之。彼乃與顯理四世。行絕交之舊例。

顯理四世失敗。後又圍克烈利哥。擒之。克烈利哥乃以謫死。然彼雖以謫死。而宗教界之權力。因之大振。此其梗概也。餘俱詳述於上章。然吾人於宗教上。不就英法之方面言之。而第即日耳曼之方面。斤斤言之何也。蓋以當日宗教之歷史。重心在此方面。由此方面。即可以類英法之方面。故言日耳曼宗教之歷史。即不啻舉英法之宗教歷史。并言之矣。

如上所述。選舉制度也。封建制度也。政教一致制度也。皆當日制度之重點。而大有影響於後世者也。讀者於此等制度。精心以探索其起因。注意以追尋其歸宿。則於後日歐洲文明之跡。興亡之原。思過半矣。所謂選舉制度者。即立憲政體之本也。所謂帝王者。即帝國主義之源也。所謂諸侯者。即貴族之祖先也。所謂臣下自由民。市民。農民者。即後日之主張一切權利。歸於社會之全體。而馴致大革

命者也。所謂教徒者。即今之取大權於其上者也。諸如此類。皆後日千數百年間。歐洲歷史興廢消長之大關鍵也。吾人故於此處。先叙述其起因。詳言其性質。以輸入於讀者之腦內。則後日讀歐洲歷史。於其社會上之種種變態。種種現象。皆有以知其胚胎於何時。而不至目眩神惑矣。

問題 選舉制度者。在日耳曼民族中。其最初之發現。在何地。爲何情狀。封建制度變遷之情狀如何。封建制度之起因如何。封建時代諸侯與王相對。有如何之情狀。封建時代之帝王。封建時代之諸侯。封建時代之臣下。封建時代之市民。封建時代之農民。封建時代之奴隸。封建時代之教徒。其性質如何。政教一致制度。在於當時。利弊如何。沙烈曼對於宗教。用如何之政策。沙烈曼後之教徒。其情形如何。阿多一世對於宗教。用如

## 何之政策。

### ○法蘭西之方面

(由紀元九百八十年時代至千零九十年時代即由入於封建時代起以至十字軍起之時代)

吾人於前項述沙烈曼死後其子孫與歐洲各地之形勢。而及於日耳曼史。又漸入於十字軍起之時代。然當此時代。英國與法國之方面。亦有重大之關係。請先言法國之方面。

雖然吾人欲言法國之方面。將如何言之乎。就當日形勢觀之。則自加伯多即位時言之可也。加伯多者。元爲巴黎伯。在前王時。不過管轄巴黎市之一貴族而已。強武有才。秀出於衆。頗符衆望。故諸侯會議。選舉之爲王。然於時有羅林音侯

達烈者。沙烈曼大帝之後胤。爲法蘭西王家之嫡統。彼自援資格統系。以爲可以即王位而無愧。然以素行無才。不克與諸侯之選。心常怏怏。今見加伯多得選爲王。不平之氣。遏之不能。乃昌言曰。法蘭西王位者。我家固有物也。加伯多何物小子。乃敢覷然竊据之乎。我將恢復舊物。以毋忝我皇祖。加伯多若甘自退讓。吾亦不事苛求。赦其罪。使任舊職。否則吾不能晏然安之矣。既乃大率兵士。來侵巴黎。又得斯阿崧與和穆斯二地市民。爲之後援。於是其勢愈益猖獗。大有剪滅此而後朝食之概。有監督僧亞達伯倫者。與加伯多同志者也。彼又與達烈舊相識。乃由加伯多率兵若干。詐達烈使觀宗教之儀式。固而捕之。事遂得平。然與加多伯反對者。不僅達烈一人。又有伯利哥伯亞德伯者。以猛勇慄悍。鳴於一時者也。以其兵力。侵奪隣地。遂据志烈音之地而領之。自稱爲志烈音伯。跋扈恣睢。傲

然自大。加伯多以書責之曰：「汝以慄惇之小才。妄起干戈。侵人土地。何德而可任此伯位也。」亞德伯得加伯多書。答之曰：「余之得領土。余蒙霜雪冒矢石而得之。則余所得之領地。余爲自食其力。何惡焉。汝乃責我以何德任此伯位。我問汝以何德任此王位也。汝之王位。徂擊狐媚而得之。余不屑爲也。余之經營領地。磊磊落落。可以自對於天下。豈若汝之徂擊狐媚者哉。汝雖爲王。吾直不以王視汝也。」於是加伯多與亞德伯大起衝突。亞德伯失利。不克逞其志。

加伯多之爲人。蓄而不矜。卑以自牧。蓋謙謙君子也。寡欲自好。有薄天子而不爲之心。特以負重望於一國。承諸侯之推戴。不得已。姑就之。已而乘間諮於諸侯。以王位讓於其子羅伯。飄然遠引。潛心以研究宗教之理。彼迷信宗教。以爲一切政略。舉而行之。皆有賴於宗教之力。其意見如是。故悉舉其所有之聖德尼斯聖撒

蔑音聖利克伊聖威林克諸寺院。悉以之寄附於教會。及將死。誠其子羅伯曰。「汝者。勉嗣汝父之遺志。尊宗教。守宗式。果如是。余不死矣。」言訖而死。其迷信宗教。可想見矣。彼死之年。實紀元九百九十六年也。

羅伯性極溫良。又熱心於宗教。以敬虔宗教之名。傳於一時。然無幾時。忽與羅馬教皇克烈哥利五世。大起衝突。衝突惟何。則以時有布倫伯之未亡人娉婷者。美艾而艷。羅伯愛慕之甚切。娶之。教皇以其所行。違背宗規。欲使羅伯出之。羅伯以溺愛故。堅拒其請。教皇以絕交之大刑脅之。羅伯無可如何。始出之。而娶志崙伯之女君斯丹爲妻。君斯丹不修帷薄。驕奢淫侈。一時風俗。爲之大弊。然此猶其小焉者也。當羅伯時代。有一事足以騷擾歐州之全土。迷亂歐人之腦思。歷史家皆大書而特書之者。則一時捕風掠影。疑鬼疑神者。所謂「世界之末日將來」之

說是也。此說也。蓋附會於聖書默示錄之二十章。所云基督死後一千年。即爲「世界之末日」之文字。聖書有此等文字。其出於附會僞作與否。雖不可知。要而言之。所云「世界之末日」者。實荒渺無稽之說也。無如迷信宗教家。以爲當時適當十一世紀之初。基督降生後。適經過一千年。則自是以往。將漸入於「世界之末日」矣。「世界之末日」者。地球破壞。一切人物。蕩然無存。迷信者咸有戒心。人情恟恟。不安其居。縱有金銀寶玉。土地聲譽。臨於「世界之末日」。不轉瞬間。卽化烏有。職是之故。商賈因而罷市。農民因而停耕。相率而紛紛然。皇皇然。闔塞於寺院。頂禮膜拜。祈禱三昧。冀得神靈眷佑。或可轉危爲安。或則跋水陟山。遠赴羅馬。將以其祈禱懺悔之心者。相望於道。丁此時也。迷信宗教者。於祈禱懺悔以外。放棄其一切應盡之義務。當日耳曼帝阿多一世時代。尙未達一千年。而適值將達

於一千年之際。偶逢日食。大風漠漠多塵沙。天地爲之黑暗。風雲爲之變色。一般迷信人民。其惶恐驚駭之狀態。殆不可以言狀。羣相號曰。所謂「世界之末日」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於是阿多一世。方有事於征討。軍人在途。天昏地黯。迷失路途。混雜擾亂。驀然大起。且流傳無數之奇談焉。國之人耳所聞。目所見。口所語。無非曰「世界之末日」等語。魂爲之動。神爲之搖。已而適值基督降生千年之日。世界依然無恙。山明水媚。月白天清。人物熙熙。「世界之末日」竟不來矣。於時迷信者。尙不悟所謂「世界之末日」者。爲教徒荒渺無稽之譚。以惑世誣民者。益紛紛然。皇皇然。走而相告曰。「世界之末日」所以不來者。蓋基督念我等至誠。憐我等無告。爲我等懺悔於上帝。保我等之安全也。然則吾人之一錢一票。一絲一帛。皆出神之賜也。自是以後。我等敬奉我基督。崇拜我基督。其無怠。於是以其多數

之財貨。寄附於教會者有之。廣大之土地。獻納於寺院者有之。宗教之勢力。乃愈強大。宗教之財產。乃愈增加。即以法國論。在羅伯時代。新築之寺院。不知其幾百千。其莊嚴雄大。今日存遺跡者。尙歷歷在人耳目。由斯以譚。則當日之人民。迷信宗教。與宗教對與社會之管轄勢力。其洪大也。可類觀矣。此羅伯治世。國際上一大變態也。

猶太人者。基督所產出之國民也。當基督教未甚發達。其民未甚受基督感化力之時。即爲羅馬所滅。其子孫失其母國。流寓諸地。散布於歐亞之間。猶太人殆無一不信基督教者。然其所信之基督教。半沈溺於其救主與神子之說。他之精微者。一無所得也。故猶太人之宗教。與回教之宗旨。大同小異。降至羅伯時代。回教徒有夏金者。奪埃及而領之。侵入耶沙烈穆。發掘基督之聖墓。凌辱其地基督

教徒無所不至。飛報傳於歐洲。歐洲之奉基督教國。髮指眦裂。思食回教徒之肉。爾時法國中。又蹴起一種捕風掠影之說。謂回教徒之凌辱基督教也。猶太人實與其謀。不然。胡不觀彼猶太人。於其祖國所出之教。顧不尊信。而乃附會回教乎。此說一出。百喙同聲。咸欲假手於猶太人。以洩回教徒凌辱基督教之憤。驅逐猶太人於國外。猶太人不安其居。紛然逃竄。其逃竄稍後者。則捕之。鞭之。刀劍加之。水火侵之。猶太人之死於捕鞭刀劍水火者。纍纍然焉。此一役也。彼以溫厚敬虔。鳴於一時之羅伯。實指揮其民。以虐殺此無辜之猶太人云。此又羅伯治世。國際上一變態也。

紀元一千零三十年。羅伯以國內紛擾。不得其志。鬱鬱以死。其子顯理一世。繼之即位。顯理一世之即位也。其母君斯丹不喜之。欲立其季子羅伯爲王。事不成。顯

理一世亦不懟其母與弟。仍以其弟爲巴庚德侯。即位三年。歲數不登。飢饉相尋。人人無所得食。困不聊生。以人爲食。有一旅店主人。密設阱穴。陷旅客四十八人。殺之。鬻其肉於市場。人肉與獸肉。彰明較著。共鬻於市。倒斃於道路者。肉則爲人所剝掠。以鬻於市。其骨與皮。棄之道路。狼藉蹂躪。觸目皆是。見者酸鼻。聞者心傷。強黠之徒。晝則伏於森林。夜則出沒於市中。擄掠劫奪。以博衣食。人情恟恟。不可終日。爾時法國人民。殆沈落於黑暗地獄。無復生人樂趣矣。幸而自時厥後。歲入大豐。困餓之人民。漸有蘇息之望。基督教徒。恐有不軌之徒。從而生亂。乃開大會。議以「神之平和」相保之義。布告於世。舉國皆贊成之。然是「神之平和」之意義。徒有虛名。實無實際。乃又開大會。議以「神之休戰」之義。布告於天下。此事前已略述之。此議一出。人皆勉以行之。爾時不靜之人心。殺伐之戾氣。冥冥之中。爲此



場。馬蹄爲火所燒。馬驚逸。那曼侯墜於地。負重傷。竟以是死。時紀元千零八十七年也。

那曼侯既死。非利以爲大敵既去。莫余毒已。肆行無忌。驕奢之極。國用大虛。乃以監督僧之職。出售於人。能納如數之金錢。即使就監督僧之職。所得金錢。即以補其歲入之不足。爾時教皇克烈哥利七世。傑物也。出而與之爭。致書於法領內之監督僧曰。非利如此放恣。污我宗教。即污君等也。君等何爲甘心屈服於惡魔之下乎。又致書於非利曰。汝之惡業。不待余言。汝若怙惡不悛。吾決不汝容也。吾將加汝以絕交之大刑矣。其無悔。非利爲所迫。恐彼真以決裂從事。則已之王位將不保。誓悔改之。然卒不悛。改而克烈哥利七世。爲日耳曼帝顯理四世竄謫以死。飛利愈無所忌。故態復萌。且有甚焉。於時教皇阿巴二世。注全力以經

營十字軍。故不暇與之辯論焉。此法國當日之大概情形也。

問題 法王加白多爲何人。與何人起衝突。遺命以何言誡其子。羅伯時代。「世界之末日」之說。如何驚動社會。此時法國社會上之情形如何。又如何對於猶太人。加以迫害。顯理一世時代。國中之現象如何。教徒開如何之大會議。非利一世時代。法國與那曼之關係如何。

○英吉利之方面

(由紀元九百十年時代至千一百年時代)

法蘭西自沙烈曼殞落後。子孫愚頑。父與子爭。兄與弟戰。內亂相尋。無有已時。其結果乃以沙烈曼所蒙霜雪。冒矢石。寸攘尺取之地。分割爲日耳曼。法蘭西。二國。嗣後內患頻生。外憂交作。羅馬教皇。又從而箝束之。干預之。既與內鬥。又與外鬥。

又與教皇鬥。彼時法蘭西國。殆一於戰鬥時代焉。英吉利則不然。自亞佛烈末王後。國之外患。北人而外。殆無聞焉。與法國異者其一。且也。子孫聰明。溫厚和平。非若法國之父子兄弟。日尋干戈。以相爭討者比也。與法國異者其二。對於羅馬教皇。虛與委託。而利用之。無紛爭鑿柄之患。與法國異者其三。吾人既由法國之方面。而述英國之方面。請即亞佛烈之後裔。順其次以言其事。而入於十字軍發起時代。

亞佛烈死後。其子耶多華即位。是紀元九百零十年也。耶多華之文事。雖不及其父。若其強果武勇。則酷肖其父。其姊耶多佛烈。尤一代之女丈夫也。耶多佛烈者。就其表面觀之。雖窈窕娉婷。若不勝衣。而當勞力。善騎射。臨於戰場。精銳之氣。令人一望生畏。助其弟耶多華。以征不庭。風之所被。罔不被靡。時北人猶割據於北

方耶多佛烈助耶多華擊之。雖不能直搗巢穴。痛勦而殲旃。然有以懲之。使之不敢生窺伺之心。又進而略威斯蘇格蘭二國。置之於己之保護之下。英國霸權。乃振於全島諸侯之上。臣服朝貢。如臣下焉。既耶多華與耶多佛烈相繼卽世。耶多華之子耶些斯蘭嗣之。而北人與威斯及蘇格蘭一幷叛去。將欲顛覆亞佛烈之後。而自帝王焉。然耶些斯蘭者。亦不亞於乃祖乃父。而一代之英物也。凡有叛者。悉征服之。繼續其祖若父之餘烈。建一鞏固之英國。此時之英國。蓋已入於封建時代矣。彼時歐洲大陸。殆爲封建制度時代。英國之封建制度。亦發生於自然之勢。播於潮流。不得不然者也。彼時其國中之分子。亦有王。有侯。有自由民。(即豪族)有教徒。有奴隸。而又加以一種之貴族。所謂貴族者。无直屬於王而爲其臣下。以武功或文功。而漸擢高貴之爵位。又受大祿於王。謂之爲(Baron)云。當時之

王。決不能確執專斷之政治。王苟欲起大事。不可不先就「哲人會」而諮詢之。所謂「哲人會」者。即由諸侯與貴族與監督僧諸種人所成立者也。

耶些斯蘭死後。有第二人。一爲耶多曼。一爲耶多烈。相繼即位。二人胥碌碌無奇節。政跡無足記者。然當二人之治世。有一大英僧。出而管轄英國。英僧爲誰。丹蘭是也。耶多曼與耶多烈皆早死。嗣其後者爲耶多嘉。丹蘭實左右之。丹蘭名雖僧正。而實有宰相之大權。佐耶多嘉出治。創造戰艦。年浮遊於海上數次。以整練海防。英國之海軍。自此時始日進於上焉。又遣人巡遊國內。詢問下民之疾苦。攷察行政官之正邪能否。政界大爲整肅。煥然一新。四方懷德。諸侯賓服。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等處。皆仰英國爲霸者。盡臣服之義務。時國內有狼屬。結羣出沒。吞人噬畜。國民患之。英政府乃出一令。如有能狼如額者。當其租入。國之人爭奔走焉。於

是狼禍稍紓。諸如此類。皆文明之治也。丹蘭與有力焉。丹蘭又伸其手腕。以刷新宗教界。於是宗教界分爲寺院與教會二者。所謂寺院者。乃當時厭世家隱遁者。遊於物外之學者。其他之捨世而出家之僧。所組織而成。在於山中或閑靜之地。所謂教會者。與今日教會同。由國內一切信徒。組織而成。在於村落與市府之間。在寺院之教徒。則謂爲正式的之教徒。在教會之教徒。則謂爲世俗的之教徒。在寺院之教徒。禁其挈帶妻婦。在教會之教徒。則許之。已而寺院漸次腐敗。有暗中挈帶妻婦者。教會漸次墮落。俗人俗物。充牣其中。而寺院與教會。腐敗墮落之現象。乃至不可救止。丹蘭憤之。欲矯其弊。寺院教徒。固不許挈帶妻婦。即教會教徒。亦不許挈帶妻婦。其已挈帶妻婦。居於寺院教會中者。立時使之分離。丹蘭對於宗教界之政策。誠冷酷果斷之政策者。以故英國宗教界。大起物議。至於今日。嘗

丹蘭者猶不絕也。然丹蘭對於宗教界。用此冷酷手段。而獎勵宗教界之學事。後日英國宗教界。名智之僧。所以能輩出者。丹蘭之功績。實有不可沒者也。

耶多嘉死後。其子耶些烈即位。英國自亞佛烈死後。繼之起者。悉皆才俊。耶多嘉以前之王。皆爲平和之君。歷史家許前此諸王。如耶多曼者。則呼之曰高崇。耶多烈者。則許之爲秀拔。濟濟乎其相得益彰也。故自亞佛烈以來。英國勢力。所以得不墜。且日益擴充者。子孫賢明之力也。觀於沙烈曼之子孫。不誠有令人淚涔涔然。泣數行下者哉。至於耶些烈。則大不然矣。愚頑冥鈍。與前數王相較。不啻天淵。自彼即位後。外敵乘間。相逼而來。蓋自耶多嘉與丹蘭死後。海防廢弛。軍備疏虞。王位爲此愚物所得。一切國政。曠而不脩。外人皆有夷視之心。慄悍之北人。素以戰鬥爲事者也。乃起而乘其弊。耶些烈不得已。與之戰。以廢弛之卒。當慄悍之軍。

不待交綏。早知其無濟矣。那些烈亦自知其軍之將敗也。乘間出奔。於時指揮軍事者。乃用買收政策。與北人以一萬磅。令其罷兵。北人得金。暫停戰爭。既而復來。英人又用其以錢出命之政策。與以二萬四千磅。既又來。則與之以四萬八千磅。約以此後。永不復來。然貪珍無厭之北人。屢嘗英國金錢之滋味。不忍決然舍去。以之爲外庫。每年必至。以攫取其金幣。北人見英國無能爲也。愈進愈深。英國全國。幾成北人牧馬之場。各地諸侯。亦不能振其勢力。與猖獗之北人抗。或則納款於北人。或則通婚於北人。以救目前危亡之患。此時能振其勢力。差強人意者。則倫敦之市民也。蓋倫敦市民者。當亞佛烈大王時代。常築堅固之城壁於其地。（此城壁至今猶存其跡）故倫敦市民。得據此城壁。以抗北人。雖受北人四次攻圍。猶出死力。與之大戰。巍然立於戎馬倉皇。四面楚歌之中。毫不爲屈。

當是時也。來襲英國之北人。果爲何如種類乎。悉蠻族也。如諾威丹麥。曾不知基督教爲何物。自襲英國後。那慶王阿蘭佛見基督教。心大感之。急與耶些烈會而誓曰。余此後願皈依宗教。永不再犯貴國之境。乃與丹麥王并退。耶些烈以愚盲之質。乃欲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計。乘北人退去。即馳密使於全國。凡北人之虜居於其國者。皆暗殺之。又虐殺丹麥王之妹。丹麥王聞之大怒。乃捲土重來。以十倍於前之猛力。舉英國全部。蹂躪之於馬蹄之下。所向無敵。若摧枯振槁然。於是前日巍然不屈於倫敦市。亦爲所陷。英王與其子。倉皇出走於法國之那曼。蓋那曼者。英后之母家也。丹麥王既全舉英國。施以猛烈之政策。凌辱基督教會。自領英土。未幾丹麥王墜馬而死。其子克奴繼之。克奴者。亦一代之英雄也。於時耶些烈與其子耶多猛。自那曼歸英國。與北人戰。以光復舊物。耶多猛英壯無

敵。逐克奴於海外。已而耶些烈死。耶多猛即位。愈振其勢力。以拒北人。克奴雖爲耶多猛所逐。然猶擁大軍。與耶多猛相持。戰爭之舉。不絕於書。英國全土。乃載然分而爲二。嗣耶多猛死。無有能與克奴敵者。克奴乃舉英國而全領之。亞佛烈王統。忽焉中絕。時紀元千零十六年也。

克奴既白領英國。恐國人以己非正統之王。不承認已也。乃召集所謂「哲人會」者。諮詢於會中人。皆承認己爲正統王。否。會中人躊躇不能決。蓋以克奴既非正統王。而耶多猛之子與其兄弟。尙散在於各地也。然又以頻年戰爭。禍亂相尋。耶多猛之子孫。又未能集其勢力。入主王位。國中無主。亦非長計。不如姑戴克奴爲王。以安人心。乃決議推戴克奴爲正統王。克奴既得國人推戴爲正統王。以爲非剪除耶多猛子孫。國人未幾終有貳心。乃暗殺耶多猛之弟耶多威於時。耶多猛

有二子。逃於瑞典。克奴又使人告瑞典王。暗殺之。瑞典王憐二子無罪。使之求保。護於匈牙利王。始免於難。又殺貴族中有勢力者數人。蓋惧其煽惑人心也。克奴之對英國。亦殘忍矣哉。無何忽變其施政方針。易殘忍以仁慈。凡前日由丹麥率來殘忍粗暴之水兵與船艦。以攻英國者。克奴得志後。彼等倚勢橫行。肆無忌憚。克奴全遣之歸國。內政則一用「哲人會」之議。北人與英人。一視同仁。兼容幷包。於宗教上。亦大加意。蓋前日之殘忍。忽變而爲大盛德之人焉。自是以後。始終不憚。又組織兵隊。經營四方。如諾威、瑞典、蘇格蘭諸國。皆征服之。朝貢於己。其赴羅馬也。致書於英國之「哲人會」曰。余之來此也。有二大目的焉。一則爲我國民祈幸福於神。一則求神之赦我罪也。未幾遂死。得年四十。其治英國也。凡十有六年。此十六年間。所施之政體。實爲英國國際上。放一段文明之光彩云。

克奴死後。長子哈蘭多卽位。愚且早死。其弟繼之。亦愚頑絕倫。行政無足觀者。已而耶些列之子耶多華由耶曼來歸。卽英王位。彼性質純厚。德性堅定。誠爲一代令主。且也。自克奴來宰英國後。英國國民以其爲北人也。陽雖推戴之。內實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嫌。耶多華者。又亞佛烈王統之嫡派也。國人樂純潔王統之主。戴之卽位。以故耶多華來歸時。國人皆歡迎之。然不旋踵間。內亂又大起。先是有哥多威者。微族也。仕於克奴之朝。漸躋顯要。繼乃升爲克奴之最高顧問官。其權力殆與大宰相等。彼本英國產。今者值耶多華歸卽位。彼遂助之以光復英國之舊觀。以其爲耶多華后。倚外戚之勢。氣焰薰人。炙手可熱。然耶多華者。其父爲英人。其母爲北人。其身之習慣性質。則又若法人。蓋彼之幼年時代。生長於法領之那曼。故與法人那曼人相得。故於卽位後。凡有高等之位。高等之官。採用法人

那與曼人居多。哥多威雖以其溫良敦厚。且爲亞佛烈滴派。雖敬愛之。然以其任用私人。則又大爲不平。乃與其子謀顛覆耶多華王位。機事不密。率以取敗。耶多華大怒。并其子流竄之。又與其女分離。後以「哲人會」之諫。復赦之。與以舊日領地。復其貴族之地位。凡前日之法人。盤踞於政治界及宗教界者。悉遣歸國。施全國平等之政。

當耶多華之世。英人與那曼人大起衝突。衝突之際。有二大豪傑。飛揚於舞台。一大豪傑爲誰。一則爲那曼之王。威廉。一則爲哥多威之子哈羅多也。威廉以母族論。爲耶多華之從弟。彼見耶多華無嗣。大有援例即英王位之志。然彼時哥多威雖死。其子哈羅多之才力。亦不讓於乃父。內則結連耶多華左右。外則收攬英國人之心。駸駸乎有凌駕耶多華而上之之勢。威廉乃私與耶多華會。告之曰。「吾

與君兄弟之親也。如有不測。其以吾嗣英王位。誠篤之耶多華。不知其聒已也。又不暇計及事之可行否也。領之威廉大喜。以爲英國在已掌握中矣。然以哈羅多孚衆望。恐日後耶多華死後。哲人會推舉之。則已之希望。將不能償。適哈羅多有事浮海。船失事。漂流於法領之克伊海岸。有救之者。援俗例以要求其贖償金。哈羅多無以與之。乃訴於威廉。威廉以爲此等好機。天賜我也。不可失。乃急遣使者。携之歸。待以上賓之禮。外示恩義。哈羅多頗德之。威廉乃乘間與之約曰。吾與君情同骨肉。義共生死。耶多華有不諱。汝助我嗣其位。一切權利。誓與君共之。哈羅多不得已而應之。威廉始許彼歸英國。幾未。耶多華死。諸大臣以其無嗣也。迎其異母兄之子於匈牙利。將立之而卒。其卒也。遺言以位讓於哈羅多。哈羅多從其遺言。乃以莊皇之儀式。即英王位。時紀元千零六十五年也。威廉怒哈

羅多背前約。舉大兵以問其背約之罪。又與羅馬教皇締結同盟。時哈羅多有一兄弟。曰多斯志。與哈羅多有隙。亡命於那曼。威廉與之俱。渡海而來。勢甚可危。爾日羅馬教皇既屈服。日耳曼。法蘭西。又欲并英國。屈服於其權下。使人告哈羅多曰。爾與威廉約。今又背之。非正義也。今日吾亦不多求。汝其速以王位讓之。威廉以踐前約。否則吾將以絕交從事矣。哈羅多答之曰。余之與威廉約。乃彼迫我使然。非由衷出也。余雖愚。亦奚能守此強壓的約言。以爲盡義務也。且我之政權。教皇安得容喙乎。於是英人與那曼人。遂以干戈相見。戰雲翔舞。血雨飛揚。那曼人之弓矢。如飛蝗蔽日。英人之刀劍。如雪花亂飛。毒戰相持。凡閱一年。墨斯顛之戰。哈羅多爲流矢所中。盲其目。以戰死。威廉欲爲英王之舊願。乃充分以償。威廉既戰敗哈羅多。全舉英國。一方用壓制手段。以懾英國人。一方用籠絡手段。

以愚英國人。乃召集諸侯、貴族、豪族、高僧，并所謂哲人會者，於國中大寺院，諮詢於國人。決已之可爲正統王與否。大監督僧拜王冠以進，而向之曰：「汝爲英國王。果能以善政施於我英國否？」語未及終，威廉未及答，而光怪陸離，眩人心目之王冠，已加於威廉之首矣。威廉爲人，身軀雄偉，氣質剛猛，有先聲奪人，使人一望而生畏之概。人至其前，鮮不爲其氣所懾，生退縮者。蓋彼任意行事，毋論其鉅細，欲如是行，即如是行之，不爲衆論所屈。以故當時如諸侯、教徒、哲人，皆帖首受其管轄。惟命是聽，莫敢仰視。有與之抗者，則揮其殘忍酷薄之手腕，深罰而痛懲之。毫不假借。吾人在今日觀之，鮮不謂其殘忍酷薄，大悖文明公理。然在於當時，擾亂紛紛，以如此之人物，如此之手段，左右操縱於其間，亦足以鎮壓一時之紛擾。特不足以奏治國平天下之大功耳。且也，彼之膂力，強大絕倫，彼所挽之弓，至

於今日皆無有一人能挽之者。此其所以能睥睨一世莫之敢櫻也。

雖然威廉雖以力征經營篡奪英國。羈縻其民而御之。然英人對之。雖似屈從。而不平之氣。則實怦怦欲動。有不遏抑者。蓋英人以近年來。外人頗領其國。若諾曼人與法人。皆侮辱已。侵占已等之權利。今者威廉對於已等。則更甚焉。一以刻薄少恩之政策。施於已等。而於個人之間。其虐待也。尤無人理。先以之族於上流社會。貴族與諸侯。稍有罪犯。即放逐之。代以法人。繼乃侵推其虐待之力。移之於下流社會。勞動者之由法國來者。與以種種之特權。英人之勞動者。則壓抑之。至使無所得衣食。此時英人。殆如沉淪於黑暗地獄。無復有生人樂趣。於是有些林者。前王耶多華之甥也。乘人心之不平。舉兵於喏山巴蘭。欲以光亞佛烈王之業。顛覆此刻簿少恩之威廉。勢力未厚。卒爲威廉所敗。與其母與其妹婿。共逃於

蘇格蘭。蘇格蘭王憐耶些林無歸。乃假之以兵。又紹介之與丹麥王同盟。直舉兵於喏山巴蘭之野。以抗威廉。然蘇王與丹王。悉庸才也。焉能與威廉敵。一擊之下。即爲所蹂躪焉。威廉以耶些林屢次抗已。又惡蘇格蘭與丹麥爲之援也。乃窮其暴虐勢力之所能及。凡曾與耶些林表同情之處。其土地與其屋宇。悉付之一炬。荒其田園。殺其老少男女。戮其牛羊。所經之地。幾無孑遺。殘忍哉威廉也。觀此一事。可以知其餘矣。自此以後。英人皆惕其殺戮之慘。任其壓制蹂躪。無一人敢與之抗者。

威廉既以勢力破耶些林。以爲英國之人。無能爲也。乃逞其窮極淫侈之心。開設一新林。所謂新林者。即狩場也。此狩場。周經九十英里。原有田園。有村落。有寺院。人民之殖田園。長子孫於其間者。纍纍然焉。威廉悉驅除之。組織爲己之遊獵地。

人民因是失其居與業者。相望於道。然威廉組織此狩場。其殃及於民間者。尙不止此。又制有狩場法度。「狩場之麋鹿。有殺之者。則抉其目。」繼又調查全國之戶口。并其財產。王爲之政。凡人民所有土地牛羊。皆筆之於調查冊。從重以徵其租稅。彼所調查戶口土地之冊。至今猶存。又召集全國之諸侯。諸貴族。諸豪族。開大會議於沙利伯尼。結一誓約。毋論爲諸侯。爲貴族。爲豪族。與一切居於何等地位。苟爲英國之臣民。則皆宜盡忠於已。且對於宗教界。與羅馬教皇。以莫大之勢力。於時之歐洲帝王。皆以宗教義務約束之。

由斯以譚。則威廉之征服英國。種種區劃。非英國歷史上一大段落。一大關鍵哉。吾常論之。威廉雖非聖德之君。非揮其手腕。以鼓鑄英國。彼及身之行事。率於後日歐洲歷史。有大影響。請舉其例。一以強武之力。制跋扈諸侯。使之屏氣惕息。莫

敢仰視。諸侯之勢。從此漸衰。無復前日凌駕帝王之勢。乃立後日帝政統一之基礎。影響於後日者此其一。一對於羅馬教皇。與以無限之權力。教皇遂從此得勢。後日乃侵凌王權。其政界與教界。因之起大衝突。其影響於後日者此其二。一當彼之世。對於丹麥人。極力以壓服之。此後丹麥人。不敢再萌侵襲英國之志。其影響於後日此其三。一以法蘭西之智識與美術。輸入於歐洲大陸。英國文明。因之增一段光彩。其影響於後日者此其四。一自彼之世。以莊嚴絕大之美術。傳入英國。且就國民精神上觀之。當日英國人。漸陷於卑屈柔弱之域。經彼一鼓蕩後。英人之酣眠。忽然大覺。由前日之卑屈柔弱。變爲一種慍悍進取之氣象。養成一種由此世界臨睨彼世界之心胆。其影響於後日者此其五。歷史家評之曰。安克羅與沙基崧二種人之性質。其雄魁壯偉也。有如牛。惟無知識以進之。故長

暗然酣眠。毫無進步。北人之性質。則有如鷺。飛揚翔舞。無一息休。二種人之性質。各有所短長。合而成一種性質。斯盡善矣。然則此際「安克羅沙基督」與「那曼」人之混合。正如以鷺之羽翼。加於牛之體。一飛冲天。指顧間也。今日英倫三島之人民。挾其所長。縱橫馳驟。以雄飛於宇內。而莫之敢撓者。其源蓋出於此也。然則北人之征服英國。其影響於後世也。詎淺渺哉。讀者慎勿輕視焉。而悉心以研究之可也。

威廉之將死也。遺言以那曼之侯士。讓於其長子羅伯。以英國之領土。讓於其次子路佛亞。以其三子顯理無能也。則不與以領土。第與以金錢。知子莫若父。信哉。威廉死。第二子路佛亞。領英國而即王位。路佛亞之容貌性質。酷肖其父。然其實則輕率浮躁。放浪無極。如滑稽之人物。時人評之曰。「路佛亞者。不畏神。不畏人。」

觀於此。可以知其人矣。彼自即位後。輕蔑教會。教會中有古代聖者之骨。與殉教者之骨。置於一箱。歛金錢以祭之。彼乃唱言曰。「死人之骨。何爲祭之。」棄其骨而攬其祭之金錢。以歸諸己。彼之初即位也。有蘭佛蘭大僧正。爲之行捧冠即位式。蘭佛蘭者。威廉自法國而招來之者也。路佛亞頗憚之。蘭佛蘭見路佛亞行徑暴厲。數勸戒之。使不得逞。已而蘭佛蘭死。路佛亞益放縱邪侈。肆行其志。無所忌憚。蘭佛蘭死後。彼不復以人繼其後。以其所入。悉歸之己。一日大疾。急召名僧。爲己懺悔。僧不之應。蓋惡其蔑棄宗教也。時有一種貴族。由那曼來。惡路佛亞之暴厲。謀廢立之。以其兄羅伯管轄英國。羅伯者。領那曼者也。路佛亞知其謀。乃籠路英民。博其歡心。將以當羅伯。已而歐洲大陸。十字軍起。羅伯以有事於十字軍。軍費支絀。乃求貸於路佛亞。并請爲己代理那曼國內之一切行政。路佛亞利其可以。

得收攬那曼之權利也。許之爲之頭會箕歛於英國民。集軍費如額。以與羅伯。英人不堪其橫征暴斂。怨憤之氣。滿於國中。一日路佛亞狩於新林。於興高采烈。走鹿顧兔之際。忽有一流矢。如飛而來。貫路佛亞之胸。竟以是死。時紀元千一百年也。

問題 沙烈曼之後。與亞佛烈之後。有如何之差異。 耶多華之治世。建設如何事業。其姊爲如何人。 英僧丹蘭之歷史如何。 寺院與教會。以如何爲區別。 丹蘭對於宗教界。加以如何之改革。 倫敦市民。當北人來侵之時。其舉動如何。 於時北人與基督教之關係如何。 北人克奴。與英王耶多猛。大起衝突。其情形如何。 克奴前半生與後半生。迥若二人。其相異在何處。 耶多華與諾曼人之關係如何。 於時有二大英雄起。其人爲誰。二英

雄相對之情形如何。哈羅多即王位後。威廉以兵與之爭。其情形如何。威廉敗哈羅多。即英王位。第一之政策如何。威廉之容貌性質如何。於時有起而抗威廉者。其人爲誰。威廉治世。其所行之事。影響於後日者。共有幾。且爲何事。北人與英人混合。其結果如何。

○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以外之歐洲諸國人

(由沙烈曼大帝後至十字軍起時代)

### 北人

北人之種族與其性質。前所述英國史中。曾畧言之。原與「安克羅沙基崧」同一種族。同棲息於日耳曼之深林中者也。自日耳曼種族。同出於深林。經營殖民地於歐洲大陸。北人遂分派。戴阿丹爲首領。出於北方。開國於北海之濱。故稱之曰

北人。軀體雄偉。性質慍悍。以戰爭爲樂事。至於後世。奉阿丹爲戰神。信其可以爲已等之保護。縱橫馳驟。侵略諸方。其鋒之銳。殆不可當。侵畧之成跡。散見於日耳曼史。法蘭西史。而尤著於英吉利史。彼等振其天下無敵之勇。出沒於歐洲大陸。侵畧力之所及。不啻見於右三國。北方之國。彼等所經營之殖民地。亦匪狹隘。卽今日所謂北美合衆國。亦爲彼等之發見地。彼等又由愛爾蘭蘇格蘭。分殖其勢力於佐國之那曼。更轉而國於意大利之南方。又退出日耳曼。轉入俄羅斯。來往於歐洲之東方。遂與「史老扶」人種相合。今日俄羅斯之起祖。亦彼族中人也。由斯以譚。則北人所被於歐洲歷史。實有廣而且久之影響。其影響所被。能使同時之「哥斯」佛蘭克「烏安達爾」安克羅「沙基崧」諸人種。脫其蠻態。醒其迷夢。振其文弱之氣。攘袂而起。磨刃厲劍。蹴起驚波駭浪。捲入於歐洲大陸。今日「佛蘭

克「安克羅沙基松」諸人種。所以能雄飛於世界。一縱一橫。遇者莫當者。北人之原動力。有以振蕩之而鼓吹之也。故歐洲諸人種中。其富跋涉宇內之大精神。縱橫世界之大才力者。微北人無克當之也。

### 匈牙利人

匈牙利人之種族與其性質。略述於日耳曼史中。其初起於東洋。侵入歐洲。長於騎射。精於槍戟。屢侵略日耳曼國。於北方則襲巴烏亞納。於南方則掠意大利。又時出沒於亞沙羅林音巴庚德諸處。日耳曼帝不堪其擾。或以金錢賂之。或以貢獻安之。百方撫育。彼等乃漸被基督之教化。占領今日所謂匈牙利之地。爲日耳曼一侯國。故吾人稱之曰匈牙利人。而其種族。則實東洋人種也。其爲日耳曼一侯國。殆與法國之北人。占那曼而侯之。大同小異。然其間又有一種特別之異象。

何也。北人之於法。同種族者也。其古那曼以服屬於法國。猶爲同種合居。若匈牙利人。則爲東洋人。以東洋人占領歐洲之中原。屬於異種族之下。持續至于有餘年而不絕。匈牙利之現象。亦奇矣哉。

### 意大利人

意大利之立國也。爲羣矢之的。世界之國民。皆注目於此點。以兵力競爭之。競爭之後。加以蹂躪。自西自東。無不受敵。一年之間。戰爭之事。乃五六見。數年之間。戰爭之事。雖至安靜。亦七八見。要而言之。自立國以來。國內戰爭之事。兵連不解。禍結不休。無一寧日焉。就其戰爭之劇烈者言之。先則日耳曼帝。以兵力征服之。置爲屬國。前已略述之矣。然當十字軍起之前。又有種種變態。起其國內。第一則羅馬教皇管轄之。不立帝王。不建諸侯。只以教皇之權力。於意大利中央。保其莫

大領地。施以獨立政治。天下諸王侯。亦無如之何。第二於其北方。則有倫巴頓國。時而獨立。時而隸屬於帝王。消長無定。回回教徒。又侵其南方。建設一獨立國。已而那曼人。又屏回教徒。領其地爲殖民地。後那曼人與教皇。大起衝突。破之。合亞比猶拉加蘭布拉西利等地。戴大將基加爲主。由海上襲希臘。將以顛覆東羅馬帝國。已而基加之甥路加二世。遂回教徒於領外。更合涅布士西利及其他之屬地。以建設一王國。時紀元千零九十年也。不甯惟是。爾時於意大利之北。兩海岸地方。又有一種奇異之現象。現象爲何。則自沙烈曼大帝後。其子孫不能治其領地。日耳曼國內。變態百出。於是東西意大利之都府。即些諾亞威利斯之地。見沙烈曼子孫。不能保護已。乃取自衛之策。於其地建設共和政體國。此共和政體國之模型。取於古代之克利斯。置元老院。設國會。組合勢力。以抗帝王。其間興亡之

跡亦屢屢見。雖屢歷興王。然共和的政體。則不絕於其地焉。故爾時歐洲。雖在封建時代。而共和政體。則已發現。歷史家於此處。注目而視之。讀者於此處。亦宜悉心以研究之也。

### 西班牙人

西班牙之國運。亦騷擾紛紜者也。至中世紀末。漸能自振。嶄然顯頭角於世界。然在當時。其慘狀實有不忍言者。請略言之。當紀元六七百年間。傲慢無敵之回教徒。崛起於亞拉比亞。出亞非利加海岸。侵略基督教國。哥斯之民族。爲此風潮所播。捲入於亂世之急湍中。檣烈斯曼德起。逐回教徒。而痛勦之。回教徒退守西班牙。据其大部分。爲之領主。爾後凡八百閱年。西班牙爲回教徒所据。人種既異。宗教又殊。回教徒苛遇之。受非常之痛苦。回教徒者。受古代希臘文學。復加以固

有之學術。學力實駕「哥斯」民族而上之。以異教徒同處一國。紛紜錯雜。不問可知。內亂相尋。無有已時。有非紙筆所能罄者。請舉其中一二英雄之事業。以言當日歷史之概略。第一則爲達利克之事業。已述於前。第二則爲亞巴之事業。此蓋由將校起家。奪西班牙王統者。第三則爲亞布達林之事業。此則出於亞非利加。破亞巴而代之。乘其餘威。將以席卷法國。終爲桀烈士曼德所破。第四則爲希斯穆一世之事業。彼者亞布達林第三子也。亞布達林死。彼繼之。英傑之才。殆不世出。與沙烈曼大帝同時。相持不下者久之。繼乃進侵法領。大獲勝利。彼不徒以武功見長。文事亦彬彬可觀。遍設亞刺比亞語之學校於領內。又建莊嚴雄偉之回教堂。召集爾時回教徒之學者。居之。回教徒之勢力。其程度又進一階級焉。第五則爲哈志穆之事業。彼之治世。內則置常備軍。以守領地。外則組織海軍。以出地。

中海。以強大之兵力。侵入意大利。入布羅威荒。巴庚德及斯亞比亞。第六則爲亞布達烈曼三世之事業。彼亦豪傑之主也。當彼之時。組織於西班牙國際上者。文明之跡。燦然衆著。其文事之顯著者。則於西班牙國內。設大學十七。書籍館七十。文學之盛。可想見矣。其武事之顯著者。則於地中海。創設優美之海軍。精銳嫺練。無與比倫。至其醫術。則爲歐洲醫學之開始。歐洲開設最初之醫學校。實步武於亞布達烈曼而建設之者也。此當時回教徒据西班牙之情形。即當時西班牙之歷史也。時紀元九百六十一年也。

上所述者。西班牙國內回教徒之方面也。西班牙國之大部分。雖爲回教徒所据。然尙有一部分。奉基督教以與回教爭者。此部分在沙烈曼時代。屬於法國。爲一諸侯。初則伯蘭喏領之。組織軍備。與回教徒戰。時紀元七百十八年也。次則爲亞

佛翁梭時代。擴張其勢力。据加利斯之大部分。凡加斯的國所有之都府。爲路士利翁阿斯多加等。皆爲其領。聲勢大振。在西班牙國內。幾與回教徒相埒。至其子佛爾蘭時代。襲回教徒於克利斯。回教徒以五萬四千人拒之。大爲所敗。全軍覆沒。自時厥後。西班牙國內奉基督教之部分。與回教徒爭戰之事。不絕於書。至紀元九百十年。回教徒所据之部分。內亂交作。四分五裂。基督教所据者。則仍限於小部分。至山的哥時代。分者復合。及其子時。合而復分。及亞佛翁梭六世時。又復合焉。要而言之。西班牙自六七世紀以來。直至十二三世紀。內則回教徒與基督教。屢起干戈。外則北人與法人。時或相逼而來。爾時西班牙人。半於戎馬倉皇。槍林矢雨之中。自以生而壯而老。以及於死焉。西班牙之國運。亦怨慘矣哉。自此以後。則爲西班牙後日之歷史。姑俟諸後言之。

「史老扶」人

「史老扶」人種。其第發達。有光榮於歷史者。即今日之俄羅斯人也。「史老扶」人種之初起也。彷徨出沒於歐羅巴之東北。去文明之域。殆不可以道里計。紀元八百六十年間。（即亞佛烈大王時代）慄悍之北人。有路利克者。取道於瑞典。出其東北。組合其間之「史老扶」人。建都於喏烏哥羅。組織一國之形式。是即俄羅斯人之開祖也。自時厥後。出其有餘之力。經營四方。國祚綿延。日興而不絕。及其死也。以其子伊哥爾托於將軍阿烈克。使相助爲理。阿烈克者。不世出之豪傑也。負先君之重托。輔助幼主。日推廣其勢力。以繼國視路利克之志。爲擴張領土之計。乃舉兵以襲東羅馬帝國首都之君士但丁堡。掠其無數之財貨。俘其無數之人民。挾之歸國。所俘之人民。中有基督之教徒。與達於種種學術之學者。此等教徒

學者。乃出其所蓄。以化導「史老扶」人。是卽俄羅斯呼吸文明之源頭。皈依基督之嚆矢也。然伊哥爾者。源出於斯威頓。然「史考扶」人。以阿烈克之勸。娶「史老扶」酋長之女阿嘉爲后。生斯威亞多蘭佛。繼伊哥爾而治俄羅斯。是爲「史老扶」人治俄羅斯之始。斯威亞多蘭佛者。碌碌無足稱。及其死也。其子烏蘭的美繼之。烏蘭的美者。傑物也。初卽位時。欲盡殺其兄弟。奪其分配之領土。後以其祖母阿嘉信仰基督教。乃漸爲所化。馳赴君士但丁堡。受洗禮焉。歸國後。悉毀去國中之偶像。禁民人不得從其教。而定基督教爲國教。是爲俄羅斯人信仰基督教之始。時紀元九百七十七年也。

烏蘭的美死後。長子亞羅蘭佛嗣之。亞羅蘭佛之卽位也。兄弟之間。紛爭大起。國土分裂。岌岌焉。不可以終日。其後有賢君曰烏蘭的美二世。崛起其間。以爲如此。

紛爭。不可以終古也。且不足以團結人心。擴張其勢力於外也。乃定爲有名之勅語。十有七條。遺之於後世子孫。使之守而勿失。其勅語之勢力。直流傳至千載以後。即至今日。猶足以管轄俄羅斯上下之人心也。述之於左。

- 其一曰。朕之子孫後裔。其聽朕言。爾等者。俄羅斯萬世之國父也。億兆之人民。即爾等之赤子也。億兆人民之富。即爾等之富也。億兆人民之生命。即爾等之生命也。自今以後。爾等其謹遵神所默示之教旨。不可失上一致之心。
- 其二曰。爾等之行爲。直常自反省。對於神靈。惡乎美乎。惡則改之。美則加勉。
- 其三曰。傳神之道者爲教師。爾等不可不尊敬之。是即爲爾等祈禱於神者也。
- 其四曰。爾等不可不於神之前。發誓守此善心。
- 其五曰。見人有所長。即善用之。勿蔽人之長。

其六曰。爾等愛爾之權威。當如愛爾之妻。勿使有分毫失意。

其七曰。一切諸事。當注意使名實相副。

其八曰。對於敵人。當審慎周詳以出之。終始持此心。敵雖不來。亦不可廢兵。用兵貴有機謀。尤貴有團結力。兵不求衆。但求一心。

其九曰。巡遊國內時。當懇切以問民間疾苦。居宮中時。當注意於理財。務崇節儉。決不可見豪奢之跡。

其十曰。爾等行事。若有犯罪惡者。宜即向上帝之前。誠心懺悔。勿憚改過。

其十一曰。朕之治國。常親巡民間。以問疾苦。遇有鰥寡孤獨。即極力以救助之。至今未常少怠。行於教會。則敬聽神之道。爾等識之。勿失朕意。

其十二曰。朕與敵戰。俘其人民。即視如己之民人。不忍虐待之。反矜憐之。爾等

其體狀意。

其十三曰。我愛我之子孫後裔。決不至流於死亡之苦惱。猛獸之行爲。

右所揭十三條。烏蘭的美二世。所以戒其子孫者也。原文十七條。不全揭之者。讀者只於此十三條觀之。則烏蘭的美二世之仰承國祖。深究天道。俯察人道之意。可知矣。俄羅斯人以暴厲。猛悍。鳴於世界。然自是厥後。以至今日。其君主之暴厲。無人理者。間亦有之。然亦希矣。故烏蘭的美二世之訓戒。實於俄羅斯將來之歷史。有大關係者也。不然。爲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雖日日進文明。然暴君輩出。俄羅斯雖以專制。鳴於天下。而暴君則罕見者何也。然則偉人之訓戒。謂非有洪大之感化力。影響於其子孫哉。

烏蘭的美二世死。其子愚頑。遠遜其父。國內豪族。欺其愚也。相率反去。俄羅斯國

內。一時忽變爲諸侯割据之政治。及安多利猶穆斯的蘭佛起。又復一統之。紛亂之禍。漸歸平定。會蒙古襲之。爾後凡二百年。屏息聽命於蒙古人之治下。當此時也。「史老扶」人組織其國。形式已成。與波蘭及波墨美亞二國。漸受基督教徒之教化。呼吸東羅馬之文明。吐故納新。日有進步。乃漸與日耳曼帝國。棄惡脩好。其事已略述於日耳曼史中。茲不復贅。

#### 當時未出現之諸國

如上所述歐洲諸國之歷史。既由日耳曼帝國之形勢。漸入於「沙基崧」(即英吉利)「佛蘭克」(即法蘭克)等諸侯。又以次而漸及意大利。北人。西班牙。匈牙利。以漸及於「史老扶」人種(即俄羅斯)諸國之情形。然今日歐洲六大國中。德。英。法。俄。而外。尚有普魯士。奧地利。二國。當此時也。果在何處乎。曰此二國者。後日在日

耳曼聯邦中。雖大振其勢力。然在當時。其萌芽雖已發動。其技幹尙未扶疏。此時之普魯士。尙彷徨於北方。未脫蠻態。奧地利則不過得一小侯之地位耳。此普魯士與地利二國之實在情形也。雖然。尙有和蘭、葡萄牙二國。在中世紀末。亦曾大展其勢力。飛鳴於世界。當是時也。二國之情形。竟何如乎。曰。此時之葡萄牙。尙伏處於西班牙之一部。若和蘭。則又不過濱海之一都府耳。之四國者。於世界尙無絕大之關係。絕大之影響。故暫從略焉。

問題。北人之根据地。其出處與其性質。可詳言之。北人於北美合衆國之發現。有如何之關係。北人與俄羅斯。有如何之關係。北人對於歐洲諸國。其精神如何。匈牙利人出沒之跡如何。匈牙利人受基督教化。在如何時代。意大利國當時之情狀。其對於教皇與北人。變動之實跡如何。

意大利之共和國。起於何時。回教徒據西班牙時。其情形如何。爾時基督教在西班牙。其情形如何。西班牙之基督教徒與回教徒之交涉如何。俄羅斯之開祖者何人。其首都在何地。俄羅斯奉基督教。始於何時。烏蘭的美二世十七條勅語。其大體之精神如何。俄羅斯與東洋人之衝突如何。當時普魯士、奧地利、和蘭、葡萄牙、四國之現象如何。

### ○東羅馬帝國

(由紀元五百六十年時代至十字軍起時代內含有謨罕默德教徒之來襲波斯之衝突匈牙利人戰爭之歷史)

東羅馬帝國之歷史。吾人於前略述之。止於查士丁尼大帝時代。吾人述歷史至此。不得不就此點。重言以申言之。蓋西歐之方面。以東羅馬帝國爲轉移之中心

點。十字軍之發起地。又在東羅馬帝國之領內。故苟欲述西歐當日變態之大勢。不得不仍歸重於東羅馬帝國。然則自紀元五百六十年時代。以至於十字軍興起時。東羅馬之歷史。果如何乎。自查斯頓納死後。其甥查斯丹二世即位。古代之事。其人存則舉。其人亡則息。古今萬國。胥如是也。查斯頓納死後。龐然之東羅馬帝國。復陷於紛亂之域。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查斯丹之治世。紛擾以外。無足紀焉。查斯丹也死。志伯納也立。志伯納也死。摩利也立。摩利之爲人。差強人意。時波斯之豪傑。哥斯羅耶死。其子波馬嗣之。暴戾無道。其失人心。將軍巴蘭穆乘之。弑之而奪其位。波馬之子哥斯求援於摩利。摩利舉兵爲之援。擊破巴蘭穆。逐之於境外。扶哥斯即波斯王位。結哥斯爲弟。於時波斯之方面。外敵來襲。相望於道。來襲之尤猛烈者。則爲「韃靼」人。時有一將軍。不得軍士心。軍士大怒。謀而殺之。同時

百人長中。有佛阿加士其人者。利用此等軍士。率之以趨。馳入於君士但丁堡。廢摩利而代之。自即帝位。摩利遁於寺院。將欲浮沉以終其身。佛阿加士不之赦。捕而虐待之。且殺其子五人於其前。摩利痛不欲生。於時羅馬監督（即教皇之祖）克烈哥利一世。欲大張其勢力於東帝國。彼蓄此志已久。而未得間。今者。適值佛阿加士奪王位。乃承認之爲正統王。佛阿加士甚德之。剛立之爲帝國之總監督。以報其承認之德。時有佛蘭克納者。東帝國之一管領。統治亞非利加之地者也。聞佛阿加士奪東羅馬帝位。大怒。起兵擊之。當其初起兵時。尙未渡佛列斯波海峽。東羅馬帝國內。人心大動。縛佛阿加士獻於其麾下。佛蘭克納將殺之。佛阿加士仰天大笑。謂之曰。「汝來代子。予亦不汝怨。特不知汝治國。能如吾之才能否也。好爲之。慎勿爲余之無終也。」言既終。引領就烈。神色自若。如彼者。亦可謂男

子矣。

佛蘭克納既即位。波斯王哥斯（即哥斯羅耶二世）聞佛阿加士以非刑加於其  
恩兄摩利。大憤怒。誓舉大兵。爲之雪恨。已而聞佛阿加士已死。佛蘭克納代之。憤  
恨之氣。愈不可制。馳軍於君士但丁堡。將一舉而縣之。佛蘭克納竭力以禦之。爾  
時君士但丁政府。於宗教上。誤施其政。妄以某派爲正統。餘皆斥爲異端。大加以  
迫害。凡犯異端名者。或殺之以水火。殺之以刀劍。於是「里斯多利安」并「沙哥  
巴伊多」之徒。一時并起。投入於波斯軍。因之波斯之軍力。沛然大振。繼乃下小  
亞細亞。陷安德阿撒。散亂剝掠於耶沙烈穆之近邊。猶太人亦利用波斯軍。引之  
以襲耶沙烈穆之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之被捕縛虐殺者。不可勝計。安德阿撒與  
耶沙烈穆二地者。基督教之根据地也。經此亂後。稍焉漸滅。幸而免於殘虐者。惟

耶西布君士但丁堡與羅馬三地耳。波斯軍猶日進不已。痛擊耶西布勢如破竹。不踰時即領之。

同時又有一種東洋人曰「亞烏亞」者。起於北方。攻君士但丁堡之北面。此時之佛蘭克納。孤立於危城之中。四方受敵。一髮千鈞。蓋岌岌乎殆哉。乃欲退避於亞非利加。以圖後舉。群臣不允。以爲此乃古代建國之首都。人文萃焉。精華聚焉。舍此而去。則祖宗之留遺。累代之光榮。蓋拱手而讓諸他人矣。佛蘭克納不得已。與臣民死守。如是者又有日。丁此時也。謨罕默德始由葭加出。現於世界侵畧的舞台上。乃以手書致於波斯王哥斯曰。「余天帝之豫言者也。汝速敬謹以迎余。余必有以福汝。如其不然。悔之晚矣。」哥斯得其書。大怒。裂其書。逐其使者。謨罕默德見哥斯拒已。乃引兵由其戰勝之方進。將以襲其後。哥斯尚未之知也。更益兵。

以攻君士但丁堡。戈甲錯雲。旌旗蔽天。東羅馬人見之。咸有憂色。哥斯又使人勸佛蘭克納降。佛蘭克納亦以適逼處此。無可如何。姑納欸焉。再圖後舉。乃馳使者還報哥斯。願讓步以結平和之條約。哥斯欲乘其危急而捺縱之。復之曰。余條約之要件。亦不事深求。惟必以佛蘭克納致於余之麾下。但汝等必廢汝之基督教。信仰我波斯之宗教。佛蘭克納大怒。與其臣民。更出死力。與之奮鬥。奮鬥之際。謂在古代時。波斯王以大軍來襲希臘。亞歷山大王。以海陸軍出西利斯海岸。嘗痛舉而憊之。至於今日。人猶稱道之不絕。我國今日。勢正危急。胡不出兵於西利斯海岸。倘我兵士。經此海岸。追憶古昔之聲威。憤今日之衰乏。各思奮起。出死力與波斯戰。恢復舊日名譽。轉危爲安。亦未可料。乃決計出兵於西利斯海岸。以擊波斯。兵士經此海岸。果撫今追昔。勇氣百倍。疲兵再戰。一以當千。大獲勝利。攻

守之勢。忽然大變。哥斯大受創敗。不復能軍。漸移於退之地位。佛蘭克納乘新勝之勢。麾軍而前。漸立於進之地位。遂哥斯於加斯比安海。教其子西羅。哥斯窮窘。無所爲計。乃與之結平和之條約。東方卒平。戰馬驕嘶。軍人蹈厲。奏凱歌而還於君士但丁堡。然方慶平靜。而又有意外之變態。起於其間。如青天白日。忽捲黑雲。佛蘭克納。卒以是死。變態爲何。則前所述謨罕默德之大軍。當哥斯未敗以前。已壓西利亞而陣。直攻耶志布長。驅席捲。如入無人之境。不轉瞬間。而佛蘭克納所恢復奪於哥斯之地。復爲慄悍猛犢之回教徒。掠奪以去。佛蘭克納知大局已非。無可救葯。憤悵憂窘。不數禮拜。溘然以逝。時紀元六百四十一年也。

佛蘭克納死後。其子孫相繼即位。凡閱七代。皆愚頑無足稱。內則父子稱戈。兄弟鬩牆。其歷史不出暗殺與謀反二者。外則四面受敵。領土日削。自佛蘭克納死。越

七代後。更歷三代。有一大英傑。出現於國中。英傑爲誰。利阿三世是也。利阿生於小亞細亞之伊梭威亞。起身行伍之中。漸昇將軍。今也乘內亂登帝位。彼之即位也。正值回教徒襲君士但丁堡。勢甚危急。利阿乃於城壁上。施放所謂希臘砲火。以轟敵軍。回教徒之斃於砲者。不可縷計。遂逐慄悍之回教徒。保存此帝都於危機一髮之際。是爲彼之第一功績。次則對於宗教界。揮敏銳之手腕。以定宗教之紛爭。於時宗教界之騷擾。殆達極點。見於英、法、德、意之歷史者。層見疊出。執而平之。誠匪易易。而紛擾之現象。尤以東羅馬帝國爲最。基督教舊約之十誡。不許拜偶像。只許拜「耶波巴」獨一之神。然人心當幼稚時代。茫然無覺。不知何者爲可尊可敬。苟無莊嚴華麗之物。使之觸目警心。則無以鼓舞其信仰之心。職是之故。基督教之先輩。欲以莊嚴華麗之物。以鼓舞其信仰宗教之心。乃製爲基督畫像。

揭於會堂中。又懸十字架於其旁。其側則裝飾伯的羅保羅二使徒之肖像。與其他基督教中之巨子。并殉教者之肖像。使信徒得所瞻仰。以振作其信仰之紀念。星移物換。遂有具燭燒香以禮拜祈禱者。澆風陋習。與偶像教相去。不能以寸。而不知其已犯基督十誡。故當日之基督教。高尚之理想。蕩然無存。腐敗之現象。昭然若揭。其名基督教。其實不異於回回教矣。名爲基督教。其實漸同於猶太教矣。名爲基督教。其實乃腐敗墮落。等於偶像教矣。於是與基督教反對者。是非蜂起。於基督教徒與監督僧之間。大加攻擊。宗教界乃爲之紛擾不寧。利阿見之。決志於宗教界。大加整頓。嚴禁崇拜偶像。凡教堂中所設基督與其聖徒之肖像。悉毀去之。宗教界乃愈形騷擾。東羅馬帝國教皇西哥起。而與之反對。勢不能敵。又有羅馬之監督。即教皇克烈哥利二世。不惟不從之。乃向西部歐洲諸教會。凡屬於

己之管轄內者。發一命令。凡有基督教與聖徒之肖像者。俱不許撤毀。利阿大怒。然其權力不能及於羅馬。亦無如之何。自時厥後。歐洲之基督教。乃截然分爲二。在君士但丁堡之基督教。則稱爲希臘教會。在羅馬之基督教。則稱爲羅馬教。或稱爲拉丁教會云。

紀元七百四十一年。利阿死。其子君士但丁五世嗣之。丁斯時也。小亞細亞與回教徒之衝突。不絕於書。後有利阿四世。又有君士但丁六世。時則有名之惡婦。名義烈者。雌鳴於政界。惡婦爲誰。則君士但丁六世之母也。彼欲自握政權。與其子開戰。端捕之而抉其目。自即帝位。召集國內基督教會監督僧。凡三百七十人。會於小亞細亞之尼撒亞。利阿三世所毀撤之肖像。悉恢復之。且於諸教會聖徒之畫像。加以莊嚴之脩飾。然卒以不得人心。爲國民所廢。以流浪終其身。有大藏

大臣曰尼佛阿拉一世者。繼即其位。時紀元八百二年也。尼佛阿拉一世時。南方則有回教徒。出沒侵略。取墨拉利亞。奪沙伊布拉。荒羅多。掠取無數之金錢。以去。北方則有東洋人種。徘徊於歐亞之間。然此猶其小焉者也。繼乃有慄悍無敵之巴加利亞人起。與之爲敵。尼佛阿拉不能支。卒以是死。繼之即位者。是爲美加耶一世。既又爲巴加利亞人所敗。廢其王位。繼之即位者。亞蔑利亞人也。是爲利哥五世。當彼之時。巴加利亞人之勢力。益膨漲而不可制。荒斯列斯。取亞多利加。噶堡。利阿五世與之戰。大受創敗。俘於敵者凡五萬人。已乃爲人所暗殺。暗殺利阿五世者。即繼之即王位。是爲美加耶二世。爾時回教徒。奪取帝國領土之在意大利者。凡二地。一爲克利。一爲西利。及其孫美加耶三世時。外敵之來。爲數愈多。勢亦愈燃。而此美加耶三世。又酗酒無德。放蕩淫侈。不脩國政。有如無賴。爲馬基頓

人伯西利亞所暗殺。於是東羅馬帝國遂爲馬基頓人所有。時紀元八百六十一年也。

伯西利亞者。前所述爲巴加利亞人所俘五萬人中之一人也。乘間逃歸。漸躋通顯。乘美加耶三世之昏暗。扼其吭而奪其位。性質剛勇。善於戰鬥。時慄悍之回教徒。盤踞於亞佛利亞加拉佛利亞等處。伯西利亞痛擊而逐之於境外。馳入意大利。復倫巴頓王位。又拒巴加利亞人於北方。使不得逞其志。外交既獲勝利。乃注意於內治。立國家鞏固基礎。恢復古代賢帝查斯顛納之法律。以增進民福。擴充國利。東羅馬帝國歷代之君。如伯利西亞者。蓋亦罕覯也。及其死也。子利阿六世嗣之。是亦深於學問。驍勇有父風。以其后不能育子。乃密置一妾。生一子。以嗣已後。是爲君士但丁七世。在君士但丁七世時。有羅馬納者。起身於行伍之中。欺君

士但丁七世幼弱。擅專國政。威福由己。高下在心。君士但丁七世。徒擁虛名於上。實權則俱撻於羅馬納。如是者凡二十有餘年。君士但丁七世既長。憤羅馬納專控。黜之。親政凡十五年。讓位於羅馬納二世。當此之時。巴加利亞人之來襲者二。俄羅斯人之來襲者一。時則紀元九百五十九年也。

羅伯納二世。即位未幾。爲妻所毒殺。繼之即位者。是爲尼佛阿拉二世。彼亦非帝統。以將官而入繼大位者也。彼常筮仕於君士但丁七世之朝。驍勇絕倫。長於戰略。一時爲沙伊布拉西利斯安得阿撒等處。皆爲回教徒所盤踞。彼振其強武之手腕。遂回教徒而復之。威譽大振。會其甥西哥謀反。教尼佛阿拉二世。奪其帝位。是爲西哥一世。西哥一世之勇氣。不亞於尼佛阿拉二世。與俄羅斯大戰。破之。又敗巴加利亞軍於北方。英名鼎鼎。震於全國。亦死於毒殺。繼之即位者。是爲伯西

二世伯西二世之即位也。有佛阿加斯科利拉二將軍。揭反旗於小亞細亞。伯西二世討平之。進征回教徒。所向無敵。東羅馬帝國之舊觀。漸次告恢復焉。巴加利亞人者。以猛犼無敵。鳴於一時。屢侵略東羅馬帝國。前數世帝王。莫能敵之者也。伯西二世亦大破之。虜其人一萬五千。一一抉其目。逐還於其本國。猛氣虐威。聞者不寒而慄。巴加利亞王見。驚懼憤懣。交集而死。時紀元千零二十五年也。

伯西二世死。君士但丁八世繼之。君士但丁八世死。羅馬納三世繼之。其妻與人有私。乃共其私人。屏羅馬納三世而奪其位。是爲美加耶四世。美加耶四世即位未幾。自訟其前日之罪惡。捨身入寺院。以懺悔之。繼其後者。是爲美加耶五世。美加耶五世死。繼其後者爲君士但丁九世。於時巴加利亞王。以大軍八十萬。渡他尼猶布河。勢甚洶湧。國人咸有戒心。君士但丁九世知其軍雖號稱八十萬。然

老且病者居其大半。必無能爲也。乃出奇以迎擊。大破之。自時厥後。又越西阿多拉與美加耶二世二代。東羅馬帝國。又變爲君烈尼朝。時紀元千零五十七年也。

嗟乎。如上所述之東羅馬帝國歷史。非惡劣不堪之歷史乎。不曰暗殺。即曰毒殺。不曰奸通。即曰謀反。混混濁濁。紛紛擾擾。腐敗墮落。可惜可憐。回想其前日之文明。乃竟凌夷以至於斯。則又爲之可惜。雖倪倪心化。綿綿延延。久維持此老大帝國。延殘喘於世界上。然其文明之發達。則未有一可強人意者也。此等老大帝國。龐然久存於世界上。已既無進步。又復阻他人之進步。興言及此。令人不歡。至於後日土耳其人來襲。始顛覆此老大帝國。使絕跡於地球上。於全世界之進步。實大有裨益。嗚呼。文明古國。無有進步。至使人視爲可惜可憐之龐然物。雖欲不去。

之。不得不去之。爲羅馬帝國者。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

問題 檣斯顛納大帝後。羅馬之情形如何。波斯哥斯與東羅馬帝摩利之關係如何。波斯王哥斯。何以來襲東羅馬。東羅馬之基督教徒。何以多投波斯軍。於時猶太人之舉動如何。基督教之根据地。其滅於波斯者。共有幾處。哥斯與謨罕默德衝突之情形如何。佛蘭克納何以能敗哥斯。利阿三世以何軍器回敗教徒。希臘教與羅馬教。以何故而相歧。巴加利亞人對於東羅馬帝國。衝突之情形如何。東羅馬帝國之歷史。爲如何之歷史。

○回教徒之方面

(由紀元七百年時代至十字軍起時代內容之重大者則爲「巴克

達「朝之全盛時代亞拉比亞文學達於最高點及於文明次第就  
衰時」

回教徒之方面。其委細已略述於前。蓋其興也勃焉。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之概。不踰數世間。然歐洲之國。半係基督教。回教遂大遇阻力。不能覩遠大之發達。如是則回教徒之歷史。一似無關輕重。毋庸斤斤以言之矣。雖然。吾人述歷史至此。已漸入於十字軍時代。當是時也。回教徒與基督教。乃起大衝突。演大活劇。爲世界歷史一大新時期。與讀者以最愉快最悲感之感情。然欲紹介此歷史。以觸讀者之目。感讀者之腦。又不可不先述回教徒之方面。蓋回教徒固十字軍之大動力也。請略述之於左。

回教自謨罕默德死後。至第四教主亞拉伊爲「阿穆美亞」家之摩亞威亞所暗

殺。乘勢奪其位。於是回教徒國。四分五裂。東至印度。西至西班牙。其勢力皆有所阻滯。而不能及。故其領土雖廣。然已非統一時代。故於其各方面。皆姑置勿論。惟就其本部（即小亞細亞之方面）言之。以與世界歷史。作一連絡之點。

摩亞威亞奪亞納伊之位。橫領回教徒國。然亞納伊之黨派。以彼不過一將軍。無正統之履歷。不甘心服屬於其下。結黨聯羣。伺隙而動。波斯國之回教徒。推戴謨罕默德叔父之正統。名亞巴斯者。收拾餘燼。以敵摩亞威亞。屢以兵襲君士但丁堡。未能獲利。服從於其部下者。怏怏不平。彼乃急與亞納伊黨聯合。出其不意。顛覆「阿穆美亞」家。摩亞威亞對於回教國之勢力。乃隨此風潮。捲入於茫茫塵海中。悄然漸滅。自時厥後。回教本部之主權。全歸於亞巴斯（即「亞巴美多」家）之掌握。亞巴斯爲人。殘忍刻酷。彼既顛覆「阿穆美亞」家。其亦可以已矣。猶以爲未

足盡其罪。掘其墓。鞭其屍。殺戮其子孫。靡有子遺。其幸而免於難者。惟亞布達林一人。亞布達林脫死難。流離辛苦。亡於亞非利加。同地之回教徒。推之爲其弟之管主。養精蓄銳。待時而舉。繼乃出兵於西班牙。與法之達烈曼德。大起衝突。奮力擊退之。遂崛起於西班牙之南部。組織哥多烏納之獨立國。（其詳見於西班牙史中）亞巴斯之領有回教國也。經營行政。頗有竿頭日進氣象。有亞曼梭者。彼之兄弟行也。亞曼梭心力之組織。既極雄闊。眼光之注射。亦甚遠大。以首都達馬斯哥。移於東北之巴克達。巴克達之地。位於的克利之西岸。水陸交通。商賈雲集。爲當時貿易之樞衢。繁盛殷實。爲全國冠。入口之商賈。東則有支那。印度。西藏。南則有埃及。亞拉比亞。西則有歐洲諸國。檣帆蔽日。財貨騰雲。蠅集於其地。出口之商業。則渡的克利河。取道於波斯灣。以出印度洋。以有易無。交相爲利。當時宇內

之貿易場。爲巴克達者。亦交通利便。爲世界人所注意者也。故回教徒之巴克達。其繁榮之景象。與君士但丁時代之君士但丁堡。多烈美時代之埃及。實相伯仲也。時紀元七百五十四年也。

繼亞巴斯之後。爲管王者。曰拉西多。一名亞崙。亞崙之生也。與法之沙烈曼。英之亞佛烈。同一時代。三大豪傑。鼎足而立。亞崙之治世。爲回教徒歷史中全盛之時代。其榮華比於古代猶太王之梭羅曼。無分軒輊。自亞曼梭以首都移於巴克達後。商業程度。驟然漲高。繁盛幾冠世界。巴克達之西。有的克利河。商業盛後。行旅之來往者如鱗。築橋於河上。以便行人。攷之當日。河上之大橋。凡一百有五。又鑿開河渠。引其支流。橫於支流上之小橋。其數無慮千萬。據是則巴克達之商業。可想見矣。教堂之立。亦無慮數千。高聳天際。金碧輝煌。光怪陸離。不可殫論。教中之

宗旨。則又嚴齊整肅。一以清淨爲主。宮城之莊嚴壯麗。則更璀璨爛熳。蔚若雲霞。岑崑參差。日月蔽虧。綜錯糾紛。眩目迷心。聚宇內之金銀寶玉。飾於其上。畫棟彫梁。瓊台瑤室。濶大雄偉。無與倫比。其教堂如是。其宮庭如是。衰退窮乏之邦。固不敢望其項背。即稍能以強盛富豪。稱於海內者。亦未能彷彿其一二也。觀於此而知當日之回教徒。方興未艾也。不甯惟是。即其文事上。亦彬彬斑斑。華實兼備。爲地球冠。慄慄之回教徒。文事奚能若是。蓋當此之時。所謂亞烈基山多利亞者。文學之淵藪也。忽焉漸滅。文學之士。散走於四方。時歐洲之國。領地廣褒。持續古代之文明。爲世所宗仰者。東羅馬帝國也。然當彼時。國內紛擾。兄弟鬩於牆。戰爭續於野。庸君輩出。國是日非。基督教徒。每下愈況。政界教界。交集其弊。君臣解體。上下離心。前日之聲名文明。一朝墜地。若回教徒。則大反之。不醜酒以敗德。不貪利

以汚行。政令嚴明。晏然稱治。四方之人。咸傾心焉。職是之故。亞烈基山多利亞之學者。見基督教國。昨是今非。不足以托足。乃棄基督教國。而入回教國。回教徒亦夙契亞烈基山多利亞之學者。學術湛深。記聞賅博。久占價值於世界也。今也值其來歸。以爲乘此時機。可假之以擴張我之學術。光明我之學界。相率歡迎之。於是東方希臘學者。雷奔雲合。麟集鬻至於回教國之下。回教徒之學藝。得此等學者。引伸之。損益之。助其萌芽之發達。鼓其風潮之趨赴。學界乃別放一種異彩。有哲學。有數學。有工學。有藥學。有天文學。有博物學。所謂理化學者。尤爲大進步。燦兮若錦繡。蔚分若雲霞。回教自立國以來。文學之事。於斯爲盛。至其武功。則亦炳炳靈靈。赫赫炎炎。發軔於東羅馬史中。而散見於西歐歷史中。軍法則整齊嚴肅。軍器則精練鋒銳。東羅馬帝尼佛阿納。遭其一擊。大蒙敗辱。納欵請和。僅以君士

但丁堡彈丸黑子之地。延其殘廢之國脉。於是回教徒之勢力圈。乃及於西班牙。北亞非利加。東亞非利加諸地。而不啻限於巴克達焉。由斯以譚。則亞崙之事業。不誠與法之沙烈曼。英之亞佛烈。同彪炳於世界哉。嗚呼盛矣。

繼亞崙之後者。爲亞馬摩。爲亞馬摩時代。聚天下之學者。以亞拉比亞語。翻譯希臘哲學書。以教國人。於時地理學大發明。研究之者。實繁有徒。始有知大地之形爲圓。而非平方不動者。又測量其周圍。約有二萬四千英里。其在醫學則有拉西耶與亞威星納二大學者出。放棄舊說。推闡新理。其在化學。則精研之者。更不乏人。歐洲今日之化學。半開源於是時也。

繼亞馬極之後者。爲摩他些穆。在摩他些穆時代。有二大事件。關係匪淺鮮。歷史皆大書持書之者。一則爲土耳其人招雇兵之事。一則爲宗教派之爭亂也。土耳其

其雇兵之事如何。先是土耳其人。出沒於中央亞細亞。爲一種東洋人。如「巴」民族。又如「佛比音」民族。又如「亞烏亞」民族。慍悍猛擊。善於戰鬥。始則於亞細亞之諸地。恣行劫掠。繼乃鼓其慍悍猛擊之氣。挾其驚波駭浪。席捲而西。跳梁於小亞細亞之北方。久欲伺隙而動。攔入歐洲之中心點。拊其背而吮其腦。掣其肘而扼其腕。以攫取其美滿之利益。會回教徒有事於印度。土耳其人乃要而與之合。奉崇回教。回教徒將利用之。遂納焉。自時厥後。土耳其人之勢力。乃漸布於歐洲矣。當亞馬猛之繼亞崙而起。爲回教德國管主之時。回教國之領土。爪剖豆分。西班牙則獨立。北亞非利亞。則離異以去。東亞非利加之埃及領。則別戴一王。自立一國。蟻長蜂王。蠻爭角逐。及摩他些穆時。則更四分五裂。潰散擾亂。不可收拾。摩他些穆僅据巴克達一隅之都府。孤立於上。窮窘急迫。計無所出。乃爲乞援外兵。

以平內亂之計。雇五萬兵士。於土耳其人之中。然爲是計者。殆爲畏火之炎。而投以薪。解人之醉。而投以酒也。非惟無補益於國。且適足以速巴克達朝之亡。何以言之。蓋自土耳其人。入回教徒領內後。巴克達朝腐敗危弱之現象。已盡爲所窺。知回教徒無能爲也。大有取而代之之意。嗚呼。如巴克達朝者。殆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不遭其反噬者幾何矣。土耳其被雇入巴克達之五萬人。乃乘機組織巴黨之基礎。擴張巴黨之勢力。以制巴克達朝。聚蚊成雷。喧賓奪主。土耳其人之權力。日增月長。凌駕管主。摩他些穆徒建空名於國民之上。岌岌乎有我躬不閱之謨。自談罕默德以來之教主。所蒙霜雪。冒矢石。寸攘尺取之地。復爲人所掠奪。以去。僅餘此巴克達一隅之地。又爲土耳其人所盤踞。於是領內之地。更形分裂。蕩然無存。草澤之間。英雄崛起。咸欲乘此時機。剝奪此無統系國之一部分。以私

子孫。埃及則戴的倫德爲王。以獨立自期。外於西利亞。茂梭波他美亞諸地。亦相繼離去。僅餘此前日所稱爲最繁盛最發達之巴克達都府。以爲摩他些穆立足之地。以爲土耳其之五萬人。植其勢力於回教國內之根據地。噫亞崙之功業。高俾天地。光奪日月。歷史家嘖嘖道之。國之人馨香祝之。絞心血。耗身力。組成如錦如茶之回教國。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宗教派之爭亂如何。回教之宗派。不一其種。紛糅錯雜。一一以言之。更僕未可終也。然其大別。則有二派。一爲「西亞斯」派。一爲「崧納伊」派。「西亞斯」派者。自以爲所受之經典。爲正統的。如亞布伯加阿斯曼阿曼亞拉伊。彼所稱宗祖後之四聖者也。波斯人及亞拉比亞人之多數屬焉。「崧納伊」派者。自以爲所受之經典。出於教祖謨罕默德之口授。與「西亞斯」派。作反對勢。土耳其人之全體屬焉。此

此二者。特其派中之有勢力。關係重大者也。外尚有種種之異端。百其人。百其派。百其派。百其喙。百其隊。百其說。囂然如蜂鬧。沸然如蛙鳴。相詆相斥。莫衷一是。第一種則不信經典命運之說。提倡人意之自由。以爲凡一切事。皆由人作。無冥冥主宰於其間。第二種則不信經典之默示。以爲世界一切境界。皆由人思想造出。第三種則研究印度哲學。確信人之死也。靈魂有輪迴之說。遂發爲蔑棄今世。犧牲今世。以圖來世之議論。此等宗派。其起也。歷有年所。其爭也。亦歷有年所。相爭之結果。乃至繼以戰鬥。互相迫害。犧牲數百萬之生靈。於刀劍水火之中。而宗派之戰爭。仍層見疊出而未已也。宗教之禍。亦烈矣哉。當摩他些穆時代。更有一有名宗派。起於波斯人中。此宗派之宗旨。以爲人爲的事業。強凌弱。衆暴寡。富壓貧。貴抑賤。非天地間自然之公理。提倡一切俱平等財產爲大有之說。爲近世所謂

社會黨者。然執同派中之牛耳者。曰巴伯克。率其徒以戰於巴克達。凡二十閱年。自時厥後。回教徒帝國。既經分裂之慘變。又遇宗教之戰爭。元氣大傷。繼之以劇創大病。固不待土耳其人來襲。而亞拉比亞人之回教國。已隨此洪濤巨浸。漂流而漸滅矣。當是時也。東方之回教國。維載胥及溺。而其獨立於亞非利加與西班牙者。尚綿綿延延。繁榮未替。至沙烈曼大帝興起時代。國運日就凌遲。惟出入於內憂外患之場。以度歲月。然西班牙之文物典章。則不與國運以俱替。而尚蔚然可觀也。如紀元一千年時代。羅馬有名教皇西威斯達者。即由西班牙之回教徒學校。脩業而出者也。於時歐洲宗教。淆然雜出。人之信仰宗教者。亦無所取擇。即至無益之宗教。熱心以奉之者。亦不乏人。故有創爲矯枉過正之論。謂世間宗教。皆屬無益。悉欲舉而投之。巨浪付諸祝融者。西班牙之回教徒。乃欲講求實學。洗

宗教虛空無濟之誦。自立於顛撲不破之地。相率赴巴克達。以研究所謂哲學、文學、天文學、地理學、理化學等科。且不僅付諸空談。而欲求諸實用。於其學術。多所發明。挾之歸國。以製爲木棉紙、絹布、綢、鐵、火藥等物。而其所最擅長。鳴於天下者。尤在農業與航海術二者。蓋是二者之在西班牙。實爲當時無二之發達云。

巴克達者。回教帝國之首府。則巴克達朝者。而回教帝國之統系者也。故吾注意於此點。以說回教帝國之歷史。雖然。巴克達朝。由土耳其人未入以前觀之。固爲回教帝國之根据地。自土耳其人既入以後觀之。則爲土耳其人所左右。名雖爲亞拉比亞人之天下。實則爲土耳其人之天下矣。故自摩他些穆而後。巴克達朝之實權。全歸大總督（即「耶美爾、亞爾、阿穆蘭」之謂也）之掌握。萬事聽其撻縱。此次總督之任。土耳其人充之。至亞非利加方面之回教徒。更有阿卑達拉起於

其間顛覆「亞克拉巴伊」朝。建設「佛亞多買」朝。勢力炎炎。如火之熾。進征意大利。取西利。奪沙德利亞。及其子孫。乃遷於埃及領內之加伊羅。若東方亞細亞方面之回教徒。則有亞布德丹起。奪加斯納城。建設「加斯烈威德」朝。後又有馬摩頓出。略取拉哈摩丹加的蘭等地。擴其勢力。以及於印度半島。然馬摩頓部下之雇兵。亦有一種土耳其人。其酋長些鳩克部下之兵。以二十萬計。各方面之回教徒。皆欲得之以爲重。些鳩克不欲附於馬摩頓部下。率其徒以屬於巴克達朝。轉戰於諸方。乃有有名之英雄多克拉出於其中。多克拉屢著戰功。遂漸昇巴克達之大總督。（即所謂「耶美爾、阿爾、阿穆拉」是也）摧鋒陷陣。所向無敵。巴克達管主。甚倚重之。以美麗莊嚴之二重冠戴之。以其身爲國民全體之代表。身纏七裳。腰繫二劍。於彼之身。攬東西之大權。時土耳其人。分爲種種族類。然此族之得志。

於回教國者。以些鳩穆爲之嚆矢。故以「些鳩穆」名其朝。爾來回教徒之國。權利悉爲「些鳩穆」朝所攬。土地悉爲「些鳩穆」所領。土耳其人攔入歐洲。蓋在此時已大顯矣。吾常觀土耳其人之攔入歐洲也。摩他些穆所雇之五萬人開闢之。些鳩穆擴充之。多克拉成就之。自此以後。歐洲之形勢。乃爲之一大變。英雄鑄世界。宜其然乎。多克拉死後。其甥亞布繼之。直擊東羅馬帝國。取其亞蔑利亞的哥的亞二地。西方亞細亞之全體。殆悉爲其征服。亞布之子馬烈克斯亦克繼其祖若父之志。擴張領地。東及於支那。南及於亞拉比亞。西及於君士但丁堡。十字軍之起。即起於馬烈克斯之末年也。吾人述回教徒歷史。既及於十字軍起時代。請姑置之。而別記之於十字軍戰爭之歷史。

問題 回教徒之文明。其成跡如何。 亞拉伊與摩亞美亞之子孫。何以相

國爭。亞布達林之事業如何。亞曼梭之事業如何。巴克達位於何地。亞克達文明之跡如何。亞烈基山多利亞之學者。因何投於回教徒。當基督時於「巴克達」朝外。回教徒尙有何國。回教徒學術。有如何之進步。土耳其人與回教徒之交涉如何。回教徒中之異說。種種不一。可詳言之。

◎寺院制度與武士制度

十字軍之起也。實與東西之人種。東西之宗教。有直接之關係者也。爲世界之人類。開闢一大舞台。萬國之歷史。產出一大新时期。此固中世紀間。地球上關係最重要之事件。不可不汲汲以說之者也。雖然。欲言十字軍之歷史。不可不詳言當時之形勢。如回教徒之方面。固爲十字軍歷史中之大部分。上既已詳言之。然當時

產出之新現象。尙有二大部分。與十字軍有直接之關係者。又宜先言。二大部分爲何。一曰寺院制度。一曰武士制度。

### 寺院制度

基督教起於猶太教。猶太教中。有一派曰「耶些尼」。同派之議論。以爲人之有肉體者。罪惡之原因也。欲免罪惡。先棄肉體。故世界者。不過如海氣蜃樓。繁華富麗。總歸烏有。人身者。不過如夢幻泡影。英雄兒女。一切灰塵。持此論者。率欲高蹈遠引。嘯傲煙霞。浮沉水月。以送其肉體之生涯。爲隱君子。基督教則以世界衆生。皆有罪過。懺悔罪過。仰諸天神。欲普救世界衆生。胥建設一天國於世界。用是汲汲皇皇。席不暇煖。足不離塵。爛筆禿舌。以曉世界衆生。欲使之悉出於黑暗之地獄。登諸光明之天堂。持此論者。大有捨身救世之意。與「耶些尼」派。志趣大異。然時

有慷慨激烈之極。反遁於厭世主義。而持「耶些尼」派之議論者。加以見基督教發生之猶太國。國則滅亡。民則離散。辛苦慘惻。耳不忍聞。目不忍見。彼基督教之發生國。尙猶如此。於是厭世主義。百喙同聲。相牽放棄其責任。惟翹首空山。酣眠廣漠。祈禱基督復生。以救此世界而已。重以羅馬帝王。仇視基督教。避之如瘟疫。畏之如蛇蝎。百其方以迫害之。或加以刀劍。或投諸水火。基督教徒。愈見此世之不可以終古也。浮世沉身之思想。一唱百和。即熱心於宗教之甚。爲保羅者。亦伏處於埃及。沉幾觀變。吾常攷之基督教之歷史。當紀元二百五十年之頃。羅馬帝德斯。以基督教惑世。誣民。捕其使徒殺之。坐是以致死者。毋慮數千百。未逮捕者。則遁於深山。伏處岩穴。寒無以爲衣。則纏椰子葉。以蔽風雪。饑無以爲食。則掘草木根。以充腸胃。坐是以致死者。又不可勝數。當是時也。基督信徒。有一人出焉。其

名安多尼。其地埃及。彼之出現於世界也。信仰基督教之君士但丁已登羅馬帝位。君士但丁不徒不加迫害於基督教。且表章而發明之焉。安多尼在稚雅時代。兩親俱喪。與其妹居。一日讀基督教書。至一節。有富豪子弟。請益於基督曰。「救主。予欲得永生。何爲而可。」基督應之曰。「居。吾語汝。汝以汝之財產。施之貧民。則可得永生矣。」富豪子弟聞之。悄然歸去。安多尼讀至此。惕然有所動於心。乃悉貸其所有之財產。以其少數遺其妹。餘之多數。悉以散諸貧民。徒步入山。爲隱者。以終身於時基督教中。如此者實繁有徒。稱之曰「安哥來」。「安哥來」者。隱退之義也。此風一起。諸方靡然從之。故安多尼者。實爲基督教中厭世派之開祖。至其晚年。同派中之弊害。接踵而起。蓋同派以厭世爲主義。冥然遊心於物外。與世界事一無交涉。其靈台皎潔。渣滓澄清者。固不乏人。然又有本非厭世主義。勉爲隱

者。身入山窟。心營都府。誘松桂。欺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櫻情於好爵者。蓋亦有焉。彼等致書於羅馬帝曰。『汝既爲基督信者。當行正義。勿亡貧民。』然此不過其少數。若其多數。則因皆以厭世爲主義者也。

基督教既開厭世主義一派。風潮之流。愈傳愈遠。西利亞巴拉泰等處。亦被其影響。如西利亞有西蔑翁一派。樹六十尺之大柱。坐已身於其上。以終天年。諸方之監督僧。以其絕無意趣。徒天其生也。叱之曰。『爾等之宗派。與基督教大相反。其速改之。』西蔑翁派亦徑行其志。不之應焉。於西蔑翁派外。又有一種一團體。此派惟以默念與祈禱二者爲畢生之獨一無二事業。或聚於埃及之萊因河之上流。或集合於一孤島。樸質其衣服。菲薄其飲食。以爲獨立自活之一隊。經營基督教初代信者之生活。實行共有財產主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

食。一切事務。皆同力合作。限其居處衣食之費。所餘即以散諸貧民。盡善慈之義務。作慈善之事業。其開祖則爲波哥尼亞。其團體則稱爲「撒喏拔」於「撒喏拔」外。又有一派。起於些沙利亞。開之者爲伯西。同派之宗旨。合勞働。施與。思念。祈禱。四者。悉實行焉。同時於北亞非利加。加些之近邊。又有一派起。稱之曰「猶加伊」。此派專勉力與神交通。其交通之結果。遂唱爲人間一切物事。非完全者。惟神爲完全者之論。

右所述者。東方基督教寺院制度之起原也。若西方基督教之寺院制度。則其志趣。大相差異。古來隱者的宗教。東方浸染之。西方則無此習慣。況西方人士。靡然向風於希臘羅馬之現世文明。故「耶些尼」之宗派。與印度宗教。只限於東方。不能運其感化力。以及於西方。然則西方寺院制度之起原。果何在。乎。請試言之。亞

山列斯者。亞烈基山多利亞產也。見羅馬迫害基督教。以致民無道德心。卒以消亡。乃編纂安多尼之事蹟。筆之於書。傳之其人。至五世紀時。有白烈德者。基督教中巨子也。彼常從事於羅馬學業。流覽羅馬歷史。窺探其中如何而致隆盛。如何而致衰亡之消息。溯其原因。究其結果。慨然有絕世遁名。高蹈空山之想。以爲如羅馬者。數百年來。聖君賢臣。碩儒巨子。相繼并起。各絞其腦漿。耗其心血。瘁其身力。以組織此如錦如火之羅馬。版圖廣大。學術湛深。民樂其業。士粹其學。商通其貨。工美其物。蔚若雲霞。炳若日星。彬彬乎極一時之盛。及於今日。悄然以滅。後之人士。弔前哲。過故墟。剩水殘山。愴然涕下。噫。龐然廣大。蔚然文明之羅馬。尚不免有如此淒涼零落之末路。而何況其餘哉。彼之意如是。遂以爲世界空也。靈界實也。乃倡言曰。人生於世界。一切外來物。皆非我有。匪微一切外來物。非爲我有。

即我軀殼亦非我有。我所有者。惟靈魂耳。失此靈魂。奚以爲人。則雖一切外來物。環集於我軀殼前。亦何益矣。白烈德以如是之思想。發爲如是之議論。乃絕世避名。匿於斯卑哥喏之巖窟。從事於默念與祈禱。脩善心魂。四方之士。咸傾仰之。門下弟子。愈集愈多。彼之與世絕緣。稿臥空山。寒無所得衣。飢無所得食。世間之有志者。歛集金錢。助之衣食。派中之人。既日增月盛。派中之勢。亦日新月異。繼移於意大利之南。入撒西喏山。率其門弟子與同志者。建設寺院。發揚其主義。鼓吹其理說。以傳播於歐洲各國。是爲西方寺院制度之嚆矢。同時東方寺院。亦有一僧。曰西哥加斯。來法蘭西之馬些。猶建造寺院。分散其弟子於英吉利、蘇格蘭、愛爾蘭諸國。各就其地建設寺院。以傳播其主義。雖然。彼所設之寺院。制度亦同西方。不得謂白烈德非其開祖也。

由斯以譚。則西方寺院制度。不誠與東方寺院。志趣大異哉。如前所述。東方之寺院。西利亞之西茂翁一派。枯坐六十尺之柱。以終其天年。自以爲人生之能事畢矣。試問於世界有何裨益乎。又如「撒啞拔」哥加伊等派。伏處岩穴。與世絕緣。以默念祈禱爲一生莫大之義務。以爲苟如是。是亦足矣。試問於人類有何補救乎。西方寺院制度則不然。以爲人生於世。盡己力之能及者。以救世界。濟衆生。救濟得一分。則盡此生一分之義務。雖高蹈遠行。遁入空山。而不棄人道。務求實際。有裨益於世界。有補救於人類。彼等抱如是觀念。發如是志願。故咸主張勞働慈善。凡世間所急需。如器具類酒料等。皆由寺院組織之所入貲財。不奢侈以自奉。既能勞働。故能蓄財。既能蓄財。又能散財。盡心力之獲。節衣食之費。以普救貧民。加之彼等堅忍耐苦。凡人道上之勞働。無不悉力以興作之。如森林之中。道路不

通。彼等則通之。河川之地。非有橋梁。無以便行旅。彼等則建築之。沙漠之野。滿目荒蕪。貨之棄於地者。不可縷計。彼等則開墾之。深山大澤。人跡罕至。與世無碍也。彼等則建設寺院。作棲息所。不問世之理亂。不觸人之疑忌。從事於開拓人文。以感化蠻族。爲一生之大責任。其徒黨不憚脩阻。遠適東北。入「史老扶」人種及「韃鞋」人種中。又遠適西北。入斯康達烈比亞波斯人中。爛唇禿筆。大聲疾呼。以開導彼等。

於上所述諸種外。西方基督教徒。尙有最盡力以經營之方面。則學事是也。當是時也。寺院之外。更有教會。牧師司之。牧師者。權位在監督僧之下。其職任在演說教中之旨義。以曉信徒。更干涉世上各方面之種種俗事。如教皇一流。容喙於政治界。而操縱左右之。殆有凌駕帝王而上之之概。此當日教會之性質也。至於學

事。則寺院中人。研究之者居多。如英國歷史家之鼻祖。名比頓者。在幼稚時代。曾受寺院之教育。洞達拉丁希臘之語言文字。於天文地理理化數學音樂哲學詩文。無不從事焉。而有以窺其奧妙。於當時大儒席中。占高等之位置。噫。此西方基督教徒。所以能於歐洲中世史。占絕大之勢力。有絕大之影響乎。

當是時也。東方寺院。或爲回教徒所襲擊。或爲土耳其人所奪領。侵畧之軍。紛至沓來。其禍漸延及於西方。於時西方寺院制度。益益發達。自十字軍起以前。武士的教徒。多由此間而出。回教徒由小亞細亞。席捲長驅。遇基督教徒。即大加迫害。基督教徒。不勝其擾。組織兵隊。征伐異端。同教中人。其殘忍邪猾者。却暗與回教徒。互通聲氣。以故基督教中內亂。因之大起。回教徒得此基督教中敗類。以爲聲援。勢益猖獗。歐洲人民。其有歡待基督教徒。來耶沙烈穆。舉行巡禮者。半在途中。

爲盜賊所威脅。因之斃命者。相屬於道。基督教徒。以爲苟任此信徒。窘於盜賊。不爲之救。則人皆裹足不前。教中之勢力。將日就衰弱。不可復振。乃組織寺院武士隊。被甲冑。手戈矛。附屬於巡禮者。爲之保護。此爲武士制度之源始。自時厥後。漸近十字軍時代。西方寺院之勢力。日日擴張。日日發達。寺院之在歐洲者。其數以數千計。寺院中人。毋慮數十萬。其人皆有才武特拔之精神。蓋爾時之特別人物。見宗教界日隆盛。皆附屬於其中。智識與思想。爲寺院內之特有物。大有睥睨一世之概。當宗教之初起也。人皆以乞食坊主目之。視若無關輕重。及於當日。教中之特別人物。層見疊出。內則以勞働力。大開財源。外則以寄附力。廣闢領地。雖曰寺院。實則隱然無數諸侯之團體。屹然峙立於歐洲。即以白烈德一派觀之。屬於彼之教徒。其數已五萬餘人。然則爾日西方寺院之勢力。其雄厚而濶大也。可想

見矣。

### 武士制度

武士者。一名騎馬族。或稱爲勳爵士。當其初。元爲自由民。在古代時。與其王或其酋長。從事於戰爭。盡力以擴張領土。戰爭告終。王與酋長。錫以若干土地。以酬其戰爭之勞。不爲農民。不爲市民。獨立於貴族與平民之間。已乃自請屬於王與諸侯。爲其臣下。(其詳見於前所述之封建制度內)至十字軍起時代。所謂自由民中。有一種矯健才武。曰騎馬族者。出現於世。與寺院僧同力協德。誓以其身犧牲於國民。精神矍鑠。義氣凜然。能勞働。能勉強。能傳道。以利人濟物。爲一生之之目的。絕無自私自利之見。弱者助之。貧者扶之。婦人孺子。鰥寡孤獨。窮而無告者。則左右而裁成之。殆所謂以義俠心。忠熱血。卓立於世界。百折而不回。顛撲而不

破者哉。寺院僧以文鳴。騎馬族以武鳴。二者實爲中古基督教之精神。迄於後日。基督教之勢力。所以能管轄於全歐。與帝王抗席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然騎馬族所以能如是之矯健才武者。然徒恃其猛擊之客氣。慄悍之蠻力。以倖致之者也。當時凡有自由民（即王臣侯臣與貴族子弟）願入此國隊者。在幼稚時代。其教育之章程之精神。即與他等教育大異。第一教以愛神。使之發動其激烈之心。團結其渙散之力。範圍其客感之氣。第二命敬婦人。繼乃授以騎馬、槍術、劍術、弓術。次則使之相撲競走。又習音樂。彈胡弓。唱歌謠。學外國語言文字。即極淺渺。亦須通二三國。由斯以譚。彼等在幼稚時代。教育之完善周密已如此。則其學業之有裨於實用。且不易成也。可以想見。及弱冠時代。則試驗之。攷其果有武士之資格否。若資格中武士式。則其榮也。實爲非常。國之人皆仰慕之。而試驗其合於資

格與否。以實際之才力爲上。種種儀式。則爲末務矣。有武士之資格者。許之馳馬試劍。錫以章服。招搖過市。人人皆有英姿颯爽。來酣戰之勢。在武族之列者。得收獲其領地所入。以充衣食。甚則有構石屋以居。三層五層不等。隱若城壁。然其家居無聊者。亦不乏人。武士之一生。其出行也。裝飾強武之姿。身着鎖帷子。裼以甲冑。左鳥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鞭搖金節。騎跨龍媒。國之人無不耳而目之。嘖嘖稱道曰。此武士也。十字軍之起也。有出沒於搶林箭雨之中。摧鋒陷陣。奮不顧生者。皆武士也。當承平時。武士無所施其技。英雄間散。髀肉生愁。無聊之極。或則逐兔鹿於深林。以習練弓矢刀釵之術。或則悲歌慷慨。擊劍於婦人之前。以博其歡心。於是種種風流。種種佳話。起於其中。爾日之詩歌小說。皆出於此武族中也。職是之故。文學又因之大興。然由此武族與寺院僧相關係之間。又顯出十字軍

之大活劇。而歐洲中古騷擾之歷史。又增一大段落矣。

問題 當十字軍將起之前。有二大制度。起于其間。一制度如何。基督教之

「耶三尼」爲如何之宗派。當時猶太人之信仰基督者。有如何之觀念。

安多尼之生涯如何。其志趣如何。西利亞之西蔑翁派。其行爲如何。集

合於埃及萊因河畔之寺院教徒。其實行之主義如何。自西所創之派如

何。「猶加伊」派唱如何之教義。西方寺院與東方寺院之境遇如何。

白烈德之感慨與其生涯如何。西哥加西安之寺院制度。起於何處。西

方寺院教徒。對於社會上。有如何之功績。教會與寺院。相差異之處何在。

武士的教徒之性質如何。寺院之勢力如何。當時入於寺院之人物

如何。武士制度。如何以組織之。武士之主義精神如何。其教育之章

程如何。武士之生活性質如何。

○十字軍

當紀元千零七十六年。土耳其人中有多克拉者。起而代亞拉比亞民族。領回教國管轄。巴克達。朝。煽其餘焰。東征西略。基督之生地耶沙烈穆。亦入其配下。土耳其人此時已全然爲回教徒。雖然。彼非如亞拉比亞人。稍得希臘之文化。違野蠻之態。行野蠻之事。當其現領耶沙烈穆也。以爲此乃異教徒之根据地。非彌雉而廓清之。決不足以摧異教之鋒。長已教之焰。乃驅逐同地之基督教徒。驅逐之後。繼以殺戮。暴戾恣睢。無所不至。歐洲人士。有來同地。皈依基督教者。則捕而禁之。或則斬殺之。歐洲各國人民。聞土耳其人如此暴蠻無禮。大動公憤。羅馬教皇克烈哥利七世。遣征討軍。向耶沙烈穆進發。將以問土耳其人之罪。剪其凶焰。嗣

爲日耳曼帝顯理四世所擒。流謫以死。不克終其志。自時厥後。土耳其人對於基督教徒之暴態。有加無已。及紀元千零九十四年。法國亞美安寺院。有一僧正名彼德者。隱君子流。而有俠烈心者也。其土耳其人亂暴之舉動。以爲世界上乃有如此無理橫行之人。或者傳聞失實。然非親臨耶沙烈穆以探察之。則此事之眞面目。終無由見。乃束裝就道。耶沙烈穆見土耳其人虐待基督教徒之慘狀。實有目不忍見者。憤慨之氣。惻惻而動。不克自禁。乃發大願心。期殄滅回教徒。以救基督教徒之窮迫。至君士但丁堡。見希臘教主。以己之志願白之。大得教主之贊成。已又來歸羅馬。時教皇亞邦二世。亦贊成之。彼德又周流於歐洲各國。以回教徒苛耶沙烈穆基督教徒之慘狀。大聲疾呼。遍告於歐洲各國。且號呼於所至之地曰。回教徒之虐遇我教。慘酷無人理。回教勝則我教滅矣。今日之勢。我教

與回教誓不兩立。不可不組織軍隊。與之決一死戰。歐洲各國。應之如響。羣相  
譁曰。彼德者。是神之使者也。其所言。是天之聲也。一唱百和。表同情而願盡力  
於此事者。其數目增月盛。教皇亞那二世。見人心如此奮激。正欲借之以增長基  
督教之勢力。以爲此好機也。決不可失。乃開大會議於法國之阿烏華。集基督教  
國之僧正。并大僧正。凡二百三十人。餘之信徒。由歐洲各地。拔山涉水。以來與於  
斯會議者。不下數萬人。會議之期既決。乃於市外張天幕。設會議所。以此大問題。  
提出於議場。教皇與議長。以次就議席。彼德以魁然七尺之身。泐然滿腔之血。昂  
然出現於演台。掉三寸之舌。逞懸河之辯。先演說回教徒如何虐待吾教徒。與我  
誓不兩立。非組織軍隊以抗拒之。決無以善其後。萬衆拱聽。歡聲雷動。如波濤洶  
湧。與演說之聲。隆隆相應。次則教皇登演台。自表其意見。回教徒之待我教。既

如此其酷其悖。我不可不與之起戰爭。然此戰爭之起因。非以嫉妬異教之心而起。亦非以憤其奪我教領地之心而起。須知我之所以必欲與回教徒開戰者。特以回教徒凶悖無理。背上帝茲善之意。我徒爲上帝之徒。自宜以上帝之命征討之。我徒奉上帝之命。征此異教徒。須知此事爲一生莫大之義務。正宜犧牲其生命。以與回教爭。凡有親兄弟姊妹。與其家其子其妻。皆莫重於此義務。我徒欲盡此莫大之義務。則一切皆宜置之度外。若有異心。罪無赦。能解釋此義。而犧牲生命。以盡此義務者。則基督徒也。否則非基督徒也。於時議場內拍掌之聲。如萬雷齊發。怒濤澎湃。戰爭之議遂決。第一定烈布伊之僧正亞德馬爲責罪使。次乃定羅烈音侯哥多布雷爲總督。大起十字軍。向耶沙烈漠進發。以問回教徒之罪。於是歐洲歷史中。所稱爲十字軍之大活劇。其第一齣乃開演於舞台矣。

雖然。千里懸軍。深入敵境。不可無準備也。夫人而知之矣。彼德等迷信宗教。毫不措意於準備。號於衆曰。我等奉天命以行事。安用人間之軍旅爲。第捧戴聖物。即殉教者之骨。與聖徒之肖像。古時基督所懸之十字架。及小十字架等。仗神力以抗敵。河海且爲之開。山嶽且爲之崩。么麼之回教徒。奚足懼哉。於是不待哥多布雷之指揮。與巴庚德一武族阿烏達等相謀。以數千人直趨回教徒之勢力圈內。白手不持寸鐵。鼓血氣。仗空拳。倍道并進。遠近聞之。皆驚其神。慕其氣。相率從之。軍行所經。從者不絕。日積日衆。比至君士但丁堡時。其數已不下十萬。皆手不携武器。心不注軍制。惟欲仗神力。以血肉之身。當戈劍之鋒。而博大勝利。吁。亦愚矣。已而越君士但丁堡。直進回教徒領地。與土耳其人戰於小亞細亞之尼撒亞。既戰交綏。彼等所挾之聖物。以抗敵人者。竟不能顯奇跡。以回敵人之鋒。

十字軍大受創敗。出征之十萬人。幾盡爲土耳其人所斃。其得保生命。還於歐洲者。僅得三千人云。

彼德之軍既敗。哥多布雷所統之正軍。相繼并進。彼等之所携以爲衛者。亦半屬聖物。所恃而不恐者。亦全在神力。惟頗有擁武器。講戰畧者。旌旗招展。拂天蔽日。皆圖畫赤十字架於其上。各兵士之肩。負赤十字架各一。堂堂之教。正正之旗。較之彼德軍。差強人意。斯時爲之將校者。哥多布雷之外。如布崙耶之波多威。多羅斯之雷猛。那曼之羅巴。後日即英王位之斯德佛英。皆與於當日之軍勢事者也。若其軍勢。則在初出法境時。軍人數尙不甚盛。及至君士但丁堡時。則日增月盛。所謂騎馬族者。已不下十萬人。加以步軍隊及男女之附屬以行者。其數八十万有奇。軍容之壯盛。亦可謂卓絕一時者矣。軍勢既集。兵士各奮勇爭先。直出於小

亞細亞與土耳其人遇。戰於尼撒亞安得阿撒二地。皆敗績。既又數戰於耶沙烈。穆十字軍皆失利。彼等以爲長此失利。則異教終無以撲滅。已教將論胥以沒矣。皆憤不欲生。直衝土軍。亂擊奮鬥。土軍不能支。大敗而退。十字軍乘勝尾擊。屠其七萬人。遂恢復耶沙烈。穆建設耶沙烈穆王國。公選哥多布雷爲之主。此一役也。實爲十字軍起後。第一次之勝利。常攷之歷史。第一十字軍之起也。初與土人戰。損其二十萬人之大多數。次之戰亦與前同。見所據之聖物。不能顯奇跡。皆大失望。至第三之戰。則既失望於聖物。知無能助已。又憤屢戰屢敗。同教之爲敵人。戕者。慘目傷心。皆欲決一死戰。以挫土人。有此三種感情。伏於其胸。故臨戰之際。咸摧鋒陷陣。慷慨捐生。土軍雖慄悍。焉能當此愍不畏死之軍。十字軍既獲利。長驅直進。遇回教徒之婦女。無論老稚。悉虐殺之。通常之猶太人。其避難於會堂者。俱

付之一炬。暴厲之行動。與回教徒相去。不能以寸。噫。如此舉動。殆非自命爲善慈之基督教徒。所宜出也。此第一十字軍之歷史也。時紀元千百年也。

第二十字軍。哥多布雷之領有耶沙烈穆也。殆四十年間。於南方則耶志布之回教徒。相持不下。於北方則極力以禦巴克達之土耳其人。又於巴拉斯泰地方。興法國的之封建政治。使基督教之勢力。巍然立於歐洲。及紀元千百四十五年。法人領內耶德沙都府。忽爲北方土耳其人所陷落。又欲鼓其餘勇。以襲耶沙烈穆。警報達於耶沙烈穆。同地之政府。驚懼不知所爲。急馳使於本國。（即法國）求其援助。教皇以耶沙烈穆危在旦夕。迫法王路易七世。親臨戰陣。法王猶豫未決。時有一教徒。名伯納德者。當第一十字軍起時。其父首身歷戎行。死於戰爭者也。彼爲法國武士。聞其父戰沒。即身入寺院。苦心脩業。爲一時有名之高僧。在寺院

時常欲繼父之志。今者適遇哥多布雷求援於法國。遂欲乘此時機。顯名於當時。奮然以第二彼德自命。乃說合法王與日耳曼帝。合德法之兵。以救耶沙烈謨政府。兵數凡三十萬。是謂第二十字軍。

第二十字軍之起也。其運命之悲慘。更甚於第一十字軍。請先言日耳曼軍之方面。日耳曼之軍。其帝君蘭多三世將之以進。取道於匈牙利。入東羅馬帝國。爾時西方爲羅馬的基督教徒。東方爲希臘的基督教徒。以宗派差異。故羅馬帝於日耳曼軍。不甚關心。以冷酷手段待之。導日耳曼軍於土耳其。其兵之勢力圈內。於是日耳曼軍。零星渙散。全軍覆沒。此日耳曼軍之情形也。至若法蘭西軍。亦同爲東羅馬帝所誤。法將愚頑。不悟其欺。遂爲土耳其軍敗於佛利志亞之陸路。法軍乃舍陸航海。至西利亞。於安得阿撒與十字軍本隊相隊。此時日耳曼之全軍。已覆

沒於半途。法帝亦僅從心腹軍數名。浮海倖免。以故第二十字軍之起也。其失敗乃更甚於第一十字軍。德法二軍合其餘燼。調查兵士。初出軍時。數逾三十餘萬。由途中而逃回本國者。既損其一分。被戕於敵人者。又去其一分。爲敵所捕虜。降身爲奴隸。去基督教。改宗回教。獻媚於人。以延生命者。又去其一分。其得生還於耶沙烈穆者。蓋寥寥如晨星焉。

德法二軍。蒙此大敗。日耳曼帝與法王。周章狼狽。倖保生命。逃至耶沙烈穆。收合餘燼。軍勢稍振。然是役之大體。歐洲人與基督教徒。大爲異教徒所窘辱。職是之故。君蘭多三世與路易七世。無顏歸國。淹留於耶沙烈穆。然又恐國中主將生內亂。蒙恥忍辱。以歸歐洲。時伯納德在法國。聞此大敗。大爲衆議所疵。慚愧無以自容。憤恨幽鬱。致病以死。此第二十字軍之歷史也。

第三十字軍。第二十字軍。既失敗以終。後閱四十年。十字軍之死灰。又炎炎有復熾之勢。如前所述。耶沙烈穆政府。雖屢爲回教徒所敗。然於南方猶能抑埃及之侵略。於北方猶能制巴克達之掩擊。以故能保其國。如第二十字軍。起於北方。一蹶不振。越數十年。而第三十字軍。則又將演活劇於南方矣。奚以見第三十字軍。起於南方也。蓋自法國領耶沙烈穆後。凡閱八十七年。子孫無英雄。人民無寧心。咸翹首以望西天。冥心而思祖國。士氣不振。南方之埃及。遂起而襲擊之。不轉瞬間。亡也忽焉。羅馬教皇克烈曼之世。遣使報於歐洲。使起十字軍。以抗敵而保教。於是法王飛利與英王利桠。及日耳曼帝佛烈特利一世。并起大軍。以救耶沙烈穆之危。軍渡西利斯川。佛烈特利溺焉。日耳曼軍遂全行歸國。英王與法王。取道於意大利之些諾亞。由西利航海。直赴小亞細亞。爾時耶沙烈穆政府。以其殘

兵與回教徒戰於亞克英。法之軍與回教徒遇於此地。直轉鋒而向耶沙烈穆。法王忌英王勇敢能戰。聲名大振。勢將壓已。心大不平。初本約與英王同進耶沙烈穆。不旋踵背英王約。航海以去。逕歸羅馬。讒英王於羅馬教皇。將乘其不在國。襲之。英王已知法王逃歸。憤其卑怯狡偷。尾而追之。轉戰於耶沙烈穆途中。然當是時。日耳曼帝既死。法王又去。英王雖勇。獨立難支。屢戰屢敗。不能逞其志。最終之戰。倖得一捷。乃與回教徒結平和之條約。爾後斯佛亞與達伊之通路。不許歐洲經此也。行巡禮於耶沙烈穆。此第三十字軍之歷史也。時紀元千九百九十二年也。

第四十字軍 第四十字軍者。最奇之十字軍也。時教皇英約星三世。聞第三十字軍。又以失敗終。大憤不平。乃馳教徒於歐洲。遊說各國王侯卿士。有桎俾者。法

國貴族也。先應之。繼又得佛蘭克之巴多溫侯之贊成。不轉瞬間。得軍三萬人。乃取道於意大利之威尼斯。由其地航海而渡小亞細亞。有丹多羅者。威尼斯共和國之大統領也。時年已九十有五。龍鍾鶴髮。外觀甚覺老衰。然精神矍鑠。遠過壯者。當其幼年時代。曾縱橫於世界。出沒於戰場。睥睨天下英雄。悉以羣兒畜之。今者法軍航海而來。向之假船舶。彼却拒之不允。且謂之曰。君等起十字軍。以抗回教徒。迄於今日。蓋四次於茲矣。而不能奏尺寸之功。此非戰之罪。蓋由君等之不知地理。不諳戰略也。余爲君等參謀。轉瞬間當爲君等致大勝利。然丹多羅生平不信基督。又不敦品行。以故教徒皆畏之。皆主張不用彼。然無船舶。則無以濟。且以彼深知地理。長於戰略。故檣俾與佛蘭克二伯。皆欲用之。以期有功。乃以彼爲導者。使參軍事。繼乃於途中由威尼斯叛二伯以去。陷達馬斯之沙拉。据之。

不復向耶沙烈穆。攻回教徒。而直趣君士但丁堡。以扶助前爲人廢鬱鬱不得志之安撒拉爲名。顛覆東羅馬帝國政府。於是佛蘭克之巴德溫乃乘勢即東羅馬帝國位。此蓋丹多羅欲伸威尼斯之商業權。由君士但丁堡之近傍。以及於東洋諸國之方面。故犯不韙名。挾二伯而出此也。羅馬教皇英約星三世聞之。憤氣之熾。有如烈火。戰爭之起。岌岌有不可終日之勢。爾後以希臘教會。悉屬於羅馬教皇之下。教皇始與之締結平和條約。承認法軍占領東羅馬帝國之權利。然則第四十字軍。其現象不誠咄咄大奇哉。此第四十字軍之歷史也。時紀元千三百四十年也。

第五十字軍 第四十字軍息後。越二十有三年。第五十字軍又起。當是之時。日耳曼帝佛烈特利二世。豪邁有大志。遂回教徒於意大利之南方。吞倫巴頓。合西

利羅馬教皇克烈哥利九世。厭彼侵已領地。又有起十字軍之志。乃甘言厚幣。以誘佛烈特利二世。使進軍於耶沙烈穆。以逐回教徒。謂之曰。以大帝之才力。征回教徒。直若摧枯拉朽。果爾。則我基督教徒之大辱。一朝得雪。基督教幸甚。佛烈特利爲所動。乃航海以擊回教徒。已而知克烈哥利九世之給已也。乃復還軍。痛詈教皇之狡詐。且飛書於歐洲各國政府。以教皇之狡詐。暴於各國。且謂此等惡劣之徒。決不可置於教會之上。以污聖職。教皇亦大怒。將與佛烈特利絕交。牽教會以抗之。二者之間。紛爭頻起。已而佛烈特利二世。再航海而組織十字軍。以擊回教徒。此次之十字軍。大獲勝利。爾後結十年間之平和條約。遂開耶沙烈穆。納沙烈伯烈黑穆。乃加蔑山四地。爲歐洲人巡禮之自由路。淹滯於戰地者。凡八閱月。繼乃唱凱歸國。是實十字軍興起以來。得未曾有之功績也。然其詳見於日

耳曼史中。故此處從略。此第五十字軍之歷史也。

第六十字軍 第五十字軍之局告終。越二十有餘年。又有第六十字軍起。第六十字軍者。由法王路易九世而起者也。法王路易九世。夙膺疾病。一日忽覺身死。恍惚胸間戴一十字架而去。不省人事。俄復生還。漸次痊可。於是大鳴感謝。欲起十字軍恢復基督教之勢力。時紀元千二百四十八年。佛烈特利二世之第五十字軍。所結十年之條約。已成過去之事。基督教軍對於西利亞之勢力。頹焉不振。路易九世欲從而振之。與其后及其兄弟二人。率大艦二十八隻。出於塞布拉島。同島於第三十字軍時。已爲基督教國所占領。與王族相合。駐兵十萬於其地。故路易九世直由此處而出耶沙烈穆之後。於埃及之達美拉市上陸。幸獲大勝。乃暫休戰以息軍。會萊因河水汎濫不止。更休息五十日。始圖大舉。回教徒等。利用

河水絕。十字軍之道路。曼梭拉之戰。回教徒於川之對岸。施放火砲。以困十字軍。十字軍之死亡者。殆將過半。乃渡川而飛入曼梭拉。回教徒閉其市之城門。不使十字軍出。据周圍之地理。以擊十字軍。十字軍不能支。闕然如鳥獸散。路易九世。爲敵所擒。所餘之兵。悉爲俘虜。皆俯伏皈依於回教。以延生命。爾後路易九世。出償金三十萬弗。始免爲敵捕虜。結十年間之平和條約。無顏歸國。誓暫留耶沙烈。穆四年後。始歸國焉。此第六十字軍之歷史也。

第七十字軍 路易九世。歸法國後。歸國未及一日。隱約有十字架之徽章。翳於其肩上。恍然覺悟。以爲是始基督。示我以再征之期也。此事之真僞。雖不可知。然第七十字軍之起因。則已萌芽於是時矣。其後二十有餘年。聖地忽有一大變動。現於其間。蓋爾時聖地之東南方。爲回教徒。屢加襲擊。侵奪之。管轄之。基督教徒。

坐是以渙散者。紛然不絕。然其近地之安德阿撒耶克達伊志利波利等處。猶能於洪濤巨浸之中。堅築城壁以自守。屹然不動。時千二百八十六年。埃及「馬蔑克」統之拔巴者。英物也。勇武善戰。聲振四方。揮其經營手段。陷安德阿撒。虐殺其地居民。凡一萬七千。賣之以爲奴隸者。不下十萬。此等飛報。達於歐洲。十字軍之死灰。乃爲此等反動力。吹噓而起。路易九世。見此情形。愈覺不堪。決意犧牲生命。與回教徒決一死戰。率其子與其兄弟等。向意大利對岸之加些西。取道於的猶尼都府進發。幸而的猶尼都府。無甚守備。不炊兵力而舉之。遂駐兵於同地。已因天氣不和。軍中疫病流行。軍士之斃於疫者。不可勝計。忽而路易九世之子斃。忽而教皇之代表人又斃。而侯族將校。相繼以斃者。踵相接焉。最後路易九世亦染疫病。自知不起。乃招其子與重臣。托以後事。遠征之志。未克償其萬一。竟溘然

逝於軍中。此第七十字軍之歷史也。歐洲歷史中。所稱爲十字軍歷史者。其全體已於是告終矣。

雖然。第七十字軍息後。基督教國與回教國。尙有小衝突。爲十字軍最後之戰爭。亦可繼於前所述七十字軍之後。稱爲第八十字軍。當日者。路易九世沒於軍。英國親王耶多華尙不知其死。出兵以爲之援。至西利。以嚴冬休軍。已而僅率軍千有餘騎。渡西利亞。奪納沙烈。然以軍勢單弱。終不能支。與回教徒結十年休戰條約。悄然歸國。要而言之。吾人自叙述十字軍之開始。以至於此。始有二百年間歷史。誠爲歐洲歷史中。轟然大活劇也。然其結果究何如乎。請於下章述之。

問題 十字軍之起原與回教徒之所業如何。 歐洲基督教徒對於回教徒。有如何之感情。 彼德對於回教徒與基督教徒其感情及其影響如何。

彼德之軍。如何大遭失敗。十字軍之起也。其關係重大。衝突最烈者。厥有七次。可詳言其起因。與其結果。

### ○十字軍之結果

吾人之叙述十字軍歷史也。本來之目的。固不在重舉事實。而在示文明消長之跡也。然欲示文明消長之跡。舍事實又無以爲之證。故每述一歷史。先揭其事實於前。而論其文明消長之跡於後。就吾人前條所述之事實觀之。此二百年間十字軍之歷史。果輸如何之智識。於吾人之腦筋中。現如何之經驗。於吾人之心目中乎。

請先就宗教界言之。十字軍之結果。於宗教界實有莫大之影響。如前所述。當日宗教界。迷信之深。牢不可破。如在英國中。所謂爲魔法。在日耳曼人中。所謂世之

末日。皆迷信之而不悟。騷擾之事。所在紛起。他如奇跡之說。到處流行。最初十字軍之起也。人人赴羅馬。各於其身佩戴聖物之屑片。以爲有聖物以護身。則回教徒之刀劍。俱不能傷。堂堂之大軍。無刀劍矛盾之屬。可恃以爲固。惟執頑然無裨益之基督十字架。以爲先鋒。而翳全軍。即至斷首碎身。尙不知悟。當時有伯納德者。迷信基督。是有種種奇跡者也。能愈盲目。立跛者。逐鬼物。種種奇跡。名震一時。至身臨戰場。而平日之所謂種種奇跡。挾之以自衛者。至此皆無所用之。皇然率其兵以北。敵兵追之。爲大流所阻。彼之身所佩戴之聖物。纍纍然於腰間。乃執聖物。向水大喝。將欲分而二之。以救危急。爾日之水。依然怒濤洶湧。聖物亦無如之何。伯納德意隨洶湧之河水。悠然以逝。葬其身於魚腹。不審惟是。彼時之迷信宗教。罹最悲慘之禍者。尙有小供之十字軍。此小供十字軍。其資格固不能加入十

字軍。然亦十字軍分幹之花也。小供十字軍之起因如何當。日日耳曼一地。有迷信宗教者數人。號於衆曰。我等小供。亦神子也。救主基督有言曰。小供苟皈依我。我不拒之。我等苟應神命而起。誰能敵之。此論一起。各地小供。轟然大集。不告於親。不歸於家。即徒手相號呼。以敵回教徒。不踰時間。來集者不下數千人。比其經法蘭西。入意大利時。紛然來集者。已不下數萬。彼等之相集。固欲赴耶沙烈。加入十字軍。抗回教徒也。而曾無有一人知耶沙烈。穆之在何地者。有勸之使歸者。無如彼等迷信過深。以爲有神導我。有神助我。直將聚異教徒而殲旃。奚患不知道路。於是彼等終不計利害。出地中海。無舟以濟。乃捧其杖。祈禱於神。投其身首於驚波駭浪。冀以橫過洋海。直抵耶沙烈。穆孰知海水無情。竟不惜此等人爲基督信徒。此等生命。爲基督信徒之生命。捲其身首。混入波濤。吁嗟乎。小供十

十字軍。未與異教徒遇。溺者去其半。餓斃於途中者去其半。爲賊擄去。降爲奴隸者。又去其半。得慶生還者。亦九死一生矣。悲慘之境。迷信之愚。可爲一哭。嗚呼。自十字軍起以來。大小凡數千戰。幾全歸失敗。其得奏勝利者。一爲威尼斯大統領之丹多羅。一爲日耳曼帝之佛烈特利二世。之二人者。一則主張無神論。一則公然唱懷疑說。與羅馬教皇絕交者也。然則宗教之觀念。不得不變也。所謂奇跡。不可信者也。所謂神力。無足恃者也。無如當日人未之悟。所以致此大敗。然則此後之人。憑弔十字軍之成跡。吾知必有改其宗教之觀念。而以今之基督教徒爲鑑矣。此十字軍之影響於後日宗教界者也。

請就人種上言之。十字軍之結果。於人種有非常之抵觸力。初十字軍之遠征也。羅馬教皇與其教徒。宣言於衆曰。回教徒。惡魔也。不可留於清淨世界。我等無

論遇其兵士。或其婦女。悉屠殺之。多殺一回教徒。他日天國。必多一分報酬。以故基督教遇異教徒。俱以殘酷之虐殺行之。即如英國。苛稅軍用金於人民。以充十字軍之軍費。對於異教徒。則更有甚焉。凡猶太人寓其國者。皆科以非常稅額。苛稅之後。繼以殺戮。虐殺數千猶太人。於倫敦市中。然則當日歐洲人之待異教徒。殘忍無人理。可見一斑矣。當是時也。歐洲人亦有遠適回教徒與猶太人之鄉里者。見其頗有道義之觀念。忠信之理想。以爲我邦人士。咸詈彼等爲惡魔。深惡而痛絕之。然證之以吾等今日所見。則大不然。於是來往於異教徒間之歐洲人。對於帝國所謂「教人」之福音者。大起懷疑之意。蓋以彼回教徒中。爲土耳其人。固爲蠻野未學。然如亞刺比亞人。波斯人。以及居於小亞細亞。埃及等地之回教徒。自亞烈基山多利亞滅亡以來。浸染於希臘文明。典章文物。蔚然可觀。即以

貿易之隆盛觀之。亦爲歐洲人所未曾夢見。東自支那。印度。南及於亞非利加沿岸。凡觸於服簾者。光怪陸離。眩人心目。爲達馬斯哥之染物。摩沙之絹絲。安德阿撒之珍珠。無限之珍奇財貨。皆由全世界聚來。即此一端。亦可以見回教徒之發達矣。且其兵機軍器。以及一切軍械。亦練習有素。精銳絕倫。故能縱橫馳騫。莫與之敵。路易九世之大敗。卒生此也。反而觀已之十字軍。則只恃聖物奇跡。以作摧鋒陷陣之妄想。逞暴虎憑河之愚勇。施奮擊突戰之頑威。無規律。無法式。其起也。烏合。其終也。闐然鳥獸散耳。以無規律無法式之衆。當進退有度。行兵有法之節制師。毋惑乎十字軍之屢起屢蹶也。故自十字軍之局告終。歐洲人震於東方文明。乃日求進步。漸進漸上。以有今日。此十字軍之影響於後日歐洲者也。雖然。歐人自經十字軍戰爭後。究得何種學問乎。曰。第一自此以後。始悟聖物

奇跡。不過教徒文飾之談。非可恃以爲固。(第二)自此以後。始知回教徒亦有思想。有心情。非如當日我教徒所詈爲蠻野頑悍者。我教徒所創爲「殺人」之福音。大悖公理。(第三)自此後。歐人始取回教徒之智識。進步。爲己等師。(第四)自此以後。得見萬國貿易市場。始擴宇內的見聞。今日歐人商業之發達。蓋胚胎於此。(第五)自此以後。始從事於兵法上之大學問。漸產出今日之軍國民主義。以上所述五者。皆歐人所得於十字軍結果之影響也。蓋歐人經此沮喪後。始知前此之不可以終古。漸養成世界之思想。始出於宇內之各方面。而演出後日之歷史矣。然則十字軍之歷史。不得僅謂爲一時宗教界之騷動。即歐人今日之種種事業。種種學術。竟其委。窮其源。亦在十字軍間也。

問題 十字軍起後。宗教界有如何變遷。十字軍起後。基督教徒對於異教

徒其觀念有如何變化。基督教徒見回教徒之文明與貿易事業。發如何之感情。十字軍結果。歐人得幾何影響。

○當時字內之形勢

吾人叙十字軍之起因及其結果既終。請一言字內之形勢。當此之時。歐洲尚在黑暗時代。然今日光明歐洲。正由此黑暗時代產出。蓋今日之歐洲。此時已胚胎矣。吾人不可不放其炯眼。以窺探當日歐洲。伏處胎內之形勢。

雖然。欲言當時字內之形勢。果從何點提論乎。請舉其切近者。西羅馬帝國之既亡也。据其版圖而先興者。爲法蘭西。法蘭西當沙烈曼大帝時代。縱橫歐洲。攻城略地。組織一大帝國。取法律於羅馬。選文學於希臘。文事武備。無所不至。其極。於時基督教已有管轄歐洲之勢。沙烈曼欲利用之。以治不靜之人心。與教皇相提

携振刷教徒界。利用教育界。布愛之教。以撫御慄悍殺伐之民。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大計。於是基督教復振其爲君士但丁帝養成之勢力。駸駸乎其神權。臨於歷代帝王之上。沙烈曼帝沒後。子孫不堪其任。內訌并作。外憂交起。帝國四分五裂。其結果之形勢。乃分爲日耳曼。法蘭西。二大帝國。戰爭之禍。不絕於書自時厥後。日耳曼方面。與法蘭西方面。又入於封建時代。貴族。軍人。強健者。相與割地稱雄。乃有諸侯。然諸侯與諸侯之間。又互相軋轢。既而諸侯又與帝王相爭。戰鬥之事。無復一年。殺伐之機。日甚一日。當日之民。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怨慘之狀。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諸侯與帝王。既互相爭。宗教乃至無所倚傍。其不隨戰爭之潮流。而蹂躪於馬蹄之下者。能幾何哉。不意宗教界。乃以戰爭之故。勢力倍勝於昔。何也。蓋以當日者。豪僧傑侶。輩出其間。或則於王侯戰爭之間。居中裁判。或則

爲王侯之指導者。以故權力。竟駕王侯而上之。教徒之權。既過王侯。王侯之傑點者。不甘屈伏於教徒下。乃起而思擴張其權。於是由王與侯相爭之局。一變而爲王侯與教皇教徒相爭之局。此等歷史。已於前節屢述之。姑勿具論。請言當時諸種蠻族之歷史。所謂諸種蠻族者。爲東方之「巴」族。西方之丹麥、瑞典等之「斯康達烈邊」族。北方之波蘭、波黑、美亞、俄羅斯之「史老扶」族。彼等皆頑然一物。不知基督教爲何教。希臘羅馬之文化爲如何文化。徒逞其慄悍猛犖之野性。用武力以奪略土地。今也。在於南方。漸組成國民形式。如日耳曼、法蘭西二國。亦常被其侵襲。時起戰禍。無幾何。彼等亦漸受基督教化之感化力。同奉信一宗教。改兄弟姊妹之關係。互通婚姻。如此者是實繙譯文明史。最宜着眼之要點也。何以故彼等之初起。以不同人種風俗之民族。日相接觸。殺伐之外。無所事之。自同歸

於基督後。大戰大爭。時猶不免。然惟其同歸於基督教。同拜一神。同信基督。同讀聖書。同說道德。以及結婚喪祭。行於上下之百般禮儀。皆同依基督教式。職是之故。彼等遂漸化其競爭凌奪之心。同懷一感情。同抱一思想。遂起一民一族一國之觀念。故彼等當日。於政治上之交涉。雖仍如舊日之相爭。至於宗教上之交涉。則相待如兄弟。對異教國。自稱曰基督教國。故觀彼等當日之形式。實爲同戴教皇一大國民也。自是之後。歐洲諸國。團結其勢力。爲一基督教國。回教徒苟來襲。則齊起以拒之。侵入聖地。則協力以逐之。心光眼光所注射。無日不在排拒異教。內國之紛爭。殆化於無形焉。由斯以譚。則宗教感化勢力爲如何。宗教管轄勢力爲如何。識者可以意測之矣。故今日歐人。所以有共同之道德觀念。(即社會之本心)皆於此時鼓造之者也。而鼓造道德觀念之原力。又半出於基督教。此固

不得爲基督教沒者也。

基督教於當時。既具轉移歐洲之勢力。教皇恃其勢力。用種種惡手段。以擴張其神權。不免有腐敗之現象。然其所貢於歐洲文明之方面。亦不爲尠。彼等主張一夫一婦。制王侯之淫佚。創爲「神之休戰」之制。以平爾時暴戾殺伐之氣。其說教以愛之道。義之道。生命之道。爲宗旨。感化之力。無間於上下。其精神直分配於文學界。哲學界。一時學術界之智識。悉出於其教徒中。故其時之教徒。卽社會之教師也。當寺院制度之開也。聚一般之見識家。講求一切學問。世界之廣大。視之如糞土。帝王之尊貴。視之如蟲介。彼等之言曰。「今之逐逐於富貴者。胡爲者也。以五六十年有限之身。欲遂無限之慾壑。生也有涯。欲也無涯。殆已。甚至兄弟鬩牆。父子樹兵。及其死也。靈魂永遠沈淪於地獄。空仰望「拉沙羅」而生羨。何其愚也。」

彼等之理想如是。乃高蹈遠引。長嘯空山。捨己救人之心。炎炎如火。相集而號曰。吾人與其積財貨於一身。其樂湏臾。孰若積功德於天國。其樂永遠。於是所謂武士者。遂起而鼓其義俠心。所謂醫士者。遂起而建設病院。或則入山林而開通道路。或則出市場而製造器具。發揮慈悲之心。極盡活潑之力。務期於其一生。天下之善事。悉以一手一足盡之。汲汲焉惟日不足。然則文化之士台。實基督教徒由此時代（即所謂黑暗時代）造之也。雖然。當日歐洲文化之士台。固半由基督教開之。然文化之方面。又有屬於非宗教的開之者。吾人又不可不注意者也。何以故。希臘羅馬之文物。非世界上一大紀念物乎。及於當日。已爲基督教所併吞。供其使用。然希臘羅馬之文物。原非宗教的。故一時雖爲基督教所併吞。轉能入其中而爲之主。大變化其性質。不觀諸最初之基督教。非厭世主義乎。自併吞希

臘羅馬文物後。乃忽然一變。傾注於世界主義。故希臘羅馬之文物。儼然基督教之師。管轄基督教之勢力。有不能計其程度。高至幾何者。然則希臘羅馬之文物。雖爲基督教所併吞。決非即消焉以漸滅。乃潛滋暗長於基督教中。無有已時。至於後日。更大發展。說者謂希臘羅馬文明。爲歐洲文明之鼻祖。良不誣也。

不寧惟是。當時之政治界。爲基督教所管轄者固多。然王與侯。決不願以之終始。隸屬於基督教。乃起而與教皇相競爭。相衝突。紛擾不絕。如羅馬帝該山憤教皇權勢凌已。大起不平。懷政教分一之理想。誓於其身親見基督教隸屬於已。至乎後日。其理想愈益發達。其結果現於種種方面。遂造成今日歐洲之歷史。且也。通商貿易者。亦然宗教的之方面也。其狀態在當時。究何如乎。自古代來。羅馬之市場。相續於歐洲。在此黑暗時代。凡有事業。宗教界俱管轄之。至紀元一千年。宗教

界對於商業。失審判之能力。各國商業家。乃步武希臘羅馬市民之法程。推廣商業於宗教界外。如意大利海岸。東羅馬帝國。爲宇內各人種衝突之重點。乃孜孜於此點。從事貿易業。舉西方歐洲之品物。而輸出輸入之。獲利最厚。及十字軍之局告終。西歐人種。恍然覺悟。至是而希臘羅馬的非宗教的現世的之種種觀念。愈發達焉。由斯以譚。則後日歐洲研究學術之精神。民權自由之論說。非出於基督教。實希臘羅馬之遺物也。如上所述種種文化之因果。皆非宗教的者也。故歐洲人種之進化。可分爲二時代。自蠻族進化時。爲基督教感化時代。自十字軍起後。漸入於希臘羅馬舊日文物發達時代。此當日宇內之形勢也。讀者與此際。着眼以探歐洲之現狀。則於後日文明消長機關。思過半矣。

問題 今日之歐洲。何以見其由所謂黑暗時代者產出。沙烈曼利用基督

教。後日有何影響。基督教徒何以感化蠻族。基督教貢獻於社會文明之方面。共有幾事。當日非宗教的之方面。對於社會上之勢力如何。希臘羅馬文明。併吞於基督教後。果日消息乎。抑日增長乎。王侯與教皇。相爭之緣起如何。其歷史如何。非宗教的貿易之方面如何。

○日耳曼史

吾人述歷史至此。又不可不歸重於日耳曼史。如前所述。日耳曼帝顯理五世。與羅馬教皇。大起衝突。及其死也。嗣其後者。爲君蘭多與佛列特利二人者。兄弟也。欲繼顯理五世之志。亦與教皇相衝突。當於加穆巴行選舉時。教皇與監督僧。共選沙基蓀之羅德。羅德者。對於教皇與監督僧。表同情者也。君蘭多與佛列特利。不肯承認。揭反對旗。以抗羅德。羅德與巴烏亞納侯顯理合兵。以擊之。君蘭多兄

弟不能支。遂降。羅德乃爲日耳曼主。當羅德時代。丹麥與波蘭。皆臣服於日耳曼。已而羅德以有事於北人。死於途中。以資格論。巴烏亞納之顯理。當嗣其後。然以與時之教皇有隙。遂不與選。君蘭多三世。乃得選爲日耳曼帝。顯理大失望。悒憤以死。其弟威佛奉其子以抗君蘭多三世。勢力薄弱。遂爲君蘭多三世所困。圍城中人坐以待斃。君蘭多三世者。濶達大度之主也。不忍城中之無辜良民。斃於鋒刃。乃布諭於圍城中曰。吾不忍爾等圍城中之婦女。無罪受戮。其各攜所有之貴重物以逃。吾戒吾兵士。決不汝殺也。婦女得此諭。紛紛然攜其夫與其子。自圍城中出。君蘭多三世。見婦女等各挾男子以逃也。執其男子。將殺之。婦女齊聲喧曰。爾主命我等攜貴重物以逃。我等之夫與子。非我等之貴重物乎。我等之貴重物。孰有過於夫與子者乎。今爾等殺我等夫與子。是爾主之言。不足信也。

君蘭多三世大笑。皆赦之。以是觀之。則君蘭多三世。不誠藹然仁人。而有大人之資格者乎。君蘭多三世。既登日耳曼帝位。爲教徒伯納德所動。與法王共起十字軍。以敵回教徒。大敗於君士但丁堡。又敗於小亞細亞。憤憤歸來。失望以沒。其甥佛烈特利嗣之。

佛烈特利之人物。與沙烈曼略相等。其時代之事變。亦繁賾活潑。爲歷史上一大結構。請舉其概。當彼之即日耳曼帝位也。帝國內之服從於彼也。可勿論矣。北方爲丹麥。波蘭。波黑美亞。三半屬國。亦恪盡服從之義務。南方之意大利。則愈益折而入於日耳曼帝國領內。當是時也。意大利之方面。擾亂再見。北人再興師以企獨立。倫巴頓地方。各地之都府。又復相合而締結同盟。皆欲出於日耳曼帝國範圍內。以圖獨立之自由。加以羅馬之布列斯。又有一怪僧。名亞諾德者。縱橫跋扈。

於其間。痛詈爾時之教皇。以爲教皇無功德於世界。不宜收攬世界之土地。與其權利。遂煽動市民。逐教皇亞多利亞四世。且占領羅馬首府。佛烈特利聞之。大怒。即起大軍。馳入意大利。平美蘭之市府。敗怪僧亞喏德。而擒之。復亞多利亞四世教皇之位。以怪僧亞喏德致於亞多利亞四世。任其如何處分。亞多利亞乃燒殺亞喏德。羅馬市民大怒。埋伏於泰巴橋上。將乘佛烈特利過此。起而殺之。幸得前所述巴烏亞納顯理之子營救。始得免於死。既歸日耳曼。感顯理子救已。以亞烏巴納封之。而教皇亞多利亞四世。不惟不感佛烈特利救已。且唱言自今以後。日耳曼帝當服屬於教皇。如其臣下。佛烈特利親謂羅馬。將數其罪而廢之。適亞多利亞已死。乃更選亞烈基山德三世爲教皇。已亞烈基山德三世。與佛烈特利不相能。又得英法爲之援。乃與佛烈特利絕交。佛烈特利召集與已表同情之監督

僧。更選教皇。稱爲威克德四世。方欲以兵攻亞烈基山德。會美蘭反。乃先征之。已而威克德死。又選教皇。稱之曰巴斯加三世。會威尼斯各地之市府民又反。彼等市民之所以反者。蓋惡佛烈特利之專橫。乃同戴正統教皇亞烈基山德。於意大利建設亞烈山德利亞新市府。佛烈特利更怒不可止。又以大軍臨之。大敗而歸。於時顯理子之勢力。較前更大。征當時之非基督教國民。威志由耶伯河至萊因河之地。皆自領焉。佛烈特利將討之。繼以時勢未可得利。乃姑容之。而更入意大利。與亞烈基山德三世締和。廢已所選舉之教皇。更與揭反對旗諸市府締和。許其獨立於帝國下。外患既平。乃歸而攻顯理子。顯理子者。亦傑物也。然以睥睨自大。前日附屬之諸侯。皆離異以去。遂大爲佛烈特利所敗。遁於英國。於時佛烈特利見內憂外患。俱已平定。乃起第三十字軍。以敵回教徒。不幸於取道小亞細

亞。直趨君士但丁堡時。溺於水以死。其詳見於前所述十字軍中。佛烈特利死之年。實紀元千八百八十九年也。

佛烈特利既死。其子嗣之。是爲顯理六世。當是時也。意大利與北人。更與日耳曼帝國生葛藤。而前所述顯理子。又與英王利梯子。私相結納。翻然歸來。對於顯理六世。揭反對旗。嗣以英王利梯子。率十字軍歸國。至半途。誤爲日耳曼國所捕。顯理子是以不克逞志於日耳曼。顯理六世。既無內顧之憂。挾其全力。注意以平外患。遂入意大利。征平北人。奏凱言歸。內憂外患。兩無所慮。乃欲改定日耳曼帝王之選舉法。爲私之子孫計。諸侯皆反對之。已又與西班牙并法蘭西與已帝國內諸侯謀之。行將集事矣。不意病死。事不果成。顯理六世之病死也。其子佛烈特利猶幼。乃以前王佛烈特利一世之子名飛利者。嗣之。時諸侯之間。持異論者。相續

不絕。又有教皇并哥倫之監督僧。與英王利楂。互相應援。與異論之諸侯聯合。而舉前所述顯理子之子阿多四世。即日耳曼帝位。於是日耳曼國中。乃有二帝。一國有二帝。戰爭之禍。其相結而不解者。理也。亦勢也。然是戰爭之結果。飛利大獲勝利。阿多既失敗。乃退避於沙基蓀。以圖後舉。未幾。飛利爲人所暗殺。阿多乘此時機。崛然再起。吹噓死灰。使之復燃。方布置一切。自鳴得意。不意有大敵。起於肘腋間。大敵惟何。則顯理六世之子。此時年已長成。崛起於意大利。阿多見其勢大。乃與英國。締結同盟以拒之。顯理六世之子。則又與法國締結同盟以攻之。阿多大敗。顯理六世子遂登日耳曼帝位。是爲佛烈特利二世。

佛烈特利二世者。英武不世出之主也。其父顯理六世死時。彼以年幼。不得嗣立。與母共赴意大利。從教皇伊喏星三世。受宗教之教育。然彼之性質。與宗教格格

不相入。輕視教會。大不以教皇干涉世界之政權爲然。對於宗教。有極端懷疑之思想。及其即位。先揮其敏銳之手段。鎮定內亂。意大利各地之不服從於己者。悉征平之。威振全國。已而十字軍起。應教皇克烈哥利九世之請。起兵爲之援。及於中途。又引兵還。教皇與之絕交。彼亦毫不爲意。終乃赴耶沙烈穆。與回教徒結平和之局。自是以後。與教皇相爭。殆無已時。彼之言曰。「凡教皇者。所謂教之皇也。今彼乃以教皇而干涉政權。是真以帝王之帝王自居矣。毋乃與教皇之名。大刺謬乎。」彼之言如是。故對於宗教。加以極端之反對。爾時教徒。始以禽獸視之。且以其唱種種異說。恐國之人爲其喚醒。而搖奪己等之宗教也。以故教徒社會。大嫉忌之。大與彼反對。波濤捲來。勢將漂流佛烈特利二世之帝席。佛烈特利二世。乃使其子顯理攝日耳曼帝國政。已則直赴意大利之領地。與教皇相持。於是佛

烈特利二世對於宗教界起莫大之衝突。至紀元千二百五十年。英武之佛烈特利二世忽歿。

當佛烈特利二世赴意大利與教皇衝突時。命子顯理攝政。顯理利其父不在國。包藏禍心。以故佛烈特利二世沒後。顯理不得立。而立其弟爲日耳曼帝。是爲君蘭多四世。於時日耳曼國內。侯國分立。市府形成。各有割地稱雄之志。無復統一之舊觀。韃靼人乘其弊。乃襲之。則有成吉思汗者。與其大將屠俄國而南下。直迫日耳曼界。諸侯皆震懼。莫敢櫻其鋒。獨西里斯威有一貴族。名顯理者。奮勇與之戰。韃靼人不克進。乃劫掠匈牙利而去。君蘭多四世之即位。非當時之教皇所欲也。於是教皇集召與已表同情者。議廢之。更立拉斯佛爲日耳曼帝。以擊君蘭多四世。繼又立和蘭之威廉。然終不能顛覆君蘭多四世。內亂相尋。兵連禍結。殆無

寧日。各地之小諸侯與小市府。遂乘此內亂。知帝室於已等。有鞭長莫及之勢。乃相繼獨立以去。自時厥後。日耳曼帝國。遂成無數之割據國。此等割據國。不附君蘭多四世。亦不表同情於威廉。惟相與作壁上觀。保領內之無事。時意大利之西利。又有曼佛烈與君拉丹相繼而起。即日耳曼帝位。教皇拒之。而以帝位與法王之兄弟檣烈士。檣烈士得教皇承認。以兵擊曼佛烈與君拉丹。悉平之。於是日耳曼帝之血統。從此斷絕。時紀元千二百六十八年也。

嗟呼。吾人所述之歷史。雖云簡略。然當日變遷之狀態。已略盡於是。吾人苟潛心於此間。尋其沿革消長之機。於吾人之智識經驗。其擴進也。誠匪淺鮮。(第一)如帝王與羅馬教皇之衝突。其事跡現於吾人心目間者。殆不勝其煩。然非先詳知於此。則無以知後日宗教改革之原因。且無以知當日宗教管轄歐洲之勢力。如

何廣大。影響歐洲之後日。如何久遠也。(第二)得知帝王如何銳意。以組織真正之帝國。不依教徒之選舉。勉力以造成子孫持續之帝國形式。由是而降。至十九世紀。德意志大帝國之組織。已於是時胚胎。(第三)於此擾亂不絕之中。或爲內亂。或爲外憂。或爲暗殺。或爲斬首。或爲廢謫。當時之帝王。半罹此種悲慘運命。後日革命風潮。震蕩於歐洲天地。發揚其國民思想。屢屢傾覆帝室。諸種革命鼎新事業。已於是時萌芽。(第四)自是以後。國民皆知帝王不足恃。不可不經營自治力。以講求自衛之道。各地之小諸侯與小市府。皆善成獨立之形體。組織自治之政策。後日國民的國家與自由的社會。皆自此時產出。凡此四者。皆歐洲中古歷史之大有影響於後日者也。吾人於此處。不可不注以驗其沿革之跡。尋其消長之機也。

問題 羅馬教皇并監督僧。與顯理五世嗣子。起如何之衝突。羅德時代之日耳曼如何。君蘭多之爲人如何。其末路如何。佛烈特利時代。日耳曼之形勢如何。佛烈特利對於教皇。有如何之交涉。佛烈特利二世爲如何之人物。其對於宗教。有如何之觀念。韃靼人對於日耳曼國之情狀如何。本章所述日耳曼史。其影響於歐洲後日者。共有幾事。

### ○法蘭西史

吾人前所述之法蘭西史。至飛利一世時代。與教皇亞邦生隙。相持不下。已而十字軍起。亞邦以急欲捍禦異教。遂與飛利一世要好。爭論中正。十字軍之起也。哥多佛烈與波多溫等皆出而治軍於巴烈泰。飛利益無所忌。晏然居國。放侈淫佚。無所不至。終於紀元千百八年。在位凡閱四十年。繼之即位者。是爲路易六世。

路易六世以千八百八年即位。沒於千三百三十七年。在位殆三十年。當彼時代。可書之事。不一而足。請略舉其重大者。(第一)則王與市民與封建貴族間之爭鬥是也。當是時也。封建制度之盛。殆達極點。諸侯各於其方面。構築城壁。組織軍備。割據稱雄。不奉王命。對於領地。任意以科苛酷之重稅。無有鑒心。所謂武士者。行同盜賊。恃其武力。以凌平民。市民携金錢。行於市途。則出其不意。租而劫之。亂暴無極。莫敢過問。路易六世與一國之執政者。謀所以禁制之。卒不能止。乃布令於國中國民。隨其地募有志之士。加以帝室之兵士。以討跋扈之諸侯。亂暴之武士。國民對於此盜賊的貴族。皆切齒痛心。久欲除之。而未得間。今者見帝室布此令。表同情而來投者。頗不乏人。加以各地寺院中。所謂寺院武士者。亦與王與市民表同情。起而爲之助。於是王與教徒與市民。對於封建貴族。爭鬥大起。教徒與市民。

以援王故。乘間要求於王。與已等以自然之權利。增加獨立自治之勢力。職是之故。介於王與封建貴族之間。又有所謂市府或地方廳者。起於其間。而市府與地方廳。又要求於路易六世。國家有事。已等願供給兵士與兵費於王家。王家亦應與已等共具共和的之治體。已等於已地組織議會。除重大事件外。可由已等議會之意見決行之。於是國民乃漸得行政之特權。爲後日自由之萌芽。此一事也。

(第二)則爲路易二世與英王顯理一世交戰之事也。此戰爭之原因。紛紜錯雜。其詳細有非紙筆所能盡者。然其原因之大者。則實以那曼之被奪於英。蓋那曼原爲法領內一侯國。英忽奪之。置之於已管轄之下。故那曼與英國與法國之間。紛擾常不絕。此一事也。

(第三)則爲起於路易六世時代學校派之哲學也。此派哲學智識之發達。不讓於歐洲他項之學術。發明此派哲學者爲誰。則宿徹是也。

宿氏爲德斯寺之教徒。爲路易六世之顧問官。盡力以與路易六世相助爲理。其建治國策。主張平和的。置視察官以巡查國內。政體之利者興之。害者除之。民食其德不淺。於時十字軍之戰爭正烈。歐洲各國咸陷於狂熱迷信。置黃金於虛牝。以生命爲犧牲。從事於此戰爭者實繁有徒。然卒無益。且大有害。彼獨以鎮靜之氣。撫御國內人民。專以盡力於人道爲宗旨。法國以是得稍紓於難。此又一事也。

無幾。路易六世殂。其子即位。是爲路易七世。路易七世時代。復與教皇起衝突。凡敵地之居民。避難於寺院者。悉燒殺之。計被燒者。一千三百人有奇。既而悔之。與教皇締和。適值伯納德起第二十字軍。路易七世自計。以爲非盡力與十字軍相助爲理。不足以償前日暴虐之罪。乃以兵隊加入於第二十字軍。顧問官宿撒苦

諫不聽。遂舉大軍而耶沙烈穆進發。終歸失敗。與日耳曼帝君蘭多僅以身免。逕於耶沙烈穆辱國喪師。無可爲計。相對作楚囚泣。無已。復歸本國。其歸國也。又與其妻伊麗約納占脫輻之災。彼遂大怒。與其妻離異。伊麗約納遂改適那曼之顯理職是之故。對於那曼與英國。又致兵連禍結。外憂交集。民窮財困。各地市民。乘其有外憂。無暇計及內也。要求種種特權。路易七世。不堪其擾。抑挹以死。雖然。路易七世於外憂固不能禦之。而性質溫和。樂徇人情。其施政也。所謂社會問題（即貧民問題）者。尤注意焉。故其身種種恩惠政治。膏澤下於民者。實匪淺鮮云。

路易七世既歿。其子即位。是爲飛利二世。飛利二世。不似其父。果斷猛行。以才武稱者也。其即位也。首爲教會撥張勢力。時有巴庚德侯者。諸侯中之强大者也。橫

奪教會領地。飛利二世聞之。擊巴庚德侯。還附領地於教會。次則征服異端者。猶太人之教。與基督教異者也。逐之於國境外。凡污辱教會者。如賭博者。辱神者。破落者。皆設爲懲罰之法律。以阻制之。聲威大振於國內。又與舊有夙怨之英國。大起衝突。繼以第三十字軍起。欲得英國爲之助。始從教皇與諸教徒之請。與英國締和。於是非利二世遂與英王利楂子。協力以題十字軍。及於中途。非利二世引其軍歸。乘利楂本國之無備。而襲擊之。掠奪那曼之領地。利楂聞法王賣己。尾而擊之。該爲日耳曼所捕。無間。得出日耳曼。與非利二世起數年之大戰爭。已而利楂死。英國之王位紛爭者不絕。非利乃以代平內亂。正名位爲名。以兵加英國。直趨那曼。奪英領地之大部分以去。於是法國之國力較之前日。大爲增加。非利二世欲得國內教徒之助力。以統一諸侯。乃於各市府與以諸種自治之特權。於

時法蘭西國內恍爲沙烈曼時代教徒之勢。風起潮發。貴族議會再興。設一立法府。由六大諸侯與監督僧組織之。當時第三之十字軍既歸失敗。宗教方面遂有創種種之懷疑論者起。橫暴之教徒亦各自執一說。異端者紛然而起。或者曰。基督教之名義。決不可於政治上有所干涉。或又曰。今日所稱爲正統派者。禮拜肖像實與聖書垂戒之明文相反。其餘異端與異說。囂然鳴於一時者不下七八種。貴族黨多爲其主動力。教皇伊諾星三世見教內尚如此紛爭。焉能禁阻外教之。不侵凌。乃起所稱爲內十字軍者。以平教內之紛爭。嚴爲探索。一時所謂爲異端者。悉逮捕之。或殺以刀鋸。或殺以水火。殘暴凶狠。殆無人理。時有多崙侯曰雷猛者。主張溫和說者也。見教皇如此凶暴。大爲不平。於時助教皇爲虐者。曼多佛阿伯西猛也。雷猛以爲欲制教皇之虐威。當先制其手足。乃與西猛大起戰爭。時稱

此戰爭爲「亞彼德普斯」之戰爭云。已而教皇與英王忽生間隙。法王乘之直襲英國。英王大懼。復與教皇要好。既又於英吉利日耳曼之方面啓大戰爭。此戰爭實爲中世紀有名之戰爭。日耳曼爲之主。率歐洲率諸小國共十五萬人。卒爲非利所破。於是法蘭西在歐洲中遂爲勢大最雄大之國。吾人常論之。自沙烈曼大帝以後。非利二世實爲法國中興之祖。然飛利二世不僅能以武力擴張其領土。且能以文學治其領土。彼於歐洲黑暗時代。獨能放其眼光。注意學術。擴充巴黎之大學。取法律於羅馬。吸文學於希臘。立鞏固之司法權。以安人心。法蘭西立國以來。如彼者亦不世出之主也。及其末年。所謂第四十字軍起。彼乃以間接力。轄東羅馬帝國。威力隆然。震於內外。非所謂能建偉大之事業者哉。在位凡四十二年。保其榮名以終。時紀元千二百二十年也。

非利二世殂。其子即位。是爲路易八世。路易八世時代。可記之事甚尠。惟與英王顯理三世。有戰爭之交涉。再起國內十字軍。以擊多崙之雷猛軍。經途中。會布羅威之市民。與之反對。苦戰良久。始得破之。大軍方進發。而路易八世。忽病死於多崙途中。或曰。是非病死。蓋爲人所毒殺也。其信與否。不可得而知。時紀元千二百二十六年也。

路易八世殂。其子即位。是爲路易九世。路易九世之母曰布蘭克。雖曰巾幗。實與丈夫無異。代子攝政。百事皆取決焉。其見諸行事之政跡。亦頗當人意。然逞殘忍之性。再行探索異端。國內騷然。彼猶對於異端者。不少假借。其改信者赦之。不改信者。則不待教。即誅之。坐是以斃命者。不可勝計。及路易九世毅政後。勵精圖治。振其大權。諸侯有不服從者。則以大兵擊之。使悉俯首帖耳。爲己之臣民。建樹得

未首有之大業。雖然。以日耳曼帝之才力。欲舉國內諸侯。服從統一於帝權下。尙覺憂憂其難。卒不得逞其志。而路易九世。才能不及中庸。非有沙烈曼之雄偉。亞佛烈之精明。胡以能統一國內。若運諸掌上。而絕不見破懷決裂之患。蓋以非利二世沒後。餘威猶震。法蘭西王國。於彼時已有確立之勢。路易九世。乘其餘勢。執敲扑以鞭笞諸侯。故事半而功倍也。已又興第七十字軍。沒於途中。路易九世之初年。政跡庸劣。無足紀者。中道幡然大變。布善政以利民濟物。一時稱賢主焉。索之中古。蓋亦不數覩者也。至於後世。稱之者猶不絕。亦可以見其人之價值矣。死之年。實紀元千二百七十年也。

記者曰。以上所述者。皆當日法國史中最宜注目之重點也。蓋在此時代。法蘭西王國之基礎。於以建立。後日之能飛鳴於歐洲者。已於此胚胎矣。自路易六世之

始即位也。王國之領土。不過巴黎、茂蘭、阿利、里斯、諸都府。及其近邊三四之郡區而已。外之諸侯。割地稱雄。大有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奉王命之意。降及於路易九世時代。振其國威。以征不庭。歷纍世之君主。相與竭力以組織之。至是而向不服從之諸侯。盡爲隸屬矣。即如那曼之地。爲英國併吞以去也。歷有年所。至是則恢復舊物。爲已之特有領地。國境日拓。較之路易六世時代。城不可以道里計。自是之外。更擴張廣大之版圖。如耶沙烈、穆政府。則法之諸侯管轄之。君士但丁堡都府。則法之將校占領之。至於意大利與北亞非利加之加星西。亦皆仰鼻息於法之勢力之下。堂哉皇哉。不可不稱爲法國中古之全盛時代矣。雖然是又非賢君豪主。歷世而出。不足以及此。人有言曰。人物者。左右國家之興亡者也。豈然乎。問題 法王之起。第一十字軍者爲誰。 路易六世時代之武族。其情狀如

何。路易六世欲制武族。用如何之政策。教徒與市民。在此時代。得如何之利益。宿撤爲如何人物。路易七世施如何之政治。顯理二世創制如何之法律。當時基督教會內。異端者之情狀如何。非利二世文學上之功績如何。其對於國內國外之勢力如何。由路易六世至路易九世。法蘭西國力之消長如何。

○英國史

十字軍之局告終後。法蘭西與日耳曼之歷史。既如上所述矣。吾人於此。請更述英國之歷史。英國自威廉死。(歷史家所稱爲征服者是也)其子嗣之。是爲顯理一世。顯理一世之併吞心。過於乃父。乃父之將死也。其豫言曰。我死之後。後日之天下。其將屬於顯理乎。顯理一世既即位。勉力以收拾民心。其第一政策。則

與個人或市府或州郡以夥多之免許狀。所謂免許狀者。蓋由王保護個人之權利。或市府州郡之權利。卽結財產與生命等之保證約是也。其妻亦才學并茂。相助爲理。乘十字軍之紛亂。畧奪那曼之領土。育一子一女。以子嗣已後。而以女嫁日耳曼帝。無何。日耳曼帝死。其女再適法國之安西哥烏伯。其子以不戒於水。泛舟於海峽。溺焉。於是顯理一世失其後繼者。國中之有權力者。皆耽耽以注視王位矣。無何。顯理一世亦死。國中無主。內亂叢生。內亂者何。卽其女瑪的克（卽適日耳曼帝再適法國安西哥伯者）與其甥斯德佛英互欲入登王位。相持不下是也。斯德佛英豁達大度。不似瑪的克陰險。加以英國民不喜推戴女王。以故國民之表同情於斯德佛英者。居其大半。且當時商業漸次發達。倫敦市民之權力。與王侯幾相埒。斯德佛英得此等市民爲助。以對瑪的克大得以順禦逆之勢。然瑪

的克以其母故得斯哥蘭多王。與其弟克路些士德侯（即顯理一世之庶子）二人相助。勢力亦不薄弱。而能與斯德佛英抗。因此內亂。英國人蒙其害者。怨慘不可以言狀。蓋以戰爭既久。民習於猛惡之氣。諸侯與武族。又從而揚其亂暴之波。民既困於戰爭。不能從事耕織。遂無所得衣食。老弱者轉溝渠。強壯者爲盜賊。苛稅徵發。又相繼而至。顯理一世所立之免許狀。全陷於有名無實。暴族橫行於國中。民有財產。則劫奪之。民於幼子。則掠賣之。民有婦女。則奸淫之。有敢抗者。則即斃其生命。斯德佛英與瑪的克日相戰爭。且不暇。無如此武族何。內亂相尋。歷十九年。人疲財窮。師老國弊。人人皆有厭亂心。遂納羅馬教皇與諸監督僧之裁判。締結平和之約。以斯德佛英爲英王。而以瑪的克之子爲之後。武夫脫劍以噀於市。農人携鋤而事於田疇。司法與警察之大權。亦漸復其舊。盜賊匿跡。暴族消

聲。上下一體。各得其所。不復爲前日之密雲毒霧。闇無天日之時代矣。時紀元千  
百五十四年也。

嗣後瑪的克之子即英王位。是爲顯理二世。彼者亦才武不世出之主也。在位凡  
三十五年。治跡燦著於歷史者。歷歷在人耳目。彼注意學術。主張平和。留意民間  
疾苦。有賢君名主風。常微服巡行領內。視察於公私之間。當其怒也。如雷霆震於  
半空。國內靡不被其影響。然不傷於暴。平時以溫和接人。藹然可親。國之人畏而  
愛之。惟其妻係與法王離異。再適於彼。毒烈猛悍。彼之一生。受其累者不尠。然彼  
所施之政。實足以彌補顯理一世時代之缺陷。振起十九年內亂之瘡痍。開拓前  
此未有之強大國。如法國之蔑音與安西哥烏。則由其父之力而得之。波多與克  
伊耶烈。則由其妻之力而得之。斯哥蘭多與威爾士與愛爾蘭以及法之布利他

尼則以已之力征經營而得之。領土之廣大爲英國立國以來所未有。蓋亦盛矣。然其領有愛爾蘭也。有多少之衝突。起于其間。蓋愛爾蘭爲「撒爾多」人種。自古代以來。共對於英國也。不啻如贅疣。且以宗教各異。感情乃至大不同。轆轤之事。無歲無之。顯理二世之入主英國也。以其母論。固屬英人。以其父論。則爲那曼人。英人與那曼人相視如仇敵。顯理二世欲調停於二者之間。遂使那曼人與英人通婚。使上下共結一團體。協力以當法蘭西人與日耳曼人。然猶以爲未足也。故復欲并吞愛爾蘭。誓征服之。爲已臣下。於時愛爾蘭分爲獨立國凡五。內亂無絕時。基督教已漸及之。然愛爾蘭据居孤島。世界文明之空氣。一無所接觸。基督教汎濫於其國時。彼等之迷信。殆流至於不可思議之境。以爲人苟有罪過。爲天神所罰。則直化爲動物云。愛爾蘭自爲英國所征服後。伏於其政體下。常不能堪。聚

不同人種不同宗教之人同處於一王政體下其粉糶百出也固宜。

當顯理二世時代現出之事最重大者則與羅馬教皇之競爭是也。此競爭歷史雖散見於大陸歷史。然欲知英國當時形勢則此點又不可從略。請略言之。英國之立國其性質與法國西日耳曼稍異。其直接與羅馬教皇起衝突者蓋甚稀焉。後以漸擴其領地於意大利之境。教會對於其國之勢力遂逐漸強大。教皇克烈哥利七世之飛揚於歐洲也。驚濤駭浪波及英國。自有教會以來。監督僧之就職者必授以指環與杖。習例也。在於英國。昔也此等權操之於王。今也悉爲教皇所握。耳。審判人民之權。昔也。不問僧俗。俱受審判於國家之法庭。今也。則教徒自設裁判所。以審判其教中人。不復服於王權之下。顯理二世以爲天無二日。地無二王。今教皇如此專橫。不可不與之抗。適康達布利之大僧正缺位。彼乃不諳於教

皇即由己意以宮中僧伯撒捕授之於是與教皇積不相能大有非戰不能終局之意然伯撒却不附顯理而附教皇顯理又召集國內之監督僧并重臣等諭之曰「自今以往凡英國民毋論僧俗皆受國王之裁判」伯撒大不以爲然又恐顯理加害於己乃逃去其後顯理立其子爲皇太子舉行立嗣儀式司其式者原屬康達布利之大僧正顯理不以命伯撒而命哥克之大僧正舉行之伯撒大憤訴於教皇將以絕交之大刑施於顯理所謂絕交之刑者略述於前爲宗教界非常之大刑人若受此刑則羣以爲不祥趨而避生受人詛死無人葬在今日開明之世人固不爲此等空說所愚然在當日則人人迷信之雖破國亡家決不願受此刑蓋迷信之心使然也顯理則直受之而不驚然職是故而英國內又產出一新現象則國民反對於顯理是也顯理之在位也頗得民心自與教會爭後國民

多有不附之者。此何以故。蓋在中古時。教會之權力與王權武權相埒。然國民對於教會。則視二者尤爲親切。至若貧民。則與教會尤有親切之關係。試觀當日。建病院者誰乎。教徒也。爲事物之教師者誰乎。教徒也。武族與盜賊。草芥人民之生命。劫奪人民之財產。保護之者誰乎。教徒也。今者見顯理欲以教會置於王權之下。故一般之國民羣起而反對之。一則因對於教會迷信心深。一則因對於教會。有以上諸種之關係也。於是百喙同聲。詈顯理。頌伯撒。伯撒見民心如此。欲利用之。乘機歸國。顯理時在那曼。聞伯撒來歸。大怒曰。何物伯撒。敢與我抗。誰爲我斃彼者。乃使武士刺伯撒。刺客入伯撒室。伯撒一無所驚。武士大叫曰。吾等來殺謀反人。伯撒徐應之曰。余非謀反人。余神之教徒也。遂斃於刃。國人聞其死。益崇拜之。收其骨而祭之。而教會之氣焰。乃日炎炎而不可正。顯理既殺伯撒。

其目的仍不能達。前日之領土。相率叛去。龐然大王國。漸有四分五裂之勢。乃與教皇媾和。來歸英國。裸跣詣伯撒之墓。懺悔前罪。讀者觀於此。則知當日政教相軋之故矣。顯理二世。既與教皇媾和。懺悔前罪。國民復歸附之。恢復前日失墜之名譽。未幾忽歿。時紀元千百八十九年也。

顯理二世之子雖多。然皆各附其母。而不附已。多有背之而謀反者。諸子中有一子。校之諸子。稍覺從順。顯理二世之死也。彼即嗣立。是爲利榿一世。利榿二世之歷史。吾人於述十字軍歷史時。既略述之。跡其生平觀之。誠不可不謂爲令主。且武勇而有俠骨者也。彼自十字軍歸。該爲日耳曼所捕。出莫大之償金。始得免歸。歸即與法王飛利二世。毒戰於那曼。正相持閒。尙未知鹿死誰手。而已軍中有一武族。忽叛已。彼乃將兵圍其城。行將陷之矣。忽飛矢來。直貫其肩。負重傷。瀕於

死者數矣。乃令於軍中曰：「汝等破敵軍。所有男子。悉屠之。惟生俘此射我者見我。兵士應其命。鼓勇而進。大破敵軍。生俘射利楂者以獻。利楂見之。髮上衝冠。大聲疾呼以詈之。被俘者亦怒目裂眦。相向而詈之。曰：「利楂。只容汝殺人。不容人殺汝乎。吾之父與吾之兄弟二人。俱斃於汝。吾今者。亦射殺汝。復吾父與吾兄弟之仇。吾願已足矣。汝其速殺吾。吾不汝懼。亦不汝怨也。」利楂聞其言。俯首如有所思。莞爾而笑曰：「汝真勇士。吾不忍殺汝。」縱之使去。未幾傷重不能支。溘然以逝。觀於此。則利楂一世之勇俠。可見一斑矣。

利楂一世死。無子。其弟西哥嗣之。時又有亞沙者。利楂一世亡兄之子也。以得法王并其母家布利他尼侯。爲之援助。遂起而與西哥爭王位。又開一大戰爭。此戰爭之結果。勝利歸於西哥。生俘亞沙。以非刑虐殺之。法王非利二世。正欲尋隙與

英戰。今聞西哥如此無道。乃興師以問罪。西哥不能敵。遂爲非利二世復奪那曼領地以去。於是那曼仍爲法國之屬國。西哥失其祖國。英國民卻不以爲意。蓋以爲此後外國管轄之觀念始可絕。且可以團結宗教一致。人種一致之國民。自時厥後。英國與那曼之區別。全然除去。

在中古時。歐洲諸國帝王。與教皇之衝突。層見疊出。即如英國。其與教皇衝突之大者。既見於顯理二世時代。又見於西哥時代。西哥與教皇競爭之結果。遂產出有名自由之紀念。爲後日自由歷史之大影響。然則其競爭之歷史究如何。請略言之。西哥者。既無顯理一世之量。又無顯理二世之勇。而大以教皇壓已爲憾。一日康達布利之大僧正位缺。選相續者。西哥欲選已所好之人。教徒社會。則又別選一人相持不下。遂釀出絕大之紛擾。已而以之質於教皇伊諾星三世。教皇俱

斥之而自選已所好之蘭克頓任之。如例康達布利之大僧正由教徒與王合同而選之。教皇不能干預。今者教皇自行選舉與例相違。西哥据例以峻拒之。且禁教皇所選之僧正不許入英國境。教皇大怒。遂舉英國全體俱處以絕交之刑。所謂「全國絕交」者。在中古時實爲非常之大事件。若有受此刑之國。則其國內不得設禮拜之教會堂。不得葬屍於墓地。若有人死。則穿溝以埋之。有如貓犬。不得發一句之祈禱言。不得唱一句之讚美歌。蓋以當日人民迷信宗教。苟不得奉教。則有國如無國。故視此「全國絕交」爲莫大之刑。教皇之所以挾制帝王者。亦全恃此。西哥受此刑。尙不爲之屈。更逞其狂妄之氣。不惟對於教徒惟然。即對其臣下亦爲狼藉之舉動。豪商之金錢。則強奪之。貴族之妻女。則奸淫之。貴族皆有貳志。於是教皇與法王將乘其弊而据其國。西哥大懼。急與教皇媾和。爾時教皇

之舉動。有乖英人之感情。不肯承認其處置。適教皇所選康達布利之大僧正蘭克頓來康達布利履任。彼實爲一代之豪僧。久不滿意於西哥之暴政。乃開教徒會於倫敦。并召集一時貴族。宣言如西哥之暴虐。我等國民。不可不自組織保護之憲法。國之人翕然應之。爰斟酌各等人民之利害。草創自由大免狀。迫西哥使調印之。西哥不允。欲以武力與之抗。然爾時貴族與武士。皆不肯應其命。彼不得已。聽其發布。於是英國之自由憲法。於此時乃出現於世界。其憲法之要點如何。請略舉之。(第一)如往古例。開賢人會。所有一切租稅。王不得任意徵收。(第二)確立司法權。王不得任意科人民以罪過。(第三)從來罰金之制度。視王意以定多少之額。所罰之金。又俱爲王一人所得。自是以後。俱委之法官。王不得有所異議。(第四)從來凡有貴族物故。以王權一足即可奪其所領。自是以後。不得如是。

(第五)從來王所用之牛馬。以及一切物。俱取諸民間。不償金價。自是以後。亦不得如是。如此憲法。在於當日。雖無甚効力。然既已發布。留此自由大紀念跡於世界。不得不謂爲後世自由歷史之一大影響也。西哥於此憲法。雖聽其發布。然實未調印。且不惟不調印。更遣人馳報教皇曰。願假教皇之力。以壓人民。而拯救余。自今以後。毋論何事。惟教皇之命是聽。教皇許之。乃馳使言於英國諸教會。并布令於英國國民曰。君等之憲法。皆出於強請的。其取消之。武族與人民聞之。憤怒不可制止。而倫敦市民與其知事。更熱心以提倡自由者也。以教皇無德。公然詈之。教皇乃全舉倫敦市民。處之以絕交之刑。對於武族尤嚴御之。雖然。此次絕交之挾制。則不能奏效。爾時倫敦市民。有倡懷疑論者。號於衆曰。人生於世界。即有對於世界之自由權。彼教皇何物。乃以一人而收攬國中之大權。彼之所

以爲此暴戾。酷待我等者。蓋利用我等之迷信宗教。故以宗教愚我。而乃絕交。脅我是侵害我等之自由。即自由之敵也。自由之敵。即神之敵也。彼雖與我絕交。不許我奉教。我即自由奉教。彼其如我何。此論一出。於是武族與市民與康達布利之大僧正蘭克頓及其他之教徒。皆起而與教皇爲敵。教皇雖與之絕交。然倫敦市之諸教會。則依然執行宗教之禮拜儀式。教皇亦無如之何。是爲宗教革命之先聲。吾人就前條所述之日耳曼史。法蘭西史。與本節所述之英國史觀之。歷代君主。率皆以帝王之大權。不能敵羅馬教皇。今也教皇之權。胡以衰退也。若此。蓋自十字軍之起也。人人漸知宗教之無足恃。迷信漸覺。對於宗教唱懷疑論者。不啻非宗教中人。惟然。即教徒亦漸有之。教皇見絕交不能奏效。始大憂懼。以爲蘭克頓爲已所推引。招之使來。則市民之氣自衰。蘭克頓不應其招。聽彼絕交。蓋

蘭克頓爾時心目中。只知有自由。不知有教皇也。西哥見教皇無能爲力。乃招集臣下。以壓制市民。臣下亦不應其招。乃爲無聊之計。召外兵以除內患。而所招來之外兵。亦無所施其捕救之計。且非止無所補救已也。又恣奪掠。奸婦女。混擾混亂。無所不至。英國之貴族。以爲長此擾亂。不可以終古也。乃謀招西哥之姪名路易者。以即王位。無何而西哥以急病死。其子顯理僅九歲。繼之即位。時紀元千二百十六年也。

顯理繼西哥即位。是爲顯理三世。貴族所招來之路易。與顯理爭位。然人心不在路易。遂致失敗。顯理三世晏然撫有英國。凡五十六年。當其初即位時。年幼不能聽國政。康達布利之大僧正蘭克頓實尸之。守自由大免狀之誓言。即前日蘭克頓所招集國民發布之憲法也。此憲法大不利於王家。顯理三世之佞臣。皆勸彼

破壞之。然有所憚於蘭克頓。故不敢發。已而蘭克頓死。顯理三世乃以己之所好者代其任。又請於教皇。爲之援助。約以十分之一稅。徵英國民之不動產物。教皇從其請。使人送法案於英國。以十一稅徵其民之不動產物。英人不肯承認。以爲顯理三世如此行事。是直欲破壞前日之自由大免狀也。飛檄於全國。同起抗之。顯理三世亦無如之何。於是王權衰。教皇權衰。國民之宗教心亦衰。而英國社會上。又有二大團體由宗教界席捲而來。二大團體爲何。一則爲「布蘭西士康」派。一則爲「多美尼康」派是也。「佛蘭西士康」派者。其祖發於意大利之佛蘭西士。「多美尼康派」者。其祖發於西班牙之多美尼。此二大聖僧見當時之教會腐敗。社會墮落。欲矯而正之。宣言曰。凡教徒者。基督所謂以普救衆生爲心。見人渴則與以水。見人餓則與以食。有罹疾苦者。則扶持之。有陷牢獄者。則拯救之。以是

數者爲已任者也。今則自奉甚奢。乃比其身於王侯。然王侯亦神之僕也。豈可逞我之慾。妄施暴政於民哉。故無論教皇也。帝王也。與在下之庶民也。自神之眼觀之。皆同胞也。既皆屬同胞。則皆宜以愛之心相接。其論一出。天下靡然和之。以其視天下人。皆作「兄弟觀」也。故又稱之爲「兄弟僧」。當顯理三世時。「兄弟僧」之派。已行於歐洲之全體。直捲其餘波。流入英國。彼等皆疎服粗食。徒步跋涉。有實行以身獻於世。爲國民犧牲之精神。英國民鼓舞而歡迎之。其說影響於社會。遂現一種革命之朕兆。且及於宗教與政治上焉。當日英國之學術界。比於歐洲諸國。亦較爲進步。蓋英國爲島國。外敵之來迫者甚尠。以故國民皆得平心靜氣。以研究學術。如阿克佛阿大學。其源遠發於亞佛烈大王時代。日增月進。至於當時。實非常之盛大。歐洲大陸之負笈而來遊者。實繁有徒。而有名之學者。如伯君

者實起於其時代也。伯君發明天文鏡之用。又發明火藥之用。其他種種發明。皆前此所未有。足以震驚一世。然以當日宗教之迷信。尙未破除。以故世人視伯君有如惡魔。視其所發明應用物理學有如魔法。贊成之者卒鮮。然後日新文明之曙光。則已略發現於此時矣。然則英國之自由主義。不已萌芽於此時乎。顯理三世與其顧問官等。尙不能見微知著。以爲「自由大免狀」束縛已之權威。將欲乘機而破壞之。於時「哥西克」之建築。流行於歐洲。王侯貴人。競誇其壯麗。顯理三世。又逞其粉飾外觀之心。改造宮殿。既已所費不貲。又因婚嫁之故。糜費無算。國庫窮乏。無可支持。自計非破壞「自由大免狀」。決行增稅。不足以救窮乏。乃先招集貴族。開大會議。詢以增稅之意見。貴族皆起而責顯理之淫奢浪費。不承認其增稅。顯理見貴族及對己之政策。知難與議也。乃舍貴族而更集教徒。并地方之

豪族以及市府之代表人如開賢人會之例。提議增稅。諸等人又反對之。顯理欲以專制手段行之。內亂旋起。有曼多佛阿者。貴族之將。而顯理姊妹之夫也。提倡自由主義。與顯理搆兵。敗而擒之。并俘其子耶多華。曼多佛阿既敗。顯理乃召集國會。此次召集國會。其儀式規則儼然今日代體之先聲。已而耶多華乘閒逃出。更集已殘之兵。收拾餘燼。與曼多佛阿戰。擊而殺之。助其父顯理再恢復舊日勢力。於是英國國民自由之權利。又遇一壓阻力焉。顯理三世死後。耶多華嗣之。是爲耶多華一世。時紀元千二百七十三年也。

耶多華一世之最初歷史。既如上所述。以戰力壓民之自由。其後勉力以圖治。大體上尚不失爲令主。彼之性質。猛勇。行事活潑。以保護英人爲己任。當其未即位也。某處有山賊。集黨嘯聚。騷擾良民。率兵往征之。此山賊之首領。勇力絕倫。又長

擊劍。耶多華一世知其雄武有力。乃使人言於彼曰。「汝以勇力鳴。吾亦以勇著。今請與汝以一騎相搏。不許以一兵相助。吾勝汝。汝即歸服我。汝勝吾。吾即引退。」賊之首領許之。兵士皆諫。耶多華一世不之聽。乃以一騎與賊首相博。屈而服之。使爲己臣下。彼又屢出大陸。與他國戰。未常失利。以豪勇名於歐洲。然彼雖雄武。而對於家庭。則又別有一種優美之愛情。與其妻伉儷甚篤。天倫樂事。無一間言。其妻死。哭之慟。至不能成聲云。又常以單獨之身。投於十字軍中。轉戰奮鬥。毫無懼意。蓋彼固純然一武士也。此皆其未即位時之歷史也。及即位後。征伐力之發軔。即向於威爾士。當此時也。蘇格蘭、愛爾蘭、威爾士三國。皆爲英王所管轄。然耶多華一世。恃其武勇無敵。更欲使之全隸屬於己。如前所述。威爾士者。與英人異人種者也。其人種爲「布利頓」族。元住於今日之英國。後爲「安克羅」沙基

崧二人種（即今日之英國人）奪其居留地。彼等常悻悻不能忘。時揭反對旗。與英人抗。於時威爾士王族中有利威林者。以慄傑之名聞於歐洲者也。因耶多華一世命之來朝。彼不肯應命。耶多華一世故先以兵擊之。相持四年。大敗之。殺利威林與其兄弟達彼頓。遂舉威爾士全土爲己領地。爾後孜孜然以善政施之。威爾士人遂弭首帖伏。馴然爲不侵不叛之臣。此耶多華一世征伐威爾士之歷史也。至其征伐蘇格蘭。則又以何故。蘇格蘭之地原爲「撒爾志」人種所居。其後由愛爾蘭而移居於其地者有之。由丹麥那曼而移居於其地者有之。繼而「安克羅沙基崧」二人種渡海而來居於其地者亦有之。人種遂紛雜。不復若前此之純潔。然其地之主權則仍爲「撒爾志」人種所握。王皆由此人種中選之。至耶多華一世時代。其王無嗣。血統忽然中絕。乃來英國尋先祖之血統。得顯理二世

時代所擒蘇王之子孫言於耶多華一世將立其賢者爲王於時有登蘇王位之資格者厥有二人一爲布爾斯一爲巴利阿耶多華乃於二人中選巴利阿爲蘇王自時厥後蘇國之權力悉爲英王所握蘇王者不過爲其附屬之諸侯適英耶多華將與法王開戰命蘇王率其國內之軍以從蘇王不應蘇民者夙具慄悍之性質饒有自由之精神今見英王以屬國遇已皆大不平勸蘇王背英而與法相結耶多華聞之大怒率兵二萬直搗蘇格蘭與巴利阿戰而俘之蹂躪蘇國民於是蘇民大受創卹與威爾士人同陷非運然蘇人不如威爾士人之容易屈服嗣復有一大人物崛起其間再捲風雲蔽天而起此大人物惟誰則華烈士也華烈士之初以言論見重於民間至是乃撫劍疾視率蘇民以敵耶多華之騎兵然以步兵當騎兵勢難取勝華烈士乃創練新兵法與新陣法以敵之蓋爾日歐洲之

戰。主用騎兵。如前所言武士等。即乘者之意也。華烈士以起自平民。不能得武士。只募土民兵。故創爲新法。布方陣爲八面。持弓矢長槍。中部之兵。則用弓矢。外部之兵。則用長槍。以與耶多華之騎兵抗及戰。耶多華以騎兵壓華烈士之步兵。而陣捲地而來。如風馳雨驟。華烈士以新兵法。列陣而待之。外部之兵。以長槍橫擊。耶多華之兵。無所逞其衝擊之力。不能越雷池一步。中部之兵。則以弓矢四向而射。如飛蝗蔽日。齊向耶多華之兵飛來。耶多華之兵不能支。四散潰亂。是實當時產出一新現象也。何以故。蓋當時戰爭。皆恃武士以爲固。不有武士。不能從事。於是武士遂有橫行一時之勢。然武士惟王家有之。若自民間起軍。則無所得武士。故多不敢與王室抗。自華烈士創此新法。平民遂起。以步兵能抗騎兵之觀念。民軍之精神。遂從此大振。已而耶多華以大軍臨之。衆寡不敵。華烈士卒敗死。然彼

雖敗死。實民兵之先鋒也。華烈士死後。耶多華更以大兵臨蘇國。有羅拔德者。前日與巴利阿同在英國。同有被選之資格。而卒不得選名布爾斯者之子也。其父死後。暫留養於英國。已而聞蘇國內亂。且以蘇國元爲我先祖之國。乃暗馳歸英國。搗反對族。以抗耶多華。蘇人從之。亦如當日之從華烈士者然。然耶多華實一代之傑物。不僅優於武勇。且又長於文治。使言於蘇民曰。蘇人苟降吾。吾誓保護其生命財產。如英人然。決不有所界限。且施種種善政。必過於從前之蘇王。耶多華蓋欲以是愚蘇民。使之不戰而降也。然蘇民卒不爲之動。戴羅拔德愈堅。已而耶多華以久征故。死於軍中。其子即位。是爲耶多華二世。耶多華二世不肖其父。庸碌而墮落者也。其父死後。蘇國人愈無所懼。獨立之志日堅。戴羅拔德以抗之。勢日膨脹。耶多華二世以大軍十萬擊之。布爾斯羅拔德

之兵勢。遠不及彼。且又以步兵當騎兵。益不能支。幸而得其兄弟與其友。協力來援。與耶多華二世戰。大敗之。耶多華二世僅以身免。不得已承認蘇國之獨立。而耶多華一世之壯志。遂擲向洪濛。付太虛矣。時紀元千三百十四年也。

如上所述英國史。當此時代。實有莫大之事件。出於其間。其國王與教皇之衝突。雖異於法蘭西。日耳曼。然教皇不能違其志於其國。反發現改革宗教之朕兆。則以當日國民對於宗教。迷信不若他國。唱懷疑論者。處於多數。且反對之者衆也。至其政治界。則一種自由之精神。勃然以興。復古代之賢人會。純乎今日之代議政體。在外交上。則爲法王飛利奪那曼之領土。然因此而那曼人與英人。愈覺親和。結一鞏固團體。國內形式。益益強固。而又得精明才武之耶多華一世。爲之組織之。耶多華一世。爲英國歷代王中之最有理想者。在彼治世。殘忍非道之政。絕

跡不見。誠不可不謂爲令主。其白壁之微瑕。則在放殺猶太人一事。當中古時。歐人迷信宗教之心。牢不可破。甚有至於不可思議之境者。遇猶太人。則深惡而痛絕之。放逐不已。加以殺害。一國如是。各國莫不如是。且以殺猶太人之事。不視爲罪過。反視爲功德。蓋以猶太人常殺救世主基督。故迷信宗教者。皆欲得而甘心也。耶多華一世。本無放殺猶太人之志。無如當日之惡名。人誤以之加於猶太人。有謂其拐誘兒童。以易金錢者。於是人民放逐猶太人之氣。愈發而不可止。耶多華一世以迫於輿論。乃放逐之。英人以爲僅與放逐。不足以償其罪。乃要之中途。斃其生命。奪其財產。被害者凡一萬六千人。嗚呼何其慘也。當日所謂國民之精神者。往往如此。此誠耶多華一世政界之點污。毋庸爲之諱者也。

問題 英國與大陸。文明之差別如何。顯理一世後。內亂紛起。當內亂時。英

國社會上。受如何之災害。顯理二世治世。其內政外交。有如何之勢力。英國與羅馬教皇之衝突。何以較大陸諸國稍尠。顯理二世與教會衝突之情形如何。西哥與法王飛利之衝突如何。與教皇之衝突如何。法王飛利與西哥與羅馬教皇之交涉如何。自由大免狀。如何出現。其內容之要點如何。教會與國民與武族。因何相反對。顯理三世與羅馬教皇。結如何條約。國民因何反對之。當時所謂「兄弟僧」者。其性質如何。其勢力如何。其對於社會之舉動如何。耶多華一世與威爾士。蘇格蘭衝突之情形如何。

○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以外之歐洲國

西班牙

十世紀之西班牙國。國內產出之事。已於前條述之。請續紀其十世紀以後之事。自十世紀以來。西班牙國之內狀。紛擾之後。繼以紛擾。分裂之後。繼以分裂。詳而言之。更僕未可終也。無已則請言其重大者。西班牙國境。回教徒與基督教徒分據之。回教徒之方面。有亞布他烈曼三世者。一代之賢主也。彼治世之文明。程度直壓於歐洲。後以內亂相尋。國勢日就衰微。基督教徒之方面。內亂亦與回教徒同。然賴英傑輩出。得以維持而不弊。如飛德蘭一世。則崛起於加的爾國。略利翁國。而合併之。遂組織一強大之王國。又有亞拉哥者。亦基督教國也。其王拉美羅一世。亦大振其勢力。與飛德蘭一世相合。以當回教徒。回教徒以衰乏之餘。焉能當此新盛之軍。屈曲退避。不敢與爭鋒。於是基督教國之勢力。益飛揚而不可制。然飛德蘭與拉美羅二大英雄。不徒壓服回教國。且更襲與已并稱爲基督教國之

納烏亞使合併於已。嗣後西班牙漸雄飛於宇內。自沙烈曼時代以來。西班牙之基督教國。渺焉微焉。無足稱於世。自有加的爾亞拉哥二大強國起。而從來絕無關係之羅馬教皇。始刮目相視。伸手腕以祝賞之。爾後西班牙國。遂皈依於教皇之配下。

回教徒在西班牙。爲基督教徒所敗。領土日削。僅據克拉達一國。與基督教徒。勉強支持。漸亡之禍。迫於眉睫。時北亞非利加。有摩羅哥國者。回教徒國也。能以兵力自雄。振其國威。領其國者。爲猶沙佛。西班牙回教徒。既不能敵基督教徒。乃遣使乞援於猶沙佛。時猶沙佛年未弱冠。然其精神矍鑠。才力精銳。雖壯者有所弗及。久欲逞志於基督教徒。適遇西班牙回教徒來乞援。乃率大軍。向西班牙直進。擊基督教徒。大破之。德法諸侯聞之。大驚。更益十字軍之力。協力禦之。十字軍之

初起也。不過以擊耶沙烈穆之回教徒。至是乃分其兵力。凡回教徒之在歐洲者。悉征伐之。歐洲基督教徒。有受回教徒之凌逼者。則赴援之。職是之故。戰爭之界愈廣。戰爭之禍愈烈。然卒不能敵此慄勇無敵之猶沙佛。回教徒之勢力。因之復振。已而猶沙佛以長子天殂。引兵歸國。其子亞拉伊繼其後。基督教徒始得乘此時機。養精蓄銳。漸圖恢復勢力。嗣後西班牙國內。回教國與基督教國衝突之歷史。極其繁賾。然無甚關係於文明之跡。姑從略例。要而言之。自此而後。西班牙之基督教國。如利翁與納烏亞。不復與亞拉哥加的爾二國合併。二國遂大失勢力。當時更有一國。曰葡萄牙者。有大功於西班牙之十字軍。後由加的爾王以法國巴庚德侯之部分與之。於是西班牙與克納達之回教國。加的爾亞拉哥二基督教國。以及新出現之葡萄牙國。互相消長。至紀元千四百六十九年。加的爾與亞

納哥相合而爲一大強國。後乃有有名之哥崙布。現於其國。發見亞美利加之大陸。是爲近世史之源頭。且姑置勿論。俟於近世史中言之。要之。西班牙者。最初於「烏西哥斯」時代。已先歐洲諸國。入於文明之域。至八世紀間。爲回教徒所襲。百事荒廢。更無足觀。至飛德蘭與拉美羅二英雄崛起時。始稍滌蕩舊敗之狀態。發現新盛之面目。雖然。若以之比於英、法、德。則遠不及也。故西班牙之政體。雖若無足言。而又有一種爲文化之徵。不得不言者存。所謂不得不言者何也。蓋西班牙祖先。其王位由選舉而出。代議政體。亦漸萌芽。至飛德蘭拉美羅二主時代。則更能以代議政體。實施於其國。我觀歐洲諸國。所共認爲强大文明者。英吉利。如法蘭西。在中古時。其代議政體。雖亦發見。然曾不知幾經紛擾。幾經變亂。始稍發達。其一二。西班牙則早先於英、法二國。實行代議政體。由貴族、教徒、市府之代

議士組織之。不徒掌握立法權與租稅權。即國王越於立憲外。妄行暴政。亦得決議以廢立之。然則西班牙之代議政體。其發達先於他國。備於他國也可知矣。而至今日。卒讓英、法、德諸國者。進步不進步之故也。

### 意大利

意大利之情狀。亦與西班牙同。有國之名。無國之實。國內羣雄割據。分爲無數之自治國。常爲德、法所騷擾。其歷史之大略。已包含於德、法歷史中。雖然。猶有未盡者。請再言其當日之大體。意大利國之大勢。北方則有倫巴頓國。魁然傑立。合無數之共和國。組織同盟。與日耳曼帝爭戰。兵連禍結。無有已時。東西之兩海岸。則有威尼斯及塞約亞。二者雖不過一共和體之市府。然威尼斯則握當時航海之全權。帝王諸侯。俱無如之何。塞約亞之勢力。雖不及威尼斯。然貿易上之權利。則

決不讓之。當日歐洲武族。以窮兵黷武爲樂事。犧牲其生命。相率爲無益之戰爭。風氣所趨。萬方一概。塞約亞人。則早已懷四海皆兄弟之觀念。謀公共之便利。以博人類一般之幸福。於時羅馬教皇屢欲奪烈布士爲己領地。日耳曼帝則從中阻撓之。己竟爲法侯楂烈士所領。人民不樂服屬於其下。主張獨立。紛擾不絕。其間互有勝負。又有西利島地扼要塞。爲敵路所必經。始則回教徒襲而据之。繼則法侯襲而据之。敵國咸以此地爲戰爭要點。衆矢之的。集於是焉。外又有布羅林比沙他斯加尼諸地。皆翻獨立之旗幟。以當德法之強大國。然勢力薄弱。無特別之事實。內訂交作。外憂紛乘。意大利散渙之人民。幾盡於戰爭矣。嗚呼。今日之意大利。非整齊嚴肅。統一強大。揚國威於全球者乎。然在中古時。則漫無統紀。屢遭蹂躪之慘境。不脫卑屈偷安之精神。而徒恃暴虎憑河之意氣。內既不振。敵乃起

而乘之。欲免於亂。胡可得矣。吾讀意大利當日之歷史。吾爲意大利人悲矣。

### 東羅馬帝國

前述東羅馬帝國歷史。至紀元千五十七年。君烈尼朝崛起時代。今請續言之。君烈尼者。竈仕於美加耶六世之朝。職任將軍。美加耶六世柔弱不堪。與土耳其戰。屢爲所敗。士卒皆夷視之。遂於軍中舉君烈尼即帝位。稱之曰伊沙克一世。後有君士但丁十世起而代之。及美加耶七世更微弱不能自振。爲北人奪其意大利之領地以去。士卒更憤。乃選將軍尼佛阿拉即帝位。已而君烈尼朝。又有亞烈基斯一世起。廢尼佛阿拉而代之。大振國威。屢敗土耳其軍。東羅馬帝國之舊勢力。大有恢復之勢。飛檄於歐洲之基督教國。誓同心協力。以征此異教徒之土耳其人。是即十字軍之端緒也。時紀元千零八十五年也。繼亞烈基斯之後者。是

爲馬奴耶一世。此亦一代之英主。強武有力。善舞鉄槍。每遇戰爭。以身爲士卒先。敵兵遇之者。無不披靡。然彼徒以勇鳴。非政治家。不經心於治國平天下之政策。戰爭以外。無所事事。惟日以醇酒婦人自娛。卒以是死。彼之死也。繼之即位者。爲亞烈基斯二世。亞烈基斯二世。殘逆無道。無一善政。民遂叛之。而舉衆望所歸之伊沙克二世即位。以維持一時人心。時日耳曼帝佛烈特利率十字軍以敵回教徒。乘勢脩舊怨於東羅馬。攻其國境。東羅馬之勢力。忽然以落。有亞烈基斯三世。伊沙克二世之弟也。乘勢奪兄位以自立。伊沙克二世之子。潛逃於意大利。未幾。第四十字軍起。伊沙克之子。訴於第四十字軍。求恢復乃父之帝位。於時握第四十字軍之全權者。威尼士共和國之大統領達多羅也。彼之意本不在回教徒。特欲挾十字軍之勢力。以便其私。乃從伊沙克子之請。揮兵而東。陷君士但丁堡。然

不以之還附於伊沙克二世。而使法侯領之。自時厥後。東羅馬帝國爲法侯所管轄者。凡閱六十年。時紀元千二百四年也。雖然。第四十字軍之橫奪東羅馬帝國也。暴亂掠奪。殆無人理。凡舊都所有之蓄積。古代以來之寶物。悉掩而奪之。莊嚴之殿宇。化爲芻牧場。都市之民宅。變爲屯戍地。又以法國佛蘭克侯波多溫。帝其國而子其民。東帝國之人民。囂然不靖。古代之帝族貴族軍族。憤激尤甚。結合團體。日夜企圖恢復舊日之國家。內亂層見疊出。有蘭加利者。據小亞細亞之尼斯。仍稱東羅馬帝國。引兵進取。舊帝亞烈基斯三世。亦自君士但丁堡潛出。收捨餘燼。號召舊日臣民。稱帝不降。於是威尼斯人與法人。相奪取東羅馬帝國之首府與帝位。後波多溫卒不能振其威。遂爲美加耶巴烈羅加之舊東羅馬帝國之貴族所逐。時紀元千二百六十年也。嗣後巴烈羅加之子安多羅尼加。即東羅馬帝

位。已更爲土耳其人所襲擊。氣息奄奄。東羅馬帝國之現勢。蓋岌岌乎殆哉。以上所述者。英、德、法以外之歐洲人之消息也。外尚有丹麥、瑞典、挪威三國民。亦漸養其勢力。或分或合。微行於北天之下。餘如俄羅斯、波蘭。亦漸感受基督教化。入於歐洲文明之交際場內。爾時俄羅斯。屬於蒙古人之管轄下。故此處且不言俄羅斯歷史。而述蒙古人歷史於後。

問題 由十世紀至十五世紀。西班牙之情狀如何。 飛德蘭一世與拉美羅一世。其人物如何。對於西班牙國。有如何之運動。 當時西班牙之基督教國與回教國。相對之情形如何。 葡萄牙如何出現。 十五世紀間。西班牙有如何之大人物出現。 西班牙之代議政體。起於何時。當時代議政體之發達如何。 意大利國之情狀如何。 東羅帝國之情狀如何。 當時之俄

羅斯、波蘭、丹麥、瑞典、挪威等國。有如何之現象。

### 回教徒國之方面

前述回教徒國之方面。至土耳其人曼克斯入主回教徒國時代。已而曼烈克斯爲反對黨所暗殺。回教徒國四分五裂。西利亞、路穆加、馬利亞、伊哥利亞、穆等地。皆獨立以去。埃及之管主。始屬於「巴克達」朝者也。至此勢力漸張。土耳其人則盤踞「巴克達」朝。回教徒正統之方面。自多克拉起後。後更有星基者起而代之。創建「亞他伯克」朝。掌握「亞克達」朝之政治。星基死後。其子約烈丹亦一代之英傑。且濶達大度者也。於時耶沙烈穆政府。以十字軍保其平和。然購怨於埃及人。後埃及有沙拉丹之英雄起。逞其銳鋒。轉而向耶沙烈穆。遂造第三十字軍之原因。自時厥後。巴克達之方面。爲蒙古人所襲。忽焉以亡。埃及之方面。則自英

雄沙拉丹死後。從來雇兵。乘機蠢動。結一團體。永握埃及主權。

問題 當時回教徒之獨立者。共有幾國。當時巴克達與埃及與耶沙烈穆政府。有如何之關係。

### ○新民族蒙古人

蒙古人之發現也。在支那秦始皇時代。其時屢劫掠支那之北境。嗣後遂不復現於宇內。至紀元千二百年間。又復逞其慄悍之氣。縱橫馳驟於宇內。戴大英雄成吉思汗爲主。席卷支那全國。至其子阿克泰之世。又挾其席卷支那之餘勇。賈於歐洲。俄羅斯首被其禍。維時俄羅斯漸染歐洲之文明。稍足見重於世。而歷代君主。率庸愚無能爲。衰弱不振之餘。更爲此猛摯慄悍之蒙古人。蹂躪之於人足馬蹄之下。蒙古人既破俄羅斯。且留所謂「金隊」者。以治其國焉。外此襲匈牙利者。

則有拔都將軍。屠殺之人。不下數十萬。屍橫遍野。血流成渠。襲波蘭者。則有拔泰與甲條二大將。與西烈西亞之顯異二世。戰爭不休。當是時也。凡蒙古人所經之地。俱亂暴無限。掠奪靡遺。視人命如草芥。劫財貨如盜賊。歐洲之天地。血雨腥風。迷之。歐洲之人民。驚心重足而立。蒙古人更掠奪至日耳曼之境。始稍戢其鋒。既而阿克泰死。曼克嗣其後。又遣巴拉克將軍。取道於小亞細亞。進攻回教徒之首都巴克達陷之。回教徒既失首都。頹焉不能復振。傳言此一役也。回教徒之死者。不下八十萬。然則蒙古人之侵略歐洲時。虐殺之狀。可想見矣。巴拉克乘破竹之勢。率兵南下。經畧西利亞。葭梭波他美亞。路穆達馬斯加諸地。又轉其鋒向耶沙烈穆。忽聞曼克死。遂率兵歸。

蒙古人之擾亂歐洲也。其歷史有非紙筆所能盡者。請爲一言以蔽之。曰。蒙古人

之擾亂歐洲也。恰如大風漠漠。捲土揚塵。暴掠以外。無所建設也。惟遺金隊於歐國。留巴拉克以王西利亞。二者惟其戰爭之遺跡耳。支那本部。實爲當日蒙古人之折據地。明朝崛起。遂傾覆之。其後拔都子孫。常盤踞俄國。羅馬教皇亞烈基山多七世。大嫉忌之。叱咤歐洲之基督教徒。曰。汝等唯知以十字軍進耶沙烈穆。唯知以十字軍進西班牙。而此慄悍暴虐之蒙古人。盤踞俄羅斯。毒我同教徒。汝等則不知以十字軍起而攻之。何也。其後在俄國之蒙古人。爲回教徒所化。漸脫卸滿州之蠻野氣習。浸染歐洲之文明。變殺伐之氣象。營貿易之生活。俄人屈服其下。亦日臥薪嘗胆。勵武勇之精神。以爲後日脫卸其羈絆之地。越百四十年後。俄人遂驅逐蒙古人於國境外。

問題 蒙古人之由來如何。 蒙古人對於歐洲各國。有如何之勢力。

○日耳曼史

吾人更請續言日耳曼史。於時日耳曼擾亂之淵藪。混沌之時代也。英國雖屢爲外敵所侵。惹起非常之混雜。然以事屬於一孤島。又幸得英主輩出。故卒能舉國內統一之政績。法國至路易六世時代。諸侯割据稱雄。王權大衰。然路易六世銳意以圖自強。其子孫又復克繼其志。故卒能建設一大王國。獨至於日耳曼。則承沙烈曼大帝之帝號。人傑雲起。各相持不下。國體複雜。子孫之相承者。又復庸愚無能。一統大權。遂不能復續。佛烈特利二世之大經綸。一朝土崩瓦解。歷史家稱此時代爲宗教改革時代。所謂宗教改革時代者。即指距今近世初二百年間之混政時代也。

如前條所述。日耳曼帝國。一時戴二人爲帝。一則爲承前帝後之君蘭多四世。一

則爲羅馬教皇所選和蘭之威廉。一國有二帝。衝突在所不免。二帝衝突之結果。君蘭多四世爲威廉所敗而死。其子即位。是亦教皇所不承認者也。乃使安西哥烏之植烈士與之戰。君蘭多四世之子失利。遂自刎。日耳曼帝國。威廉一人管轄之。然當是時。諸侯已各圖獨立。不服從於帝權下。內亂蜂起。所謂選舉侯者。即產於是時。選舉侯者。有選舉日耳曼帝之大權。強大之貴族任之。其初起也。厥有七人。中有三名爲教徒。又其四名爲諸侯。三教徒爲誰。即葭安志烈烏哥崙耶之三大僧正。四諸侯爲誰。即波黑美亞巴烏亞納沙基蓀尼布倫敦白之四大諸侯是也。之七人者。代表當時宗教界與政治界。以選定統治帝國之人物爲己任。居國中之最大上位。雖然。選舉侯雖以其勢力盤踞國中之最大上位。然當時有所謂武族者。有所謂市民者。相互保持獨立之形勢。掣選舉侯之肘。使不克逞其志。而

繼選舉侯之後。對於國中占有勢力者。又有數團體。第一則爲在於各地方之小大名。第二則爲古代帝王之支派。與保有大地勢力之男爵等。第三則爲各地之武族。第四則爲各地之監督僧。加以獨立的市府之總代表。數種人囂然鳴於國中。各欲收攬權利。由是以譚。則日耳曼帝國當日之政治。其混雜之程度。可以見矣。

雖然。請仍就其帝王統系之迭更間言之。自君蘭多死後。威廉以獨力管轄帝國。時布利斯人在帝國西北海岸。組織一獨立國家之形式。威廉以兵伐之。戰敗而死。國內無主。選舉侯以選定帝位之故。其特權乃大振。然彼等又各推所好者爲帝。以致議論紛紛。哥崙耶與蔑安巴烏亞納三選舉侯。則議由英國迎其國王之兄弟利楂頓。志烈烏與波黑美亞沙基孫尼布倫敦白四選舉侯。則主張迎當時

西班牙國內加的爾之王亞佛翁梭各執一說。久無所決。日耳曼帝國遂陷於無帝之狀態。混亂無已。不可收拾。乃更開選舉會於佛蘭克佛阿。協議選一小貴族名路德佛者。共戴爲帝。選舉侯之選定帝位也。何以好推戴外國人（如前英之利查頓西班牙之亞佛翁梭）又何以忽舉一小貴族。蓋彼等對於國內。有無限之權力。苟戴己國中之强大者爲帝。則己等之權力。必爲所褫奪。故樂得無關輕重者。奉以空名。挾之以令國中。則己等權力。可以維持而不墜。且視所謂帝者。不過己等之奴僕耳。此其所以協議而選立路德佛也。路德佛者。常仕於佛烈特利二世之朝。以豪勇聞。被選爲日耳曼帝時。年已五十有奇。然精神矍鑠。銳意圖治。鎮定武族之亂暴。禁阻盜賊之橫行。由是國內。幸慶安堵。波黑美亞王阿多加者。當日日耳曼國中之最占有勢力者也。彼之選舉路德佛爲日耳曼帝也。以彼庸

小無能爲。可任意左右之。操縱自如。今見路德佛能自振其權。於已之舉動。大有不便。乃與之起衝突。欲廢之而別立。然路德佛智勇深沈。與士卒同甘苦。大有古代英雄歷山大王之風。國中之士。樂爲其用。紛然應之。威勢頓揚。以故阿多加不克逞志於彼。然阿多加之勢力。亦不弱於彼。管轄摩拉威亞斯的利亞加林斯加尼阿拉等地。又以其壓力加於匈牙利波蘭之上。自率大兵。征伐波斯之異教徒。遂於其地建哥尼白克府。隱然有自爲日耳曼帝王之勢。路德佛責以擅動兵戈之罪。要求以所并吞之領地。還附於帝權之下。阿多加不允。遂大起戰爭。阿多加卒以敗死。其子請降乞和。且以其女嫁路德佛。割奧地利與斯的利亞加尼阿拉之地。以與路德佛之子亞伯路德佛。既去大敵。又得意外之勝利。於是路德佛家（即哈布伯克家）之勢力。益加強大。又得奧地利爲根据地。其勢遂如火初炎。

有不可響邇之觀。無幾。路德佛死。得春秋七十有三。時紀元千二百九十一年也。路德佛之死也。其子亞伯嗣之。（即据有奧地利之地者）選舉侯以其勢力強大。恐將不利於己等也。不承認之。更選一小侯名亞德佛亞者爲帝。時日耳曼與英法二國交戰不絕。法乘其內亂。蠶食領地。寸攘尺取。無有已時。亞德佛亞患之。乃與英締結同盟以當法。又借莫大之金額於英。以充軍用。軍備既整。乃不以敵法。而以鎮壓國內諸侯。選舉侯大驚。協議廢之。會亞德佛亞與奧地利之亞伯生隙。亞伯順萊因河而來。與亞德佛亞大戰於基哥黑利穆。旗鼓相接。刀劍并舉之際。亞德佛亞指亞伯而詈曰。「亞伯。汝不拱手以帝國讓。我後其勿悔。」語畢。揮大劍以擊之。亞伯亦強武而有力者也。飛騎而出。應之曰。「帝國之與不與。聽諸神。」奮勇與亞德佛亞爭。敗其軍而殺之。選舉侯乃議舉亞伯爲帝。然又恐其不利於己。

等。加以種種束縛之條件。始許之即位。亞伯既即位。乃大振其帝權。時教皇波尼飛八世。以亞伯夷視已。乃唱言亞伯非日耳曼王家血統。且渺其目。形體既不具。其心必不具。不足以繼大統。主張廢之。亞伯不爲之屈。時法王飛利與教皇有隙。亞伯乘此機會。與法王合。內則以武力脅諸侯。外則與法王互爲聲援。以當教皇。更用外交政畧。使人陰說教皇。允諾此後日耳曼帝不由選舉侯選舉。可由帝王之意傳之子孫。則已與法王罷兵。蓋當時教皇爲法王所困。故亞伯乘其危而以是要挾之也。教皇許之。然法王之兵終不罷。卒俘教皇而禁錮之。當此交涉之起也。亞伯有甥曰西哥者。要求於亞伯。使已嗣哈布白克亞比亞亞沙諸領地。亞伯不允。已而西哥乘間刺殺之。或云亞伯銳意圖治。能得民心。選舉侯恐其不利於已等。故教唆西哥使殺之也。

亞伯死後。選舉侯更選舉一小侯名顯理者爲帝。當是時也。法王之威。震於天下。既囚教皇。乃以已所選定之法人即教皇位。稱之曰克烈曼五世。又并意大利之烈布土與匈牙利。置之於已管轄下。又迫日耳曼。曰「日耳曼之帝位。原承襲沙烈曼大帝而來者也。故日耳曼之權利。皆由我法國得之。我今者特以我第爲日耳曼之帝王。」時之教皇克烈曼五世。固由彼選舉而出者也。亦迎其意而承認之。日耳曼人不之聽。卒以所選之顯理爲帝。顯理既即位。是爲顯理七世。彼實爲當世不世出之賢君。不思鞏固私權。亦不營結私黨。盡心竭力。以求日耳曼帝國之安泰。終其身無一污行。國之人皆稱頌之。以爲必如是者。始不愧爲真正之帝王也。於顯理七世時代。產出之第一事件。則波黑美亞王位之相續事件也。波黑美亞王威日三世死後。無男子以爲嗣。長女之夫顯理與其妹耶麗珊白爭立。耶

麗珊白之勢力不及顯理。遂爲顯理所捕。投之獄。耶麗珊白乘間得脫。求援於顯理七世。顯理七世娶耶麗珊白爲已子西哥婦。以帝軍附之。取波黑美亞。波黑美亞之亂既平。又恐先帝亞伯之子烈阿波德佛烈特利等不得志。將致變也。乃與之要好。以固結其心。又怨亞伯與亞德佛亞死於非命。設大儀式以奠之。收其遺骨。改葬之於斯祓亞之寺院。時有耶烏耶拉者。率慄悍之兵。橫行天下。所在掠劫。平民不安其居。顯理七世自率帝軍征之。次於意大利。忽自計曰。予今者。雖爲日耳曼帝。然古代帝王之即位也。皆赴羅馬。直接受教皇之即位式。而戴帝冠。當時榮之。後世稱之。今者。我若赴羅馬。再行古代之即位式。其諸可爲正統帝王。子子孫孫。傳之無窮。乃進行於意大利。意大利人皆歡迎之。經倫巴頓。倫巴頓亦降。直至烈布士。烈布士與日耳曼有舊怨者也。懼罪不降。顯理七世亦不與之衝。

突。而至羅馬。時教皇在法。不在羅馬。乃由之四名代理之高僧。受帝冠。行即位式。已又與烈布士王羅伯起大戰爭。一朝於會堂行晚餐式。而此美善無缺之顯理七世。忽然死去。蓋由法黨之教徒。置毒於酒。不幸而誤食之也。時紀元千三百三十年也。

顯理七世死後。日耳曼遂現出二帝兩立時代。選舉侯之議論。亦分爲二。一則議選巴烏亞納之路易。一則主張選奧地利家之佛烈特利。爾後此二人者。戰爭不絕。而於此競爭不絕之中。又有一競爭者。起於鷓蚌相持之間。而欲坐享漁人之利。此競爭者爲誰。則當時教皇西哥二十一世也。西哥介於二人間。嘗言曰。天下者。元爲神之物。然則教皇者。即日耳曼國內之主權者也。意大利亦宜屬於教皇之直轄。於是三者之中。又起戰爭。爾後路易以多助之故。擒奧地利之佛烈

特利。又賈其餘勇。將入意大利。確執已之權利。與教皇爭。當是時也。有二團體之教徒。徘徊於日耳曼國中。一爲「多美尼康」。一爲「佛蘭施士康」。二者之起原。見於英國史中。其初本皆以平民的行其宗旨。未幾「多美尼康」團體。附於教皇。一變其性質而爲貴族。惟「佛蘭施士康」團體。則堅守初志。不稍改變。實行貧生主義。詈俗僧之驕奢淫侈。職是之故。大爲教皇所嫉忌。加以迫害。誓除之。以便其私。「佛蘭施士康」團體。不能支教皇之虐威。乞援於路易。路易欲衝教皇之据城。乘勢以入意大利。適值意大利市民。亦惡當時教徒橫暴。見路易來。皆歡迎之。路易乃廢教皇西哥二十一世。而以「佛蘭施士康」團體中一僧名彼泰者代之。西哥二十一世。亡於法國。以路易與已戰爭之事。訴於在法之教皇。教皇大憤。處路易以絕交之大刑。路易毫不爲屈。乃仿舊日佛烈特利二世之例。開教徒大會。以教

皇與巴之爭點。遍述之於會中。求彼等公平判斷。佛蘭施士康團體。表同情於路易。盛舉當時教會內之弊害。極力反對教皇之處置。是實改革宗教之先聲也。當時法國勢力日益隆盛。教皇久爲法王所禁錮。法王視之。不啻傀儡。路易進兵擊之。大敗而歸。受中例絕交之刑。路易之治日耳曼也。不圖公共之利益。一切舉動。皆欲便其私。最初則欲推廣巴之家族之領地。或由結婚政略。或由同盟政畧。漸漸併吞諸侯之家。始以布倫敦白屬其子。繼又以種種之政策。取和蘭志蘭多顯烈康諸地。置之於巴管轄下。諸侯俱不服。已又以其子結婚之故。與教皇大起衝突。教皇遂買收日耳曼選舉侯及諸大僧正。欲廢路易而別立波黑美亞之王子西哥爲帝。然一時日耳曼之武族。大小之侯伯。以及選舉侯之多數。皆以西哥卑劣。不如戴路易之爲愈。於是又將起戰端。俄而路易死。其事遂寢。時紀元千三

百四十年也。

路易既死。桢烈士四世獨撫有日耳曼帝國。彼欲籠絡人心。乃任教皇意。放棄古來日耳曼帝對於意大利之權利。又決議不守舊日日耳曼帝國大會置教皇於權利度外之條約。以此二事謝教皇。將以博其歡心。又利用援路易以抗教皇之市民之種種特權。以經營一己之富。又行賄於所謂選舉侯者。以羈縻之。種種政策。無非爲次第收拾人心之計。根深蒂固後。乃召集帝國國會。所謂帝國國會者。於此以前。已略露端倪。惟時有時無。時斷時續。今也。桢烈士四世復開之。蓋將以制定憲法也。於時所制定之憲法。第一則在選舉帝王之主權。前日之選舉侯七人。皆仍其舊。惟路易家之巴烏亞納侯。則除之。而以爲代理萊因河畔帝領之管主。他如小侯伯之權利義務。與市民之特權。及種種治安之法律。皆於此召集帝

國國會時定之。歷史家名此憲法爲金律。蓋以其含有自由制度也。無幾。路易家之巴烏亞納侯與楂烈士四世反對。有鏗德者與之表同情者也。互相聯合起而稱帝。楂烈士四世知二人相合。非有固結莫解之力。可以反間取之也。乃以重利陷路易。於是鏗德與路易兩敗而死。內亂既平。楂烈士四世乃欲馳域外之觀。以爲古代之有名帝王。皆赴羅馬行即位式。已雖爲日耳曼帝。然尙未親至羅馬。行正大即位式。不足以誇天下。榮後世。竟赴羅馬。達其目的。趾高氣揚。施施歸來。顧楂烈士四世者。長於文學。短於戰爭。其從事戰爭也。不過勉強支持。以避國之誹謗。內憂外患既漸平。乃於其鄉里之地。布烈克。建設日耳曼國最初之大學。至於今日。其地遂爲學者之淵藪。又開通道路。架設橋梁。注射心光眼光於文化上。及其身所開拓之領地。則自巴的克海以至於他尼猶布河畔。然彼雖盡力以制定

憲法。而不守憲法。將欲以帝位私其子。乃行賄於選舉侯。使爲己助。以故檣烈士四世之死也。其子得繼立。有耶威拉德者。檣烈士四世嬖臣也。於斯亞比亞與其武族市民。大起戰爭。此戰爭中。產出一新事。爲當時人所最驚駭。蓋當時火藥之用。久已發明。市民多貿易此物者。戰爭之起也。小數之平民。假火藥之力。殺無數之武士。武士漸失所恃。平民之氣大長。於是封建與武士。漸就告終之境。當此時也。又有一警報。播於日耳曼國中。則慄悍之土耳其人。由東方而襲入歐洲也。檣烈士四世之子名威日耳。以檣烈士四世行賄於選舉侯。故得嗣位。彼者爲曾教育之君主。及其即位。於治國平天下之道。極力講求。其後更起斯亞比亞之「市府戰」。如前所述。初不過對於耶威拉德。或武侯與市民。小有戰爭。已而戰爭餘波。次第及於各地方。而種種武族。如奧地利之烈阿波德。亦與之交爭。威日耳

患之。乃欲於南方日耳曼。分裁判廳四區。以帝威施其裁判。目的漸次告達。更於全國設置裁判廳七所。是其內治上之現象。更有足記者。則當時有名之斯烏志同盟國。與之反抗是也。古來斯烏志山間。有一種慄悍民族。盤踞其內。立國凡四。世因稱爲「四林」國。此四同盟國。早受基督教化。納貢金於寺院。以表皈依心。特自立國以來。常服屬於日耳曼帝國之政下。倣古代羅馬帝國都府之例。四國相結。圖獨立以當外敵。時奧地利之烈阿波德。欲征服之。爲已領地。進兵擊之。四同盟國。豈甘受其壓制。起同盟軍以抗之。每臨戰時。則必祈禱於神前。誓以必死。遂大敗奧地利家之兵。殺烈阿波德。是實不可不謂日耳曼國中一大影響。何則。蓋當日市民。見四同盟國。無武族足恃。猶能抗大敵。以博大勝利。然則何不可鼓其強勇。以抗日耳曼之貴族與諸侯。於是斯亞比亞之市民。益鼓舞勇氣。與諸侯

反對。最後爲耶威拉德一舉敗之。市民勢力遂難再振。然其氣終未衰也。威日耳即位之初。銳意圖治。不意終陷暴亂。乃屠其妻。蓋以其妻以已密事告人也。繼又殺高僧烈波馬克。猶復耽於酒色。妄作威福。以虐國民。由是衆叛親離。時有巴烈丁伯路伯德者。頗得衆望。於是一部選舉侯相會。協議公舉路伯德即帝位。然路伯德之即位也。非選舉侯全體所承認。故國中多不以帝視之。威日耳又收捨餘燼。與路伯德爭帝位。不特此也。又由他一部選舉侯選靡烈威亞之西哥布爲帝。一國三君。欲免爭亂。豈可得乎。而如前所述斯亞比亞之市民。又復騷擾布倫敦。白波黑美亞。奧地利。蔑伊星諸地。又各獨立以去。最後又有一帝起。則威日耳之弟西基曼是也。西基曼當其父樁烈士四世在時。已得布倫敦白之領地。又娶波蘭王女爲婦。遂常握波蘭之全權。有後來居上。壓於全國之勢。又與一部選舉侯。

交換利害。且號於衆曰。我真帝也。當是時也。前之二帝。相繼淪沒。西基曼遂獨有日耳曼國。

當西基曼時代。有一事件。足以大書特書者。則宗教之大會是也。當時宗教界。亦陷於擾亂。戴二教皇。無所宗主。二教皇爲誰。一則爲法國之教皇。由法王而立者。一則爲羅馬之教皇也。既有二教皇。宗教界已覺混雜。而一度又於日耳曼立一教皇。在羅馬之高僧。與在法蘭西之高僧。皇然憂之。會於彼沙。宣言曰。現今之教皇。甲帝立其一。乙帝又立其一。廢立之權。帝王操之。而所謂教皇者。又仰鼻息於帝王。是直帝王之奴僕耳。大失我宗教界之光彩。今宜一切廢之。由我宗教中人。公選一教皇立之。然教徒雖主張如是。而在羅馬之教皇。與在法蘭西之教皇。則恐一有變更。失其特權。不肯承認。加以日耳曼又立一教皇。歐洲大陸。遂有

三教皇。西基曼欲乘此機。恢復古來之帝權。乃於日耳曼之君士但斯開萬國宗教大會。當此時也。改革宗教之氣運。已漸萌芽。改革宗教之說。英國威先利布之徒唱之。當時日耳曼有名之哈士與些羅茂。亦從而主張其說。以爲教皇舞弄俗權。污辱聖位。又貪金錢。以消滅罪業券。妄售於人。此說由布烈先之大學校唱出。教皇憤怒不能止。欲得哈士而甘心焉。萬國宗教大會之開也。英、法、且勿論。如西班牙、意大利等。於西方教會。亦有大關係。乃各派遣宗教界之代表者。於東羅馬帝國君士但丁堡。其混雜情形。殆難以言狀。諸國之王。各送公使。列於會中。武士亦輝其甲冑。由各方而來集。各國市民之有勢力者。亦紛然來集。此大會之提議。大經討論。始決議焉。第一則廢目下三教皇。由大會中人。公舉馬丹五世爲教皇。以救一時宗教界之分裂。然當此之時。更有一大事件起。則議處哈士以大刑是

也。哈士者。波黑美亞人。憤宗教界之腐敗墮落。大有彌雍而廓清之之意。已得讀威克利布之書。愈益感奮。立誓一掃宗教界之弊。自時厥後。哈士之名。大震於宗教界。敵黨大忌之。今者當開萬國宗教大會。乃利用此大會。以哈士得罪於宗教。以審判哈士之議。提出於會中。哈士之黨。固亦不尠。然當此危急存亡之際。闕然解散。哈士乃自出會中。痛斥教會之弊事。受火刑之宣告。無懼色。亦無怨言。當其將受火刑也。身纏白衣。口誦詩歌。神色自若。曰。父乎。今日吾以魂委汝。言終。投其身於煙屯火陣中。而此理想高尚。氣概雄偉。嘯強不屈之哈士。溘然以逝。得春秋四十有二。時紀元千四百十五年七月二日也。哈士死後。些羅蔑越一年後。亦同受火刑。此事傳於歐洲。志士仁人。怦怦欲動者。實繁有徒。改革宗教之氣運。日急日迫。不可遏抑。元來波黑美亞者。乃前帝威日耳自轄之地。威日耳死後。無子。

西基曼以爲威日耳弟之名義。來轄其地。波黑美亞人。本不樂服從之。今又以其贊成火殺哈士之故。波黑美亞人愈不平。有名豪傑西斯加乃起而作反抗之運動。當日彼軍中人。於士族外。更有無數之農工商人。加入之焉。戰爭大起。西基曼知其不可以力服也。乃許其宗教自由。無幾。西基曼亦死。時紀元千四百三十七年也。

西基曼無子。當其未死時。曾籠絡選舉侯。願以帝位讓其婿亞伯德。及其死也。選舉侯從其言。公選奧地利之亞伯德即位。亞伯德者。原屬「哈布伯克」家。今既享有西基曼之領地。又經營其附屬地。至於匈牙利。於是奧地利家對於日耳曼之勢力。非常增加。顧奧地利家。其始不過一小侯封。今驟然躍登帝位。以臨天下。遂日夜培植其勢力。使有加無已。爾後遂長管轄日耳曼帝國。所謂奧地利者。始嶄

然現頭角於此時焉。亞伯德在位僅二年。設施之事。着着爲強盛之計。裁判廳區制度。在路易時。始創設之。然猶留缺點。彼則竭力以求其完備。又定全國之租稅。行徵兵之法制。以恢復前日帝政。當時帝國之東方。爲土耳其所侵迫。勢甚危急。亞伯德合奧匈二國之兵以禦之。大爲所敗。失望以病死。時紀元千四百三十九年也。

亞伯德死後。選舉侯同選奧地利家之飛烈特利三世。以卽地位。蓋利其柔弱不振。故特舉之以阻奧地利家之發達也。然當此時。日耳曼國內。雜亂紛擾之狀。有如蜂鬧。層出而靡所底止。人人思得英明之主。戡定內亂。波黑美亞之西哥西。以才名者也。選舉侯等欲選之。然波黑美亞以表同情於哈士。爲教皇所深嚮。以故選舉侯欲選之。教皇於其中。爲之障阻。由是波黑美亞之西哥西。不得果立。而佛

烈特利二世。又無治國平天下之志。自以推廣已之領土爲事。其即位也。即征服息志蘭。入已領內。諸侯多不服。彼乃密與法王檣烈士謀。借其有名兵隊。以壓諸侯。企圖達其經略息志蘭之目的。已則駐兵於斯烏士山間以待之。繼乃於此地受大敗。此一敗也。不特佛烈特利三世失望。乃至挑起斯烏士與巴庚德之檣烈士之戰爭。時巴庚德境內亞沙斯之地。有謀反者起。與斯烏士聯邦有關係。時檣烈士以強大名於國中。率大兵擊之。然息志蘭之勢險阻。進攻甚難。加之此地之人。前日奮勇。破強衆之法軍。自以爲有所恃而無恐。士氣百倍。又確知以少可以敵衆。出沒自由之舉動。習焉竟成自然。檣烈士恃其武勇。輕入敵境。不知地利。冒險以進。遂爲其地之人。誘之山間。夾攻而大敗之。檣烈士大軍。全歸覆沒。是役也。息志蘭之人。熟知地勢。且所用斯烏士之兵。皆由農工商中人。組織而成。輕裝平

衣轉動便捷。故檣烈士大軍。卒爲所破也。經此一役後。日耳曼人。又得無數之經驗。長無數之勇氣。(第一)則平民自重之心。因之大起。(第二)始知武具之不足恃。亦無足畏。(第三)始知欲強民權。非出死力與諸侯武族抗。不可。自時厥後。每遇戰爭。漸有以步兵間於騎隊。以當敵者。諸如此類。皆自此役後。所產出之影響也。檣烈士之死也。遺一女。佛烈特利三世乃爲其子亞基西美娶之。因是并得巴庚德之領地。是更爲後日德與法戰爭之導火綫。當此時也。日耳曼各方面之形勢。紛擾之象。殆難言盡。於匈牙利。波蘭之方面。則與土耳其軍。戰爭常不絕。於斯亞比亞。布蘭哥尼之方面。則有三十一都府之同盟國。與其界限之諸侯。以干戈相見。又有蔑伊星之佛烈特利。則樂於戰鬥。征伐四方。擾亂平和之局。有子二人。亦互相戰爭。戰爭之結果。乃見沙基蓀尼家之二分。混雜無限。佛烈特利三世。

見紛紛擾亂之不可以終古也。布令國中禁諸侯私戰。相約保五年之平和。諸侯無有應之者。彼亦無如之何。爾後更不關心於政治。惟日研究天文學并醫學以終。時紀元千四百九十三年也。繼之即位者。即其子馬基西美良也。

馬基西美良不似乃父之柔弱。巨其幹。健其軀。受武族之最高教育。每臨戰陣。提劍躍馬。陷陣摧鋒。無有能當之者。彼由第二之妻。得意大利美蘭之領地。與法王路易十一世爭雄。大開戰端。東方則於匈牙利邊境。與土耳其人相持不下。將欲展其才力。縱橫歐洲。以繼沙烈曼統一天下之志。然當日戰爭之禍。已達極點。諸侯與國民。皆有厭亂之心。相希保持平和之局。時有黑烈清克伯伯德多者。任選舉侯而主張平和之賢者也。以屢年戰爭。民人不堪其苦。乃提倡民權自由之說。以抗馬基西美良。又開國家大會。是爲有名之烏阿穆斯國會。召集一時大小侯

伯高僧以及武族與市民之代表者。協議改正憲法。此會所改正之憲法。重大之點。第一則爲國內不許私鬥。第二則立獨立高等法院。不許帝王任意以弄法權。第三則援權力於地方裁判廳。諸侯有爭論。則各由其地之地方裁判廳以裁判之。第四由國民全體。立貢收帝國稅之法程。以稅項組織國家大事。此等稅項。有欲支用之者。必經國會承認。始可支用。帝不得任意以支用之。然當時憲法。雖如此制定。見諸實行者。不過得其半。餘悉屬具文。故國內依然不免混亂。蓋是固由帝王政治。赴於國民政治。所必經之階級。固不能獵等以求速效也。越五年後。更開大會阿克士伯克。改正憲法。此次改正。大不如前。漸有實際以行之勢。此次改正憲法之重要點。惟何。即組織帝國政府。設立帝國評議院。評議院委員。由國會公選之。帝則爲評議院中議長。又制定徵兵新法律。凡國家有大事。則徵全國之

民兵以禦外侮。此等憲法。當協議時。雖期以實行。然其後則又屬具文。蓋馬基西美良。以評議院制。束縛己之自由。大不以爲便。每不顧憲法。擅自行動飛躍。於是諸侯與其他之代表者。皆欲廢之。然開數大會。類皆闐然如蛙蜂鳴。於實事一無影響。已而自由領袖伯法多死去。馬基西美良更妄行其志。無所忌憚。挾教皇鳩利亞斯二世。馳赴羅馬。行古代帝王之卽位式。更窮兵黷武。經營四方。初則大敗於息志蘭。繼又大敗於威居斯。鬱鬱不得志。來歸本國。國民乘其敗後。開國會於哥崙耶。確然執行前日制定之憲法。由國會分遣令官。分行於各洲。發布帝國評議院之命令。置參政官八人。參與帝之政治。然此事之結果。畢竟仍有名無實。國內擾亂。更甚於前。武族之窮極無聊者。則作盜賊行。以苟衣食。四方出沒。良民爲之不安。貴族則各就其地。自圖獨立。掠奪無人理。人民困於亂世。農者不得安於

田畝。商者不能通其有無。工者不能盡其技藝。失生活之途。發疾苦之聲。若是者。遍於國中。而馬基西美良。卒不能有建樹。潦倒於紛擾之國。以沒世。時紀元千五百十九年也。

吾人之述歷史。貴在單簡賅括。此處述日耳曼史。則言之不足。又長言之。似於單簡賅括之義。有相刺謬。不知是固不得不如是也。蓋自此亞基西美良後。即入於近世史。日耳曼之近世史。由改革宗教而起。因是政治界學術界市民界開展一大時期。輝煌燦爛。自由之新天地出焉。此時代歷史。固世人所樂聞。亦吾人所樂道者也。然則吾人詎不欲早了結此中世史。急述近世史哉。特以中世史爲近世史之母。凡百新現象之出於近世者。在中世時。已萌芽焉。胚胎焉。若不詳知中世史。則於近世史種種現象。決不能知其由來。既不知其由來。而以臆斷歷史。其不

誤其見解者。殆甚稀矣。即以改革宗教例之。改革宗教。非歐洲一最重大事件乎。決非路德一人。所能奏其功也。蓋爾日之帝王。與爾日之懷疑者。大有以造成之。然當中古時。帝王與懷疑者。其反對宗教。已大有人。故改革宗教。雖至後日。始得結果。而於此時代。已遍種其因。苟不熟知中世史。又孰知其因之種。於是時哉。其他民權之論說。自由之主義。在近世史。飛揚發達。日進未艾。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自古代來。已見其消長之跡矣。又如文物之明備。學藝之發達。今日歐洲之風俗人情。所以如是活潑潑地者。亦非突然自天降來。由地湧出。其種種分子。亦自古代來。已遍蒔之矣。故欲解釋今日歐洲現象之問題。探索今日宇內之大勢。不可不求其原因於中古史。吾人之敘述歷史。所以獨詳於中古史者。職是故也。

○法蘭西史

法王者。能成就日耳曼帝所不能成之事者也。日耳曼所欲經營之事如何。如前條所述。日耳曼帝欲壓服諸侯。隸屬於己帝權下。以組織一大帝國。然不得逞其志。反爲諸侯所制。至以諸侯而管轄日耳曼帝廢立之權。此日耳曼帝所不能成就之一事也。日耳曼自沙烈曼以來。以意大利置於其管轄內。因是與教皇時有衝突。日耳曼歷代之帝。無不勉力以意大利屬於己下。與教皇作權力之競爭者。蓋不知凡幾。然此目的亦未能達。此又日耳曼帝所不能成就之一事也。吾人述歷史至是。又入法國歷史。法國歷史中。其重大事件。即在成就此二大事業也。成就此二大事業如何。即一方壓服諸侯。組織一強固之王國。一方置教皇於己領內。視之有如臣下也。以下所述之法國歷史。即此等歷史也。前述法國史至路易九世時代。今請自路易九世後言之。

路易九世之死也。其子飛利三世即位。飛利三世以胆略名。非庸弱主所可企也。當彼時代產出之第一事。則爲殺當時之政治家。布羅些。布氏當路易九世時。爲侍醫。所謂嬖臣者也。威振朝廷。與飛利三世之再婚妻名馬麗者有隙。俄飛利三世先妻之子死。布羅些以爲馬麗殺之。馬麗聞之。大怒。請於飛利三世。處布羅些以妄言之罪。飛利三世不辨真僞。乃質之於女卜者。女卜者以先后子之死也。非馬麗殺之。此蓋出於布羅些之讒言對。飛利三世信之。乃處布羅些以絞殺之罪。嗚呼。爲一國主。於其子之死。亦不知因何而死。乃以女卜之言。妄殺政治家。此事雖小。亦足以見當時之風俗矣。第二事則爲西利之戰爭。西利與烈布士之歷史。俱略述於前。當時爲法國一侯安西哥烏之檣烈士所領。然西利人不樂屬於檣烈士。久有反動之意。適值法兵亂暴。辱西利一女子。西利全島。俱大不平。有爲迄

唱者曰：「我等協力以逐此失敬於我之法奴。」屠法人九千。其地之主權者檣烈士率兵以平亂。時西班牙國亞蘭哥之伯多羅其妻爲日耳曼產。今見檣烈士以兵壓西利人。乃唱言曰：「西利者我妻家之舊領也。今若此。我不可坐視。」率海軍來。以當檣烈士。大破之。檣烈士收拾餘燼。與法王飛利合擊西班牙人於海上。時西班牙海軍有名之英雄羅利亞統之。羅氏勇悍善戰。於是飛利與檣烈士。又爲西班牙人所破。檣烈士之長子俘焉。檣烈士憂憤以死。飛利以爲西班牙海軍不可敵。乃更以騎兵二萬。步兵八萬。擊西班牙人於陸上。進攻亞蘭哥。又爲西班牙人所敗。乃率兵歸。軍行途中。飛利三世以疫病死。時紀元千二百八十五年也。飛利三世既死。繼之立者是爲飛利四世。飛利四世之即位也。欲收拾國內人心。乃開國會。此國會性質。前條已略述之。由貴族。教徒。平民。三種人。組織而成。時稱

平民爲「第三階級」飛利四世之開國會也。增加「第三階級」之議員。既開國會以收拾人心。乃又與亞蘭哥結平和局。無端忽與英國大起衝突。遂至引起百年戰爭之大事件。元來英國以畧奪法領那曼之故。那曼人之留於其國者。爲數不尠。至於當時。二國民雖相混合。曾屢與法王爭。繼因於開港場間。英國水夫與法國水夫起一大喧嘩。遂又引起大戰爭。蘇格蘭威尼士。則與法戰。布利他尼侯與佛蘭克之加伊。以及日耳曼帝之亞德佛亞。則與英戰。諸國彼此傾軋。大有混戰之景象。實不可不謂之奇觀也。此戰爭閱二年後。以教皇波尼飛八世之裁判。遂結其局。法則扶蘇格蘭之獨立。英則表同情於佛蘭克。飛利四世於此條約結後。更試征伐手段於佛蘭克。佛蘭克不能支。其領主加伊以身降於法。全國忽爲法領。佛蘭克人之降於法也。蓋以加伊所施政策。壓折不堪。今降於法。或者施善政

於已等也。詎料飛利四世自領佛蘭克後。所施於其地之政策。壓抑之苦。視加伊有過之無不及。於是佛蘭克之愛國者哥林克舉全國以抗法。勢甚猖獗。飛利四世又破之。遂與佛蘭克人結名譽之條約。爾後佛蘭克遂折而爲法國領內一部分。得保續從來之權利自由。自佛蘭克反抗法王。得以保續其權利。天下平民之意氣。因之日強固。蓋平民有見於此。以爲愛國自由之精神。苟充足於已。則雖平民亦可以敵王侯。已而飛利四世忽與教皇相軋轢。蓋以當時與英戰勝之。與佛蘭克戰。又領其地。飛利自以爲無敵於天下也。乃有狙擊天下之志。然以軍用不足爲恨。因得國會承諾。科重稅於國中。以充軍用。猶以爲未足。乃欲以幾種租稅。加之於從來免課稅教徒之上。教皇波尼飛八世聞之。大怒。由羅馬飛書於法國。凡教徒之在法國者。決不可從納稅於教皇之命令。飛利亦布告全國人民。凡前

日納貢於教皇之物產。亦不許復納貢。教皇乃召集法國之教徒於羅馬。開大會議。求抵拒法王之策。飛利亦召集全國國民之代議士。開大會議。求抵拒教皇之策。且燒燬前日教皇由羅馬飛致法國教徒之書。於是政教之間。搔擾大起。有一貴族曰哥崙訥者。突然率手兵。馳入意大利。捕教皇波尼飛。挾之入法國。行至中途。爲亞訥他尼人民所遮留。不克逞其志。教皇受此驚恐。忽然死去。得年八十有六。繼波尼飛八世之後者。是爲白烈德十一世。無幾。又爲人所毒殺。於是宗教界遂無一人足爲飛利敵者。飛利遂任意選法國波多克之大僧正哥斯爲教皇。爾後七十年間。爲教皇者皆法人。法王之勢力。大足以左右宗教界。時寺院中武士。又起紛爭。寺院武士性質。略述於前。皆由教會中出。爲十字軍之精華。十字軍之終局。彼等散布於歐洲各地。猶未解散。高自標榜。卓然不羈。立於國王權限外。自

布獨立之政治。自設獨立之裁判所。隱然有凌駕王侯之勢。挾其武力。橫行天下。莫能制之。飛利憤其橫行。思所以制之。搆據城於巴黎。誘致武族隊長於其中。拘留之。既縛其隊長。乃直遣兵縛其隊中之有勢力者。百數十人。引之於國會會場。由國會決議。處以死刑。當時教皇懼法王勢力。不敢有所異議。乃以火刑殺寺院武士。凡四十五人。更以餘力壓制教皇。未幾全國之寺院武士。聞然鳥獸散。凡所有物。由國家沒收之。最終乃處其隊長摩烈以火刑。摩烈臨刑時。大詈教皇之無能。法王之暴戾。且曰。『予死後。當於上帝裁判所。與汝二人置辯。』越一年。教皇死。飛利四世亦相繼死。

飛利四世死後。其子即位。是爲路易十世。娶后於巴庚德。未幾遂死。時有飛利四世之兄弟亦名飛利者。利其少女無能爲。暫行攝政。繼遂自即王位。稱爲飛利五

世。而巴庚德侯以爲路易十世雖死。尙有妻在。當即王位。飛利五世乃開國會。以國會之決議。云法國憲法。不戴女王。巴庚德侯亦無如之何。當飛利五世時代。佛蘭施士康派教徒。痛言當時教會之弊害。熱心以行改革。大加迫害於教皇。放逐猶太人之議論。亦風發泉湧於國內。同人種之被殺者。不下千百。財產之被沒收者。不下十五「利布」。又以當時迷信宗教故。指癩病人爲惡魔。以爲是等人得罪於神。故神罰之。使受此等病也。於是百喙同聲。遇癩病人即殺之。癩病人之罹此无妄之災者。殆無量數。已而飛利五世死。無子。其弟楂烈士五世即位。與英王耶多華因爭領地。忽啓戰端。無幾。又結平之和局。是亦無子即死。楂烈士五世死。因無子以嗣位。遂以路易十世妻所舉之子繼之。是爲飛利六世。楂烈士五世之從弟烏亞羅侯代之攝政。於是法國王位。遂歸於烏亞羅家。

飛利六世即位後。佛蘭克領內自由民。相繼煽亂。其侯求援於飛利六世。飛利自將兵救之。凡屠一萬三千人。其亂遂止。飛利更乘其餘威。使英王耶多華三世令基耶侯入朝於已。然飛利六世同族中。有亞爾多侯羅伯其人者。因與飛利有隙。爲所放逐。越在英國。聞飛利與英王交涉。乃說英王拒其要求。且歷數飛利暴戾之罪。英王以質問書詰飛利。飛利答之曰。彼羅伯者。我國之謀反人也。毋論何人。若有扶植之者。是即顯然與我爲敵。我決不能容之。因是之故。英法二國。大起戰爭。此戰爭之繼續。凡閱百年。歷史家稱之爲百年戰爭云。百年戰爭之初起也。佛蘭克人附於英。故英王來佛蘭克。與法王飛利於其地開第一回之戰爭。此次戰爭。交綏即退。無大勝負。第二回戰爭。則戰於和蘭之附近地。此戰爲海戰。初戰時法軍得勝。繼以英軍出死力相搏。法軍不能支。其海軍始全然消滅。要之法

之海戰。不能敵英。英之陸戰。不能敵法。第三回戰爭。又戰於陸。英得佛蘭克之補助兵。六萬有奇。然卒致敗。二國遂各休戰。休戰未幾。又有一新事件起。蓋當時法國布利他尼侯死。無嗣。法王飛利欲以布羅伊之檜烈士繼其後。布利他尼侯之弟摩多佛阿拒之。以爲如己之資格與關係。足以續布利他尼侯而無疑。乃請援於英王。於是英與法又起戰爭。此戰爭英王未臨陣。勝利卒歸於法。摩多佛阿爲法軍所擒。英王大怒。乃自臨陣。此次戰爭。爲有名克烈西之大戰爭。法軍大敗。失去騎兵一萬二千。步兵三萬。英王乘勢陷加烈伊府。即拒之。同府歸於英者。爾後凡二百年。

無何。飛利六世死。其子西哥繼立。於時西班牙之納烏亞王檜烈士者。狡焉思起者也。欲狙掠法王位。起而與西哥爭。爲西哥所敗。且被擒焉。其兄弟求救於英王。

職是之故。英法二國再起戰爭。此戰爭最初開於波的亞。英國之軍則有名威爾士之黑太子率之。法國之軍則西哥自督之。此一役也。英軍再得勝利。然西哥之動作實有非常可驚異者。蓋西哥以武勇名。其出戰也。每揮大斧立於陣頭。以身爲士卒先。其子飛利年始十四（即後日以大胆名者）亦酷肖其父。以戰死自期。卒以奮勇輕進爲英軍所捕。法國之主爲英軍所奪。人情洶洶。上下大騷動。乃暫立西哥子楂烈士爲總裁官。巴黎之知事與崙之監督僧二人共攝其政。又開國會。一時國民又欲利用此國會擴張已等之權利。第一爾後王不得濫發粗質之貨幣。又由此國會設委員三十六人。凡徵稅之事件皆以委之。已而西班牙之納烏亞王楂烈士竊脫檻囚。更起而爭王位。人民之從之者亦復不少。巴黎之知事自率兵擊之。暫時占領巴黎城內克拉蒙波烏亞等地方。亦乘此時機自稱爲一

種平民黨所在蜂起。遇貴族則襲之。遇豪族則荒之。其結果雖爲一武士所破。而騷動餘波。及於全國。總裁官檣烈士率貴族之兵。逐納烏亞之檣烈士。平和秩序始得恢復。更遣使於英國。割亞克伊德伊多林波多并那曼四地以與英。請還西哥。英政府不服。檣烈士大怒。再開法國大會。而英法第四之戰爭。又由是起焉。此役也。英王更於巴黎附近。提出平和之判斷。割七八處小都府於英國。西哥亦來歸巴黎。西哥之被拘在英國也。耶多華以賓禮待之。西哥感其德。歸國後。留其子路易於英以爲質。繼路易乘間。逃歸巴黎。西哥以爲失信於人。大怒責之。仍逐之於英國。此亦足以見當時武士之事矣。西哥以紀元千三百六十四年死。其子檣烈士五世。繼之即正式之帝位。

檣烈士五世。不似其父之豪勇。極好學問。長於觀察天文學。其即位也。第一之事。

則爲與西班牙交涉事件。當日西班牙國加斯的王伯羅。殘酷無道。與其弟顯理生隙。戰爭不絕。遂顯理於國外。顯理求援於檣烈士。撒克林者。法之驍將軍也。檣烈士乃授以兵。使擊伯羅。敗之。顯理遂領加斯的。伯羅亡於英國。求援焉。英王使黑太子救之。擊撒克林於加斯的邊境。擒之。法軍之据屯於其地者。悉逐之於境外。於是法屈於英。伯羅復位。稍復平和之秩序。後伯羅以約以金額償於英之雇兵之故。雇兵等多不平。遂於加斯的之境。肆行掠奪。又侵犯法領。加以前日法所割於英之諸都府。英王科以重稅。民不堪其苦。檣烈士利用之。適前次戰爭被擒於英之顯理與撒克林將軍。皆乘間逃歸。檣烈士授以兵。突起而攻加斯的。殺伯羅。於時英國黑太子患病甚重。勢將不起。聞法之破加斯的。殺伯羅也。投袂而起。與法軍戰。連勝之。然以病重。卒不能軍。扶病歸國。英王乃更以蘭加斯他侯西哥。

繼黑太子之任。來攻法國。檣烈士不與之戰。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使之疲於奔命。蘭加斯他侯深入敵境。糧餉既絕。路途多阻。加以時交嚴冬。寒侵肌骨。退既無所。據進又不能戰。軍之以凍餒死者。居其大半。蘭加斯他侯窮窘無可爲計。乃率殘兵歸國。英法戰爭。如此其劇。後以教皇之裁判。英法之間。始得免於戰禍者二年。英王既失驍勇之黑太子。檣烈士大喜。以爲莫予毒已。乃整軍備。與加斯的合其海軍。進擊英島。戰於英領之大陸。大破英之海陸軍。雪多年敗北之恥。又擊納烏亞之加烈士。割其領地。適納烏亞之太子。率其臣下。來遊巴黎。檣烈士以爲是殆與英同盟。來毒殺予者也。捕而錮之。已又以布利他尼與英國同盟故。今旣挫英。便欲乘勢征服之。然布利他尼之結同盟於英也。不失其獨立之權。今見檣烈士以兵臨已。難保不失其獨立之權。奮然并起。武族。市民。農商民。皆荷干戈。以臨

戰場植烈士遂不克逞志於彼。惟以溫和手段招之使來。於是布利他尼乃屬於法。最後以壓制之故。英領地之割於法者。不堪其苦。於是英人并英國黨。更組織自由軍隊。以圖恢復。植烈士前日之威勢。一朝掃地。既而有名之英雄撒克林溘然長逝。植烈士聞之甚悲。無何亦死。時紀元千三百八十年也。

綜植烈士五世之生平觀之。實爲近代之英主。雖當彼治世。只開一次國會。不能行果斷之政治。留心文事。創設前此未有之「王國書籍館」於巴黎。建築大殿高厦。此大殿高厦。實含無數之美術。遺於後世焉。後日有名之巴士的城。實在植烈士五世時代始完成也。

植烈士五世死。其子即位。是爲植烈士十六世。植烈士五世之兄弟四人。迭爲攝政官。最初之攝政者。則爲其第一兄安西哥烏侯。彼以其身當政治之衝。乾沒國金。

減兵士之給料。兵士乃大不平。所在搔動。巴黎市民。又繼之謀反。號於國中曰。『今之王家。剝奪我等古來之特有自由。科我等以重稅。賣培之特權。王家專有之。此實間接之大惡稅也。我等不可承認之。』議論一倡。百喙同聲。如風泛潮。不可制止。政府知其不可制也。乃一一容其要求。以安人心。而鎮內亂。無何。路安地方。亦有民黨起。襲土地之收稅所。屠其官吏。陷其地之堡台。殺其長官。檣烈士六世。與其叔父之攝政者。同出擊之。烏合之衆。不能支。闐然鳥獸散。士軍得勝利。乃復恣其威勢。科巴黎市民以重稅。市民再行蜂起。大肆騷擾。破斯多拉之牢獄。放其囚人於四方。相合以當王軍。其後民黨與王軍。互有勝敗。當此時也。平民勢力。已大伸長。早不願屈服於武族下。時有巴庚德侯飛利。年僅十四。以膽略名。起而抑壓民權黨。於是佛蘭克亦有民軍起。破其國侯路易。勢甚猖獗。飛利以有親戚。

之關係。馳兵救之。不踰時間。民權黨被其殺者。凡二萬五千人。又殺其主謀之飛利烏安亞多伯。飛利既壓服民權黨。乃以佛蘭克置於己之領內。以壓制政策施之。極其不堪。睥睨天下民權黨如傭奴。而民權黨對之。亦有敢怒而不敢言之概。飛利欲要好於日耳曼。乃娶其國中巴烏亞納侯之女爲己子妻。同時國王楂烈士六世亦迎巴烏亞納之王女爲后。於是日耳曼與法蘭西。乃有親戚之關係。相結爲同盟國。謀大舉以伐英。聞之歷史家。當時飛利代英。大有一舉而要其城下之盟之志。軍隊則非常精練。戰艦則有千二百艘。大軍已發。方近英島。大風揚沙。不能上陸。曠日老師。無功而歸。翌年。內治總監克蘭松復出布利他尼。大舉以伐英。以與布利他尼侯不相能。途中遇阻。又引師歸。於是征英政策。全歸失敗。有蘭翁之監督僧。密告於楂烈士六世曰。君已達丁年。而叔父等依然執政。即如飛

利以壓制爲無上政策。恐將不利於國家。君其圖之。』檣烈士六世然其言。乃解叔父等之攝政。叔父等陽從其言。而陰使人殺監督僧於其家。翌日有以監督僧之被害告檣烈士六世者。檣烈士六世亦不爲之屈。後以內治總監克蘭松爲顧問官。銳意執政。又怒布利他尼侯前日阻己之征英軍也。使人刺之。機事不密。爲布利他尼侯所覺。於是檣烈士六世與布利他尼侯。又起戰爭。檣烈士引兵入布利他尼境內。途中忽遇一狂人直立而前。大聲疾呼曰：『王汝輕入敵境。陷敵之計中矣。』執檣烈士之馬轡。不使前進。檣烈士出其不意。受此大驚。遂患昏迷之病。乃復命非攝政飛利之再攝政也。有一大強敵出而與之抗。大強敵爲誰。則阿林士侯是也。阿林士侯者。爲檣烈士六世之義兄弟。始終以保護檣烈士爲事。遮斷其叔父等之專擅。以故飛利終其身。不克逞其志。飛利既死。其子波爾繼之。

彼夙欲攬法國之大權。又痛乃父飛利爲阿林士侯所壓抑而死也。誓有以報之。一夕阿林士侯忽於途中爲刺客所斃。上下大驚。不知誰使爲此者。探索不得已。而知爲巴庚德侯波爾所使也。遣使詰責。并欲捕之。波爾乃率大軍。逕入巴黎。凡反對黨。皆除去之。乘勢攬取攝政之大權。於是顯理波博布利他尼三侯與貴族亞馬納克伯。聯爲一氣。集大軍以敵波爾。巴黎城中有如戰場。巴黎市民見此擾亂。各團自衛之策。保護己等之生命與財產。乃與獸皮工之加波的耶大將。別組織獨立之軍隊。於是巴黎市中。擾亂程度。更進一級。其結果。市民爲貴族所破。貴族又爲波爾所破。於時巴黎城內。亞馬納克軍之首。有如山積。亞馬納克軍之血。有如川流。戰爭之禍。蓋烈矣哉。時英王顯理五世。聞法國內亂。方欲乘其厄。以恢復前日爲法所奪之領土。乃於紀元千四百十五年。引大軍向法國進發。法人見

英人乘已之危。乃暫止內亂。出而與英人戰。大戰於亞西安哥。此一役也。法之大將亞布烈。以愚頑之才。誤作戰之策。騎兵隊陷於泥淖中。滯不能行。英軍之矢。如飛蝗射來。士卒因是斃命者。一萬有奇。阿林士侯與波博侯。及其他將校。共千五百人。悉爲捕虜。後舉亞馬拉克伯爲內治總監。威振朝野。旣而亞馬拉克伯以故與女后生隙。女后得巴庚德侯爲之援助。乃廢亞馬拉克伯。內亂之機。又將發而不可止。英王顯理。又渡海而來。侵畧那曼。巴黎市民。得屠牛者爲之主領。所在并起。青天白日。又爲重雲毒霧所蔽。巴庚德率其軍隊。馳入巴黎。以平內亂。殺亞馬拉克伯之黨派三千餘人。以去。當此內亂紛紜之際。英國之軍。已次第平法之西南境。直搗巴黎。遂陷法都。法王檣烈士十六世。以廢疾之身。值此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竭精盡力。委曲求全於其際。乃調和已之太子與巴庚德侯。使互相見。結平和。

局當相見時太子有一顧問官乘巴庚德侯之不意舉斧擊其首强大之巴庚德侯於斯終局其時擾亂之情狀千變萬化有非紙筆所能盡者然內亂既不息英軍又相逼而來當道者乃各謀組織軍隊以拒英軍然大厦之傾非一木所能支橫流之決非一簣所能禦終不能奏退英軍之功不得已與英王結平和條約條約之結果以法王之女加沙林適英王法王死後英王兼理法王位無何法王先英王而死英法交涉之間又產出一大爭端開發一新時期

如上所述法國多年困於內憂竊於外患巴庚德侯被擊死去英軍陷巴黎要求無上之利益法王不得已從之已而其生不辰之法王查烈士六世在亂雜之國處危疑之位惴惴焉越三十年鬱鬱以死英王顯理五世亦相繼而亡英國黨則欲援前日之條約舉顯理五世九歲之子以兼法王位稱之曰顯理六世法國黨

不承認之。則立檣烈士六世之子。稱之曰檣烈士七世。英王之方。則由其叔父黑多佛阿侯西哥攝政。與巴庚德侯飛利締結同盟。挾其威勢。直入巴黎。行戴冠即位式。法王之方。則置政府於波爾志。扶持之者。則安西哥烏家并蘭克希之諸侯也。於外國則有意大利之美蘭出。以及蘇格蘭之多克拉士公與之締結同盟。二者之間。相持不下。英之西哥。以爲長此相持。不可以終古。乃決意一決勝負。進軍以攻屬於檣烈士之阿林士市城。此一役也。最初則英之大將沙利斯伯利侯。爲法之大砲所擊。然英軍猶奮勇前進。毫無懼色。戰爭閒。殺阿林士之鎮台長。并蘇格蘭之大將。益進圍之。外面之法軍。力不能支。潰散以去。城內之阿林士兵。勇氣大沮。危在旦夕。有議舉白旗以降者。當此時也。鬚眉丈夫。束手無策。乃有一窈窕娉婷。驚天動地。愛國若命之女丈夫。顯於其間。女丈夫爲誰。則有名之約安達克

是也。約安達克生於羅烈音與巴庚德界間之一小村。當幼稚時。一日有神忽告之曰。「約安。後日汝當救法國之危難。」約安聞神之言。頗以自負。及英軍圍法之阿林士城時。勢甚危急。約安素以救法國自任。聞此警報。躍然起曰。「神告以後。日當救法國危難。今日之法國。非危急存亡之秋乎。副神之豫言。酬我之夙志。以身殉國。正此時矣。」爲國犧牲之志既決。乃單身馳見國王。植烈士七世。自述其志願。且曰。「予得天使眷顧。教我以救國危亡政策。予今者特出而救我國之危亡。予蓋奉天使命而來者也。」當時之人。迷信宗教。且情勢危急。得此神女。轉危爲安。亦未可如。殆天不亡我法國。故生此女於我國也。百隊同聲。共推約安。法王乃授以兵。使退英軍。約安得法王命。身着戎服。馳馬試劍。直搗阿林士城。與英軍死戰。英軍亦迷信宗教。見約安以一弱女子。敢臨大敵。以爲真有神助。氣已先餒。

加之約安驅慄悍之法兵。奮死以來。東馳西驟。所向披靡。英軍不能支。遂解阿林士之圍。約安賈其餘勇。直攻英之堡台。陷之。乃奉檣烈士七世。奏凱入巴黎。即正式之法王位。已而約安又率兵以衝英國黨之根据地。軍至中途。爲巴庚德侯飛利所邀。轉軍敗逮捕。遂受宗教會議之裁判。宗教會議判之曰。約安爲邪說以亂人心。其論非天使之論。乃惡魔之論也。竟處以大刑。嗚呼。約安以一弱女子。不忍束手坐視祖國之淪亡。犧牲生命以救之。愛國之精神。不誠足愧毫無生氣之鬚眉丈夫哉。自時厥後。法國人民。經無數之戰爭。人窮財困。漸悟兄弟相鬪之非。乃開宇內大會於法國之亞拉。英法二國王。各遣代表人。爲會中主。他如西班牙。加斯的亞蘭哥三國王。并日耳曼帝。亦各遣代表人與於會。巴庚德侯飛利者。當時之豪侯也。權力與帝王無異。亦與於斯會。談議調停之方法。英王之代表人。

議與衆不協。拂衣竟去。巴庚德侯於此會議。得非常之特權。乃與植烈士七世合軍。以逐英軍之盤踞於法國者。植烈士七世自會議來歸巴黎。竭力以博民之歡心。自時厥後。法國始稍得平靜。爾後常開國會。又置國備軍。國內諸侯。不許擅自募兵。國會中人。以多年內亂。皆由諸侯權大兵多所致。共贊成不許諸侯募兵之議。爾後諸侯與貴族。失兵備之大權。前日封建割據之勢力。漸不能維持。此實爲當日變態之要點。蓋自是而諸侯之權。漸漸縮小。中央集權之制。漸發現矣。顧約安之出現於法國也。如電光火石。一閃而來。忽一閃而去。似於世界無甚影響。然法國民感其電氣。愛國精神。大爲奮起。出於舉國一致之策。國民自計。以爲苟擴張王權。養成中央集權之制。則時壓制之種子。雖然。與其若前之內亂紛紜。陷於無政府之境域。見侵凌於外敵。則無如暫伏於王權下。猶可以恢復平和之秩序。

故檣烈士七世得利用國民此等思想。由全國各地出徵兵以組織王軍。始立規則。置常備軍。然則檣烈士七世所以能內壓諸侯。外逐英軍於境外者。其得力於國民之後援者。蓋非淺尠焉。檣烈士七世既獲勝利。乃即正式之法王位。於紀元千四百六十一年死。其子即位。是爲路易十一世。

嗚呼。吾人述法國歷史。臚舉事實。不堪其擾。筆禿矣。神疲矣。非惟吾人神疲。即讀者亦殆神疲矣。雖然。凡讀歷史。不於此煩曠之間。溯其原因。求其究竟。不足以觀時勢之變移。又決不能於正動反動之間。悟得人情之通路。吾人述日耳曼史。及馬基西美良時代。暫時置之。以入於近世史。今說法國史之方面。亦援此例也。如前所述。繼前王檣烈士七世之後者。爲路易十一世。性陰險。有智略。然其一生之目的。則莫大於壓諸侯。弱教會。使此二者。全隸屬於王家。以嗣歷代先祖之志。

其即位也。先廢前王路易九世所制定之王命制。此王命制者。教會中人。不待教皇許可。直得自由。以選舉教徒。路易九世所以定此制者。蓋欲保護國內教會之自由。與教皇反對也。於是教皇欲干涉教會。教會又欲自由。不容教皇干涉。二者之間。大起爭論。路易遂乘其相持。而兩壓抑之。坐享漁人之利。此其弱教會第一政策也。次則壓强大之諸侯。於時諸侯之强大者。以巴庚德侯爲最。當路易十一世時。其侯飛利年已衰老。甘言以侵畧其領內三四市府。飛利之子檣烈士大憤。以路易老奸巨猾。掠已領地。侵占公益。布告於同盟諸侯間。且結合同盟諸侯。舉兵以攻之。路易見其勢甚銳。鋒不可當。暫潛伏以避其鋒。後乃以甘言誘檣烈士而捕之。檣烈士亦賴有智謀。克免於難。最後與英王耶多華締結同盟。來攻法國。路易不欲復興外患。以重幣賂英王待者。復以甘言動英王。終得英王長女。與其

子結婚。一方又開國會。勉力以博國民歡心。巴黎市民。或頌禱之。巴庚德侯。檣烈士。遂無所施其計。嗣後休戰者。凡九閱年。巴庚德侯。檣烈士。乘此休戰之機。以前日曾受斯威士蘭人侮辱。出兵征之。以雪前恥。路易聞之。大喜曰。『咄。我觀古來戰爭。從來有一人能於斯威士蘭獲利者。檣烈士。其不免乎。』已而檣烈士。果大敗於山谷之間。爲敵人所屠殺。檣烈士既死。無子以爲嗣。路易乘之。儂種種口實。以大兵臨巴庚德而取之。爾後巴庚德。遂爲法國王家之領地。路易既墮巴庚德。乘餘威以懾服諸侯。凡跋扈之侯伯。皆擊而服之。生平壓服強侯之目的。至此大達。而當此時。王與諸侯與教會與市民。并外國之衝突。變態百出。不一其揆。路易之併吞巴庚德也。巴庚德侯。檣烈士。有一女曰馬利亞。欲恢復乃父領地。乃與日耳曼帝馬基西美良結婚。馬基西美良以其妻故。興兵向法。要求退還巴庚德領

地。於是德與法。又大起戰爭。無何。馬利亞死。路易又用其狡獪手段。甘言重幣。以媚馬基西美良。并娶馬基西美良之稚女爲己子。檣烈士妻。英王耶多華聞之。大怒。以爲路易前曾與我約。以我女爲彼子婦。今又與日耳曼結婚。將置我女於何地。大舉以來襲。未及中途。英王忽死。戰爭遂不果成。由以上種種觀之。則當日法國之內政外交上。混雜無統紀也。可以見矣。未幾。路易亦病。遂至不起。其死之年。則紀元千四百八十三年也。

路易十一世死。其子檣烈士即位。是爲檣烈士八世。彼之即位也。年始十三。其母以女丈夫聞。代子行政。時有王家之血阿林士侯出而爭王位。因開國會以定之。然當時國會之開也。於王位之繼承問題。視若無關輕重。惟各就同體之利益。希其恢復。肆其要求。蓋以前日爲路易十一世所籠絡。受其壓制。權利多失。於國會

開時。羣欲復之。喧囂無限。其在教徒。則曰。速恢復王命制之自由。其在諸侯。則曰。由王家徵兵。煩擾不堪。我等宜仍有徵兵權。其在市民。則曰。近來政府苛稅我等。我等實不勝。宜輕減之。種種要求。種種問題。紛然而雜出。最後乃百喙同聲曰。自今以往。宜從古來之制。每年至少。亦開國會二次。以可否政治之利弊。王家之顯官。皆不從其請。國會中人。遂大失望。一旦解散。阿林士侯與布利他尼侯組織同盟。舉兵以抗植烈士八世。軍敗逮捕。布利他尼侯則無幾遂死。無子以爲嗣。植烈士八世亦欲行其父路易十一世奪巴庚德領地之政策。舉布利他尼加入王領。布利他尼侯之長女安烈。以植烈士八世橫奪領地之暴行。訴於歐洲諸國。且求救焉。英德西班牙三國。忌法之強大。恐將不利於已也。遂應安烈之請。各舉兵來法。問植烈士八世之罪。戰爭之禍。又大起焉。已而植烈士八世聚安烈爲妻。戰爭

始息。然日耳曼帝馬基西美良曾與安烈有婚姻之約。今見檣烈士八世攘而奪之。大怒。又以在路易十一世時。曾約以已女妻檣烈士八世。今若此。則已女將安置之。怒益不可止。於是德與法又大起戰爭。爾後德法之間。所以產出種種惡感情者。皆自此時而起也。繼檣烈士八世。企圖恢復先祖之遺業。將遠征意大利。意大利遠征之舉。日耳曼帝曾圖之而不就。今檣烈士八世又企圖之何也。蓋日耳曼國與法蘭西國。皆爲沙烈曼大帝舊領地。沙烈曼統一大事業。日耳曼歷代之帝。與法蘭西歷代之王。皆夢食不能忘。欲有以繼之。故日耳曼帝雖未能統一之功。檣烈士八世乃又繼起而圖之也。檣烈士既起遠征意大利之志。先率五萬大軍。入布羅林。該市之執政者。鼓勇以抗之。檣烈士不能得志於此地。乃轉而擊烈布士。遂其國王飛德納。直提軍以入羅馬。威振全歐。歸本國時。遺其軍之大半於

烈布士軍至美蘭。爲其地之人所遮擊。苦戰不勝。遂與美蘭人購和。始得歸。其遺於烈布士之軍隊。又爲飛德蘭引西班牙之海軍大破之。軍隊不能駐烈布士。相率逃歸。於是征伐意大利之事業。又敗於垂成。檣烈士八世。日耽酒色。以隕其命。年始二十八。其死之年。實紀元千四百九十八年也。彼時之歷史。即入十五世紀二年以前之歷史也。

○英吉利史

前所述之英國史。三復於耶多華一世之統一政治。暗愚之耶多華二世。不能繼其偉業。遂至不振。由耶多華二世之末路。以至於耶多華三世之全盛時代。爲英法二國百年戰爭之歷史。即吾以下所述之歷史也。

耶多華二世之末路。庸墮惡劣。無一足稱。國之人皆夷視之。彼之所以至此者。實

爲嬖臣加威斯頓所誤也。加威斯頓者。產於法國之加斯哥尼。在耶多華一世時代。即養眷於英朝。有才氣。善擊劍。才兼文武。以銜愚人。耶多華二世甚信任之。既握大權。益使氣使才。睥睨朝臣。有如傭奴。戲弄諸侯伯。各加以惡名。蘭加斯他侯。則呼之爲老豚。華威克侯。則稱之曰黑犬。二侯不堪其侮。久欲有以報之。既而諸貴族亦表同情於二侯。皆大憤。遂有開國會之大問題。上下兩院中人。言於耶多華二世曰。加威斯頓侮弄侯伯。睥睨朝臣。身爲怨府。人皆欲食其肉。衆怒難犯。請王放逐加威斯頓。以釋衆怒。否則殆矣。耶多華二世從其言。放逐加威斯頓。無幾。又翻然來歸。耶多華二世復用之。諸貴族皆大怒。舉兵以清君側。捕加威斯頓而殺之。又挾制耶多華二世。爾後由貴族中。選委員若干名。參知政事。耶多華二世有如木偶。任貴族所爲。不敢置喙。此等由貴族選出之委員。則名之曰貴族。

司令官云。加威斯頓既去。更有一嬖臣曰德士伯山。德士伯山與加威斯頓同爲一佞物。更挾此如木偶之耶多華二世。任意侮弄之。并勸其出貴族之不意。以兵襲之。耶多華二世不計利害。乃捕蘭加斯他侯。殺之。國中貴族。咸抱不平。大有震動之勢。大戰爭局。又將起焉。耶多華二世之妻。法產也。見耶多華無能爲。又恐國中再亂。則主位不能保。且將同歸於盡。乃捨耶多華還其母國。向其兄法王。假兵士歸國。與貴族合擊耶多華二世。破之。廢其位。而以已所出之子嗣之。是爲耶多華三世。時有一貴族曰摩多馬者。儀表不凡。女后愛之。與之通。摩多馬倚女后之勢。擅作威福。初以耶多華三世年尙穉。不之知。及其漸長。聞之。大怒。乃捕摩多馬殺之。并監禁其母后。由是觀之。則當時英國社會。謂非不倫之社會乎。

耶多華三世之初年。即八百年戰爭之發端。古來英法二國。感情互異。有如貓鼠。

雖間聯鎖姻婭。有親族之關係。其實與未和親無異。此其所以有百年之大戰爭也。百年戰爭之原始。在法史中。雖由佛蘭克人背法而起。其實則以法王位失後之人。耶多華三世乃藉種種口實起而爭其權利。故吾人欲詳說百年戰爭之歷史。於此點又不可不注意。不啻於關於其時之人情風俗見之也。在百年戰爭中。其第一有名驍勇。足以左右戰爭之勢者。則耶多華三世之長子。即在法史中所述之黑太子是也。於法國克烈西之戰。太子年僅十六。僅率兵五千。而當法之二萬五千人。乃出奇制勝。爲以少禦衆之法。先以弓手列於前。使伏地上。又以一軍隊。俱提大斧。立於弓手之後。整齊嚴肅。以待法兵。法兵見之。欺其人少。以爲可以一舉盡殲之。鼓噪而進。英軍稍却。法兵愈輕敵。益益前進。黑太子見法兵已入。乃立於馬上。指揮軍士。弓手齊發。矢如飛蝗。向法軍射來。法軍狼狽。力不能支。

大敗而逃。斧兵繼之。尾法軍而追擊。是役也。法兵死傷者無數。黑太子名遂震於天下。謂之爲黑太子者。蓋以其臨陣時多着黑甲故也。雖然於克烈西之戰。不徒黑太子振其武勇。在法國之方。則又有波黑美亞之盲目王。此盲目王亦爲有數之傑物。在幼稚時代。常往來於戰場。當克烈西之戰。已盲其目。今也。率其臣下來。援法王。聞法軍爲黑太子所敗。憤慨不禁。大叫曰。乞導余至戰場。余雖盲。猶能舞劍。不懼敵也。兵士因導之出戰場。奮然舞劍。以豪壯終當此戰也。耶多華三世之運動。亦有武士氣概。彼任太子爲指揮官。自臨後陣。正毒戰時。太子之待臣。馳報耶多華三世。乞之出陣。耶多華詢之曰。太子死乎。抑否乎。侍臣答曰。自若也。曰。然則若之促吾出陣。奚爲也。以此大勝利歸於太子一人。亦無不可。觀此諸事。則當時武士之魂。亦可見一斑矣。

第二之戰。則爲加烈伊之戰。克烈西之戰。既告終局。耶多華三世。長驅直進。圍加烈伊之市府。加烈伊市民。夙有武氣。頑強不屈。出死力以抵抗英軍。英軍不能下之。大爲所苦。耶多華大怒。命曰。『吾誓破此市府。誓屠此市府之人民。』市民大懼。乃與耶多華媾和。出六名之代表人。供其屠殺市民中有一英傑。名彼路者。亦在此六人中。耶多華直命殺之。待臣等憐此六人無辜。皆爲之乞命。耶多華不聽。皇后飛利者。賢女也。適由英國來視英王於軍中。乃請於耶多華曰。『妾不敏。願王赦此六人。妾之冒風濤而來從王者。蓋以王之能如妾願也。王亦素憐妾。妾不敏。願王赦此六人。如妾之願。』祈請不已。繼之以泣。耶多華原素愛此。后憮然答之曰。『皇后。余素能如后願。今則不能。雖然。以此六人付后。聽后處之。』皇后既得此六人。賞其俠勇。直赦免之。此亦足以見當時之人情矣。

第三之戰則爲波的亞之戰。此一戰也。英軍獲勝利。亦全賴黑太子之勇略。當英法二軍毒戰時。法王西哥與其子飛利（即所稱爲大膽者）自仗劍以奮鬥。爲黑太子所捕。縛入陣營。黑太子見之。直解其縛。與法王握手。待以君主之禮。盛設宴以饗之。黑太子自周旋於其間。深服法王與其太子之勇戰。法王亦深感潤達大度。爲人言曰。黑太子誠可謂獨一無二之英雄也。已英與法締結平和條約。由法出三百萬「佛郎」之償金。并割亞克伊德伊州與加烈伊市府與英。吾人於此。且暫置英法二國戰爭之事。略述英國當時內容之狀態。當此時也。黑死之病。流行英國。在日耳曼史中。亦曾言及之。英國人以是死者不下二百萬。甚至有二百人之村。死其百人者。教徒之死者。幾去其三分之二。司葬式者。有應接不暇之勢。則當日死亡之慘狀可知也。職是之故。平民與勞働者。始得占勢力。蓋以黑死病流

行故。多數人口頓形減少。田園荒蕪。耕作乏人。英國元以製造羊毛。輸之海外。爲其第一之貿易業。今也以勞働人減少。賃銀驟然騰貴。然當時政治。全係壓制。政府乃下一令。定賃銀額。一如黑死病未流行以前之例。勞働者多不服。政府則置之嚴刑。於時農民。以古來主從之關係。屬於其土地爲隸民。此時物價騰貴。寒無所得衣。飢無所得食。乃共逃於其所屬之土地。求爲他之勞働者。政府與貴族。嚴其命令。與其刑罰。以禁之。捕已逃之民。刺逃民二字於其額上。以防其再逃。於是下民之程度。逐日增高。殆有破裂之徵候。而前日所得於法之亞克伊德伊與加烈伊二地。大施以壓制政策。以求得所謂勝利之權利。於是此新得之領地。亦不能堪。乃各翻叛旗。再附於法。雖以黑太子之勇略。亦不能鎮之。乃開國會於倫敦。時人稱此國會爲善國會。何以故。蓋當時耶多華三世已老。不能聽政。第三子西

哥蘭加斯他侯。擅作威福。橫暴無極。國民大怒。乃乘此開國會之機會。鼓吹全國。大起反抗之精神。黑太子時臥重病。聞之。恐致大變。扶病入國會。一一容人民之請求。深斥西哥并其顧問官。與其主張壓抑之官吏。改善政府施政之方針。民心始稍安。無何。黑太子死。越一年。耶多華三世又死。國民念黑太子之武勇。且感其能順已等之情。深惜之。又甚憐耶多華三世之末路。

英國當時之民情。既如上所述矣。當時之學術界。究何如乎。吾常觀於其歷史。而見其平民的之精神。固已勃興。平民的之文學者。固已輩出焉。從來之學問。多取材於拉丁語之書。歷史亦多用拉丁語。當是時也。有西哥佛雷達山者。始以英語小說體。演說當時之普通人情風俗。又有威廉蘭德蘭者。一貧僧也。以普人民之語作詩。話盡當時人民之疾苦。又作爲農民歌。成一小冊子。以行於世。其動農民

之感情。爲後日農民謀反之基。最後則有威克利佛者。賢僧也。以純粹之英語。翻譯聖書。爲人民開他日改革宗教之源頭。而當時之學問。其發明最重者。則爲觀察天文學與作金術。觀察天文者。觀察天文。以占關於國家并關於個人之休咎。一時人民甚迷信之。遂作天文之土台。作金術者。蓋當時以爲作金可以致富。有凝心數年。以思發明其理者。爲今日化學之發端。此等學術。在今日之眼觀之。誠不值一噓。然在當時人心幼稚時代。而有此等發明。又不可不謂爲今日文明發達之源頭也。

威克利佛與農民謀反。吾人於此時代。不嫌詞費。而以威克利佛之事。與農民謀反之事。以示讀者。蓋此等事實。爲當日英國社會上。影響遠大之事。不可略而忽之者也。威克利佛者。大學屬之教徒也。見當時宗教界之現象。憤慨填胸。不能

自禁。當時宗教界歷史。見於德法兩史中。腐敗墮落。達於極點。則有所謂兄弟僧者。崛起其間。立於橫流急湍中。作中流之砥柱。宗教界稍放光明。今也亦隨腐敗墮落之潮流。悠然而俱逝。教會中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沿門托鉢。誠有如乞食坊主者。怠惰不任事。誠有如流氓之淵藪者。加之威克利佛爲當一大思想家。考究其結果。以爲行於當時之拜偶像。拜聖徒。皆非眞理。皆非眞基督教。且詈當時之教皇。不奉神意。貽宗教羞。自威克利佛之論一出。當時教會。大爲動搖。康達布利之大僧正。則以爲威克利佛妄謗聖教。毀聖徒。是大不敬。欲置之極刑。然蘭加斯他侯西哥。適欲剝奪教皇之大權。而未得間。今適值威克利佛對於教會。主張異端。乃欲利用之。扶持威克利佛。以與大僧正爭。宗教界上。大起紛擾。附於威克利佛者。則欲顛覆教會之權。而弄王權。附於康達布利之大僧正者。則戴教皇以

問威克利佛之罪。相持不下之際。威克利佛又以聖書翻以普通人民之英語。使人人皆知聖書。自有真理。非如今日教徒之妄言妄行者。於是人人皆担護威克利佛。益益非難教徒之獨斷的教理。不轉瞬間。宗教界之大問題。紛然而雜出焉。已而西哥忽變前日之宗旨。不復欲担護威克利佛。乃以威克利佛置之於教徒裁判所。聽羅馬教皇自處置之。以要好焉。無幾。威克利佛亦死。四十年後。教皇痛恨威克利佛之搖動教會也。今發掘其墓。火其尸。投灰於河中。此英國改革宗教先輩威克利佛之略傳也。(第二)請言農民謀反之歷史。如前所述。黑死病後之疲弊。又加以多年暴政。下民困苦顛連。無所控告。雖未曾企圖改革的謀反。然英國之民。則久已不堪此。而欲有以脫卸之矣。會佛蘭克人民。揭反對旗以抗王侯。大獲勝利。此報達於英國。人民之氣。因之大振。會耶多華三世死。黑太子之子利

查二世以幼年即位。主少國疑。蘭加斯他侯西哥攝政。擅作威福。橫征暴斂。肆其欲。始則徵集人頭稅。此人頭稅者。實苛酷之極。乞丐之外。無一人得免者。全國騷然。所在蜂起。囂囂然有不可遏抑之勢。乃有起而爲之主導者。則波路也。波路亦一教徒。爲威克利佛之弟子。平居見貴族富豪。驕奢淫侈。深嫉忌之。又憫平民陷於窮困之境域。乃作爲平民農夫之歌謠。徘徊國中。大聲疾呼。極口以詈人爵。詆貴族。鼓吹自由。發揮人民天爵之權利。人民起而應之者。數十萬人。同集於倫敦橋。時利查二世年僅十六。倉皇憂懼。不知所出。乃使人言於民黨。言汝等有何要求。可呈一請願書。聽王自裁之。民黨乃呈四條之請願書。(第一)免從來附屬於土地之隸民之條例。使皆得爲自由公民。(第二)關於今回之舉。會一人之處刑。(第三)不受政府之干涉束縛。無論如何物。任一般人民之意。賣買於何地。有自

由之權利。(第四)凡有土地爲一「耶克」四「賓斯」皆可借得。利樞二世一一承諾之。翌日。利樞二世與民黨之首領相會見。與之并騎。倫敦市民。突然拔大劍。斬民黨首領。利樞乃大聲疾呼曰。予者汝等之王也。且爲汝等之指導者也。汝等其從余。勿從亂黨。余決不禍汝等。民黨皆啞然相視。遂爲王兵所制。捕其首領。波路殺之。前日所承諾民黨之四條請願書。亦不復施行。此爲農民結黨以抗王家之始。亦爲貴族武人等。恐怖平民之始。人頭稅亦由此而廢。越四十年。屬於土地之隸民之條例亦全廢。此農民謀反之歷史也。威克利佛之事。則於後日改革宗教。有大影響。農民謀反之事。則於後日獨立革命。有大影響。此二事者。皆不可不注意者也。

利樞二世之末路。利樞二世以倉卒間。鎮定農民之亂。遂大得意。益布專擅之

政。大有欲蹂躪國會之意。國會見其欲與己等爲難。乃共舉耶多華三世之幼子克羅些斯德侯。使之攝政。以制利查二世。利查二世暫置之不問。及二十二歲時。卒然問克羅些斯德侯曰。「叔父。余今年歲幾何。」克羅些斯德侯不解其意。直應之曰。「汝今年二十一矣。」利查二世乃曰。「然則余已踰丁年。奚用攝政也。」乃斥克羅些斯德侯。以己之嬖臣。組織內閣。握全國之政於己手。更囚禁克羅些斯德侯於法領之加烈伊。遂暗殺之。此又爲利查二世大失人望之一事也。蘭加斯他侯西哥。當農民謀反之際。以火焚燒宮殿。見惡於國民。後大悔之。乃以清淨送其餘年。不復問國中理亂。其子顯理。繼之而起。希望恢復舊日之名望。以至極平民的生活。博國民歡心。利查二世深嫉忌之。無何。顯理與那曼侯。互生爭論。至於決鬥。利查二世乃假此爲口實。放逐二人於國外。已而蘭加斯他老侯死。利查二世。

恣意以收其領地。已乃從而直接管轄之。後利查二世。以事適愛蘭。顯理突由外國歸來。仗舊日餘威。收捨人望。又鳴利查二世之罪。并攻擊其恣意以收已叔父領地之不合公理。人民多左袒之。利查二世聞之。惶惚由愛爾蘭馳歸。與顯理戰。兵敗被縛。附於國會以審判之。國會判決利查二世爲罪人。且責其背即位時之誓言。妄以暴政。施於國中。投之獄中。遂以蘭加斯他侯顯理即位。是爲顯理四世。時紀元千四百年也。

當顯理四世時代。其第一產出之現象。則爲當時以無職者之惡名。迫害威克利佛黨之一團體是也。威克利佛黨之團體。以改革宗教爲主義。(第一)則詈教皇之無道義。(第二)則嘲貴族的教徒。拜偶像。信聖餐之奇跡。憤慨兄弟僧之墮落。徒恃宗教以爲乞食之好餌。一般之教徒聞之。大怒。欲痛加以迫害。顯理四世附

其勢亦謂此黨派爲異端。欲處以火刑。出一法令。第一則以威克利佛之弟子現爲監督僧者。處以火刑。次弟處火刑者。乃至不可勝計。

第二產出之現象。則爲威爾士人之謀反也。威爾士人自耶多華一世以來。漸歸鎮靜。於時有克林多亞者。起而鼓吹其人。揭反對旗。與英政府抗。顯理四世自率兵擊之。時交冬令。風寒雪烈。英兵陷於山谷間。不堪其苦。顯理四世敗歸。克林多亞之所以鼓吹多人者。蓋以當時人迷信宗教。彼又自稱得左右天氣之術。故從之者衆也。繼而蘇格蘭人亦相繼而起。當時英法二國。時和時戰。紛擾不絕。蘇國常與法國聯合。侵犯英境。約山巴蘭侯與其子伯西代英王禦之。與蘇國大將多克納相持不下。互有勝敗。最終之戰。伯西大獲勝利。擒多克納。并其將校數名。蘇國人以巨額之賠償金。輸於伯西。贖還多克納等。顯理四世恃其權威。要求於伯

西使以蘇國之賠償金。盡獻於已。伯西大怒。乃與多克納合。又與威爾士之克林多亞合。組成三角同盟之勢。以抗英王。顯理四世聞之。毫不驚懼。與同盟軍戰於鳩爾克伯利。同盟軍爲所破。殺伯西。其後又戰。更殺約山巴蘭侯。威爾士與蘇格蘭二國。失其盟主。威爾士不戰而自降。又奪蘇格蘭太子之渡於法國者。以爲質。於是蘇格蘭又屈服於顯理四世之肘下。顯理四世不似其父柔弱。有勇猛不屈之氣。其既破此三國同盟也。又與法國結平和之條約。更欲征耶沙烈穆。以弔先代十字軍之遺跡。一旦忽頽然就斃。不知人事。已又漸蘇。顧謂侍臣曰。此處何處也。斯時顯理四世。恰臥於威斯多美尼斯德寺院之耶沙烈穆室。侍臣答曰。此耶沙烈穆室也。顯理四世乃莞爾微笑曰。達我生平大目的。死亦無恨矣。時紀元千四百十四年也。

顯理四世死。其子即位。是爲顯理五世。顯理五世。在幼穉時代。狂暴無限。有狂人之目。及長。幡然改變。志於道德。及其即位。赦免牢舍所囚禁之國事犯人。所謂國事犯人者。即與其父抗之伯西黨也。時伯西之子尙生存。乃使之嗣約山巴蘭之領地。又憐利樁二世之末路。極其悲慘。死之日。葬於田舍。無一人吊之。改葬之於威斯多美德之寺院。顯理五世熱心於宗教。然以其熱心。反獲大戾。何也。蓋彼素奉守宗教。信教徒之言。以威克利佛之徒。妄言妄行。荒神之聖公會。悉捕而處以火刑。不下數千人。時有二名教徒哥布哈穆。以王之權威。行時之教會。以故得日。日隆盛。其財產之富。幾足以凌駕王侯。當時人皆迷信之。無論何事。得意外之利益者。則以爲得神助。以土地與金銀。寄附於教會。以示鳴感於神之意。顯理五世。涎其財產。漸欲沒收之。教徒大驚。迫顯理而陷於當時法國之亂脉。民生塗炭。不

堪其苦。於是顯理又起而與法尋百年戰爭之舊跡。當戰之時。顯理立世。大振猛勇。以身爲士卒先。即如有名亞斯哥之戰。法之軍勢。六倍於英。顯理二世爲其祖父黑太子之故事。自臨陣頭。摧鋒陷陣。敵軍以鎚擊其帽。帽堅幸不死。猶無退志。奮勇前進。遂占古今未曾有之大勝利。顯理又乘戰勝餘威。攻那曼。領之。直抵巴黎城下。結平和條約。娶法王女加沙林爲后。又立約若法王死後。則以英王兼王法國。顯理五世之英名。乃大震於天下。英國國價亦因之大長。已又與法國之反者戰。未幾死去。其既死也。當其臨戰場時所用之楯。與爲敵人所擊傷之帽。英人至今猶存之。視爲希世之寶。顯理五世死。其子即位。是爲顯理六世。顯理六世即法王女加沙林所出。時年僅得九月。以顯理五世之兄弟伯多佛阿與克羅些斯德二侯攝政。適值法王死。顯理六世援前日條約。兼即法王位。稱樁烈士七世。法

王子不從前日條約。舉兵以抗之。自立爲眞王。英法二國。戰爭之局。又大破裂。當是時也。法國之方。有有名之女傑。名約安達克者。出現其間。然是皆見於法國史中。故不復贅。

元來顯理六世者。不似其父。寧似其母。以黑太子之曾孫。而適如臆病之法王。所得法領。後漸爲法恢復以去。先祖之遺業。全歸夢幻泡影。時有權臣沙佛阿克侯。以顯理六世。庸弱不堪君任。聞法王安西哥侯之女馬加烈爲女中丈夫。欲迎之以相談相手。以克羅些斯德侯不表同意。遂不克果迎。於是克羅些斯德侯大怒。不朝。布散流言。又與其夫人每夜以蠟作顯理六世之肖像。溶之以火。以祈短顯理六世之壽命。沙佛阿克侯聞而惡之。乃遣人捕克羅些斯德侯。投之獄。後竟暗殺之。從來正式王統（即蘭加斯他侯派）哥克侯利楂。聞之大憤。漸有異志。陰遣

人襲沙佛阿克侯之跡。捕而殺之。加之當時更有民軍。一時蜂起。其巨魁爲撒德。愛爾蘭產也。舉叛旗直搗倫敦。其主張亦與農民謀反同。提倡民權自由。凡選舉議員。政府不得干涉之。只任人民之意。以公選之。以此議論煽動平民。王兵擊之。大爲所敗。民軍乃直入倫敦。倫敦市民最初皆歡迎之。俱附和其議論。加政府以大迫害。未幾民軍忽出於亂暴之動作。荒倫敦市街。市民大惡之。忽舉反對之聲。捕撒德殺之。然民軍究竟不能作何事。聞然鳥獸散。哥克侯利用此騷亂。反叛旗以抗政府。此戰爭持續凡三十年。大戰十二次。當時英國諸侯多割据稱雄。此戰之起也。其感情不一。故其附屬亦各異。其屬於王家者（即蘭加斯他侯）佩蘭加。斯他侯之徽章。赤薔薇。其屬於哥克家者。則佩哥克家之徽章。白薔薇。是爲薔薇軍之爭戰。薔薇軍之戰爭。父子各異其屬。對於戰場互相殺傷。今此記其戰之大。

畧云。最初之戰。則顯理六世敗。馬加烈携幼子。逃於蘇格蘭。哥克侯代之理政。顯理六世死。遂以之嗣。其後。馬加烈女丈夫。悲其子廢位。更由蘇國歸來。與之交戰。此戰哥克侯敗。逮捕被殺。蘭加斯他派。復占領英國。當時英國中。有烏亞威克侯者。第一強侯也。起而爲哥克家復仇。其後烏亞威克侯與耶多華四世。更起衝突。哥克派之勢力。最早大振。已耶多華四世與顯理六世俱死。馬加烈女丈夫亦失望。遂歸故國安西哥。未幾亦死。三十年。薔薇軍之戰爭。其勝利遂歸於哥克家。時紀元千四百七十年也。吾人於此處。述英國中古史。漸次告終。爾時德法之歷史。亦與之同。紛雜又紛雜。皆難免所謂黑暗時代之名稱。然今日之文明。皆由此黑暗時代。發展而來。惟就此時代之歷史言之。由耶多華三世時代。以全盛時代。經百年戰爭。及此內亂之結果。顯理六世之末路。不堪其可憐之狀。吾人觀於其變。

遷沿革之間。可得夥多之學術。第一則爲當時人心之猛惡也。兄弟相鬩。骨肉相食。昔日腹心。今日仇敵。含私怨。組私黨。互逞毒殺。暗殺之惡手段。人倫之奇變。戰爭之慘狀。實有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者。然因此之故。而今日歐洲人之元氣。乃不至大失。蓋由繼續此猛惡之心。戰爭又戰爭。曾無一寧日。亂世亦可謂極矣。然以此亂世。不致陷於隋弱。今日活潑之歐洲。實由此時鍛鍊之而始能現出者也。第二則爲武士魂也。於此不倫之世中。一道之義氣。時見其間。黑太子賞法王之勇氣。捕之不殺。反跪而進之食。西哥亦感此黑太子之度量。及其歸也。以太子爲質。後太子逃歸。仍叱之使還。是亦千載下之美譚。今日歐洲人。有此胸襟之英傑。亦復不尠。其源頭皆發於此時也。第三則爲主義之良心。殺其身而不悔也。爲威克利佛之弟子。爲顯理四世與五世。處以火刑。其數不下千人。然彼等對此酷刑。毫

無懼色。含笑以就死。後日清徒之出現於彼地者。蓋如林焉。第四則爲平民之勃興也。彼等苦於飢寒。乃所在蜂起。有主義有主張。其要皆不外謀得自由之權利。一起而破王兵。再起而覆貴族。是即近世史中所謂革命之先聲也。此等重點。吾人亦不暇多言之。待讀者之自悟。故陳述雖多之事實。與多少之風俗人情。蓋以使讀者深造自得也。

○東羅馬帝國之滅亡

今日欲尋歐洲文明之蹤跡。人必以英德法三國爲主腦。是矣。雖然此特於中古史惟然。若吾人欲詳此國之歷史。往往於他國之歷史而得之。此又不可不知者也。吾人於前節。如回教徒之方面。蒙古人。土耳其人。及東羅馬帝國之形勢。既略記之矣。今更及此等之諸國民。然於文明史上記載頗少。茲因題以東羅馬帝國

之滅亡。於此題下。於此窺此等國民之消長焉。

東羅馬帝國。無意爲十字軍之一團所攻擊。一旦撲滅。其後漸次恢復。至巴哩河。羅加之子安特羅尼。逐法人於南方。禦土耳其人於東方。從來此帝國。猶太教與回教等接觸。在國內之基督教。生大議論大異議。而人心爲之疲委。政治爲之攪亂。於是政教共在動搖之中。十字軍之武健者。逐逐由小亞細亞地方驅土耳其人。渡希臘諸島而來。相率而侵同教同種之東羅馬帝國。據之。掠奪無所不至。如稱聖璽約之武族寺院武士。其最初征回教賊。大顯勳功。今也彼等果自爲基督教之賊。當此時安特羅尼銳意圖治。更有反對之起。遂不得不讓位於其孫。其朝臣互相軋轢。內益疲弊。當時之內狀既如此。而外則土耳其人振其猛意。悉將小亞細亞及東部之領地。割於回教徒。南方則擾亂無已。同教同族之人。則僅據

君士但丁之二隈。

然當此時突然由中央亞細亞之方面崛起而出有蒙古人之一團。其大將云他瑪靈者。即英雄成吉思汗之子孫。東北以脅支那。西北以掠俄羅斯。所謂金隊。即往時蒙古之遺。轉征印度。入俾爾西亞。又由耶迭布多之境域。以襲小亞細亞。開一大國於宇內。

當時土耳其人方面。既述於前節矣。而塞爾西克土耳其統之衰。阿多曼土耳其之一族興。此一族本爲蒙古人所逐。由加士比昂海。來於小亞細亞。割比西尼亞之一部據之。其遊於歐洲所略之地。自俾列本特海峽。至希馬士山。近窺君士但丁。而其祖宗即阿多曼。有大略其子阿爾康。亦一代之英雄。當時歐洲人之美。最尙好勇氣。率其捕虜與其僱兵。組織一隊。用土耳其語。稱日尼沙利。即新兵。此

徒大廢父兄教之基督教。而從回教。遂逆基督教國。盡土耳其。大奏軍功。斯時阿爾康之子梭黎曼。即入歐洲而起其國。及梭爾曼之子更造起強國。是時東羅馬帝國甚恐怖。梭爾曼之子。即摩拉特一世云。從此更侵士列斯馬多利亞。塞爾維亞。取之。摩拉多更有子巴耶迭多。古今之猛者也。彼更由馬多利亞進入希臘。思并吞之。時日耳曼希沙士曼多及巴爾喀的之璽約。欲扶東羅馬帝擊之。率十萬之大兵。以當巴耶迭多。卒爲巴耶迭多所敗。東羅馬帝爾來遂不得不納貢於巴耶迭多。東羅馬帝國自此陷於悲亡之境。

當此時蒙古人之一族。即他瑪靈之大軍。恰入於小亞細亞。以侵阿多曼土耳其之領地。巴耶迭多遂暫止君士但丁之襲擊。乃由君士但丁不遠小亞細亞之安科拉。試大決戰。然此一役也。蒙古人八萬人。土耳其人四十萬人。巴耶迭多以四

十萬之大軍。竟不能敵他瑪靈之寡卒。卒爲他瑪靈所敗。大軍潰散。豪傑巴耶迭多畢就擒。引至他瑪靈之前。其時他瑪靈與其子圍茶。忽見巴耶迭多。乃顧謂之曰。汝豈非當世之豪傑者哉。何爲余之弱子所擒。其不足以言勇矣。此時巴耶迭多憤愧交集。亦不與之辨論。只束手就縛。坐以待斃而已。時紀元千四百零二年也。

巴耶迭多既被擒。旋死。而他瑪靈此後更欲襲支那之方面。中道而歿。至是土耳其之一方。更出種種之大人物。巴耶迭多雖死。其子謨罕麥德一世嗣其後。更恢復國勢。斥退他瑪靈。同時奪還小亞細亞之地。更於歐洲擊日耳曼帝沙士曼多大破之。次以二十萬之大軍。脅君士但丁。此際基督教國之中。英雄桀士紛紛而起。有亨喀利之驍將亨尼亞。又有亞巴利亞之太子士康的耳。皆銳意在於歐洲

中以抗土耳其軍。誓與大戰。乃戰於西北。彼得不得逞其意。然回教徒之一面。更有謨罕麥德之子謨拉德。及亞穆拉二世。比肩而出。斯二子之人才。皆希代之傑物。屢與亨喀利人及安巴尼亞人衝突。遂大破彼等。次將陷君士但丁。兵正進行。忽焉而歿。更命其子謨罕麥德二世繼其業。謨罕麥德二世。其傑物不可得而知。然長於文事。深曉歷史地理之學。兼通克利幾。俾布拉伊亞利伯及巴爾西亞等之語言。其人物亦可想知爲非凡矣。然當時東羅馬帝國之方。殆爲巴耶迭多所滅。窮力盡勦。已無生路。幸遇他瑪靈之出現。一時保其殘喘。並得日耳曼帝及亨喀利王等之應援。偷安旦夕。時時巴利阿羅喀。即璽約七世。前帝屢試無成功。更從君士但丁之教主及監督僧。越於意大利。與羅馬法王相會。古來東西兩教會。積不相能。互相水火。故同教徒同民族之互相爭競。已非一朝夕。而欲調和一致。

亦憂憂乎其難之。故伊說法王禦異教徒異民族。漸得法王之同意。稍安其心。歸於君士但丁。然既至君士但丁。衆皆不喜。自古我東教即希臘教。固自獨見獨步也。然今日趣於羅馬。自我而求調和。是即自我而參降也。我等不忘異教徒之爲。今更屈服於西教。即羅馬教。竊爲所不取。聖約至此遂爲衆望所不平云。

斯時聖約之所企圖。殆如水泡。失望之餘。鬱鬱不得志。遂以療終。而繼其後而起者。即君士但丁十二世是也。此帝見勢迫時急。更飛書於羅馬法王。以請救援。謂東羅馬帝國之運命。迫在旦夕。不得不請命於西方諸侯。又謂當遵羅馬教的之禮拜。以待西方諸侯之來。羅馬法王得其書。乃大驚。乃說西方教徒。不得不互相赴援。雖然法王與東帝兩者之間。雖漸調和。而君士但丁之臣民。其勢以不能容羅馬教之一刻。西之諸人。見東帝國即如見異教類。雖以法王之呼號。亦終無一

應之者。君士但丁不得已。僅以八千之兵。戴謨罕麥德二世。以禦土耳其二十六萬之陸兵。三十艘之艦隊。前代土耳其人之圍君士但丁。所謂以希臘火逐之。今則不然。全用大砲數十門。而戰五十三日之間。晝夜不休。帝兵不能禦。思退兵。又時聞援兵將至。未幾日。啫亞之艦隊果來。此艦隊善戰。殺敵萬餘。然衆寡不敵。彼由歐人而成之土耳其新兵。其中有一人名哈善。能善用兵。乃率其衆擊君士但丁之城壁。竟得入之。餘兵亦陸續而登。於是乎兩面接戰。君士但丁十二世。脫其金鎧。輕身奮鬪。力窮勢屈。實不能支。於是君士但丁城遂陷落。時紀元千四百五十二年也。自君士但丁一世開基。以至於君士但丁十二而亡。其間凡千百二十三年。

基督教最初之本山。無異視回教之本山。至今日土耳其人。信奉回教。乃以歐

洲人信奉基督教。不同其趣。而以敵視之。雖然謨罕麥德二世。實文武之名君。既陷君士但丁之城郭。布告基督教徒。無有二視。且基督教所在之地。亦不略取。決不縛束宗教。許其自由。於是基督教徒。安堵如故。依然留其土地。即此時代東方諸國之歷史也。

君士但丁堡。嘗支配歐之東西。爲政治之中心點。而於中宗教亦報一統之大權。然爾來何忽焉不振。遂致令西方獨赴強盛。又增來回教徒之方面。一時文明振耀於天下。武勇轟烈於全歐。然何忽焉而中斬。如彼蒙古人之突然而起。振臂一呼。震動歐亞之天地。何忽忽如電光一閃。不可尋着其迹。此實一大疑問也。而其理由亦有種種。可一言以蔽之曰。彼等有國家無社會也。有君有臣。有學者。有豪傑。有戰士。此等皆居其上。而支配其下。所謂治者。不有被治者也。被治者即社會

一般之人民。非此一般之人民。則不能建立國家。故欲建立國家。必有一般之人民。服從其治權。人人欲支配於治者之下。雖然又不可以強力脅之。如彼西方之諸國。雖一時屈於武族之下。而終不能耐其暴戾。於市民乃不得不於市府。而搆城壁。以營獨力。農民乃循士多耳及佛蘭克之例。把持兵器。以與治者爲難。自由民權。乃振遐邇。現出合衆的政治之社會。打破君主之政治。以社會全體之人民。經營國家。故國家日赴於盛大。無有衰退之日。故讀者者至此。須有一番之巨眼。今後經營日本之大方針。從此可悟。是即今日立憲政體是也。

○當時商業界之形勢

由古代史而通中古史。其最着眼者。必商業界之消息乎。我國於古來商業。不免輕視之心。然自今觀之。五洲各國。以爲中心點者。則海外貿易也。故今歐洲人足

跡。充塞於全球。以致力於海外貿易。致國於富強之途。故商業之國。無不勃然而興。雖然建國以來。實屬於未曾有之事。余嘗從古代史而觀中古史。而歐洲商業之發達。其在中古乎。通商貿易之業。固暢盛於中古之時代。然其萌芽。其胎胚。已在上古之初期。吾於是而知有貿易魂也。然致今日之達觀。同類同胞。絕無岐視。養成此橫行天下之精神。果何道以致此也。曰貿易魂也。故讀今日之歐洲文明史。此爲重要之問題。同人不可不知者也。

在古代之世。如弗西尼亞奴他亞加塞西耶迭鎖多巴比崙希臘羅馬皆視若一家。通商貿易之跡。亦漸見於各地。然此於今日之歐洲文明史。無有直接之關係。可暫略而不論焉。至於歐洲之中世。其文明之原因。即發於此時。文明之發達。亦在於此時。故欲知今日歐洲之文明。則不可不觀察歐洲之中世史矣。歐洲中世

之初期也。有冒險的之北人。此北人已略見於前章。侵法。奪英。荒意大利。愁北亞非利加。而其形爲。無殊於海賊。然其間更有維亞梯克之一種。如見於英國史中之加士拉姆。見於法國史中之羅羅。率大軍。襲大國。無所不爲。從於海賊的之王。收賣其掠奪品。運之於天下各地。與各地之物品交易。更搬運於各方。於是歐洲之貿易。從此而開。然其後始有克魯多等。有名之基督教者之王。出於此地。臣下無不服從。大與海賊相反對。由是海賊的之貿易。從此遂衰。商業之中心。遂移於日耳曼之萊因河畔之市府。然此市府。已見於前部日耳曼史中。如科崙且威塞耳。曼士爹爾等。皆爲重要之地。形成一箇之同盟國。時加勢於日耳曼帝及諸侯。互相反對。戰鬪不已。振其勢力。專利用萊因河畔。運貿易品於各地。北則北人國。即士康他威亞及俄國。南則回教徒之西班牙。及北亞非利加之海岸。而次可記

者。所謂亨志同盟。此同盟在於日耳曼之北方。以雷倍克市爲首腦。忽併吞萊因同盟。極其盛大。一時歐洲及他洲之商權。皆左右之。北則開市場於俄國之喀威羅敦。出於東方。與支那天竺開貿易。在西方則歷士康他威亞國全體。掠巴爾克海。赴于今之和蘭地方。至延其手於英國之倫敦。於是商業之中心。又以英倫敦爲最。凡不正之品。皆一切嬪斥。從來北人等好爲奴隸賣買之商業。由此地方。以取木材。膏油。魚類。銅鐵等。還於本國。又以本國製造之布毛。輸出於他所。是爲真正之貿易。當時貿易之甚大者。東羅馬帝國之方面。即首府君士但丁堡。位於亞細亞。亞非利加歐羅巴之咽喉。當時貿易之最先。亦惟諸地方。案西亞尼安大帝之時。（紀元五百年代）已與支那天竺交通。當時基督教之宣教師。適於其地方。携持蠶種歸。絹絲之業。從此頓開。只此一事。已足以推倒他國之貿易。其由南方

亞拉比亞之一角。而來回教之徒。元來教祖謨罕麥德已見於前節。當時行商之人。遠徘徊於耶迭布多巴拉他因伯耳西亞地方。於貿易之業。視爲分內之職。故當時回教徒。無不以開貿易市場爲首務。故貿易之業。實爲當日之第一着妙棋。其由東羅馬帝國之北方多惱阿畔之市府。自巴耳喀利亞摩拉西亞波信美亞。至於俄國。觀察其間之形狀。前初有東洋人「亞落士」在其中間。以東洋之物產。與西洋之物產。互相交易。次有同種人之亨喀利人。繼其業。於黑海之北岸克利米亞當其樞紐。自此處至意大利之日諾亞並威尼斯及日耳曼之萊因同盟與亨志同盟國。凡行商人無不出入其商船。以爲總商務之樞地。至是商業日近於勝大。然見於前條。東羅馬帝國。何故不加於十字軍。其理由殊令人不可強解。然此之疑題。亦所當明白講悉也。東羅馬帝國。所謂希臘教。與羅馬教早已分

離。今次附於羅馬教權下之歐洲諸國。遂相率以起十字軍。東羅馬帝國。固不喜援。乃以爲屬於宗派上之關係。然又不僅屬於宗教上之關係。若十字軍既起。則貿易之業。不免爲其破壞。雖然第四十字軍之目的。實爲壟斷商務而起。如威尼斯之老雄。他多羅轉鋒直衝君士但丁堡。出入於東羅馬帝國。商業上之關係。遂從此生一大動力。而貿易之大權。即移於十字軍之掌握。而意大利之日諾亞與威尼斯。遂稱極盛焉。然此二市。當時商船艤於四方。自地中海。北走巴耳克。東行黑海。互相爭競。他多羅遂儼然爲威尼斯之大統領。今更得十字軍之好機。依賴得占領東羅馬帝國。更欲伸足於日諾亞。虎視眈眈。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其後日諾亞果爲威尼斯所併。東方貿易之地。於是盡奪。殆歸於澌滅。爾來欲竭全力於東羅馬帝統之味方。支出軍用金。與僱兵。遂至六十年之後。東羅馬帝國有一貴

族美加耶爾更欲恢復東羅馬帝國。再壓威尼斯。彼即日啫亞也（前條東羅馬帝國參照）

吾人於商業史已陳其大略。然於一切形勢。尙未之間。故欲知當日之商業。不可不攷究當日之形勢焉。當時帝王汲汲張其主權。法王盡力振其教權。士族磨劍。勉力持續其武。學者則爭獵希臘羅馬之古書。以爲天下之先導。是時農工諸民。已沈於半奴隸之境遇。已而佛郎特耳。土威耳。蘇格等地。民智漸興。人民日進於激昂之途。漸顯破敗之狀。遂於此處商業界上。欲凌辱其王侯。其勢洶洶。不可遏止。此等更跋涉天涯海角。殆欲併吞宇內之勢。故欲知今日之歷史。不得不觀察此日之實情。夫羅馬之天下。何故滅亡耶。其風俗頹廢。其道義拂地。古代之元氣。盪然無存。而此貿易之精神。又烏能歸然而保持。故當時之英雄。莫不憂之。乃欲

廣領土。併吞天下。成就霸業。善勵農工。振作商業。發揮其貿易魂於宇內之間。是以霸業遂巍然宏遠。貿易之道。通於遐方。故自最古之國。如巴比崙。如伯耳西亞。如瑪基墩。如希臘羅馬。莫不以貿易魂爲主腦。故讀中世史以後之歐洲。此貿易魂。此商業魂。未曾有一日之衰頹。然而至十字軍起。於商業界上來一大團敵隊。彼之觀念。固以爲人類同胞。熾異族和住之情願。洞開通商貿易之道。以養宇內的之大魂。無如羅馬法王。當時呼回教徒爲惡魔之使族。嚴命基督教徒。不得與之交際。更申意大利之日喏亞人。不得與回教徒通貿易。然當時日喏亞人。以實際周遊天下。不以法王之所說爲然。嘗非笑之。但表面亦未顯其抗拒。而於北亞非利加。摩羅科。並迭尼士之回教徒。仍與之貿易。亦殊可異也。

當時陷於俄國之韃靼民族之金隊。崇拜偶像者也。是時歐洲極嫉惡異人種。韃

粗民族見怒於人。思欲貿易而終不能。乃乘其貿易極旺之時。混於日耳曼俄羅斯之間。以試其貿易。乃由本國運種種之物品。以來於此地。遂變其獍猛之性質。而爲商業家。更遠與歐洲人。共旅於西班牙。意大利。亞非利加等。無論回教徒。基督教徒。無不與之往還。然當時歐洲之宗教家。極其約束人民。凡異教徒及偶像信者。深戒同胞不可與之交際。然是時商業家。比當時之宗教家。善解基督之心。商業家言曰。令人有迷惑之性者。宗教界上也。令人有殺伐之氣者。政治界上也。斯誠大識見矣。商業家獨立獨步。依然於宇內之間。發揮其商業魂。以形成今日之歐洲。不能不稱其功績也。嗚呼我國之商業家諸君。心艷歐洲今日之富強。請自今跋涉天涯地角。圖我國商業之隆盛。在歐洲有百年戰爭。有黑死病。有革命。殆無寧日。而後有此商業。有此貿易家。以供給生活之要具物品。而後得如此其

繁盛。若夫微此一大要素。則彼等之國。戰亂與饑饉。將衰之矣。然而此只敘述中世史時代商業界之形勢。其勝旺已若此。若由西班牙之佛爾地拿特伊沙伯拉時代。即哥倫布發見亞米利加時代。至葡萄牙之剖靈航海者時代。並和蘭英蘭等之商業貿易時代。其興勝更與前不同。其快愉更不知何極也。

○當時學術界之形勢

在古代有耶迭布多之建築。巴比倫之工藝。佛希尼亞之海術。俾布拉伊之神學。伯爾西亞之天文學。至於希臘。比他科拉士。亞納西美士。亞星士多德之於哲學。德謨克利他之於數理。亞納克科拉之於天文。亞爾美的之於理學。及至羅馬。哲學與化學。皆學於希臘之先輩。至於政治法律等諸學科。則以超乎希臘。而今日之歐洲人。尙有循其迹以學之者不少。然是時一荒於日耳曼之蠻族。希臘之思

想與羅馬之制度。一旦弊於黑暗世界。不能稍示其跡。當此時也。有好道之僧侶。由古代之一舊都府亞列撒利亞及君士但丁堡而來於此地。抱種種之智識。如西亞列敏。如亞爾佛列多。皆擅天品之靈能。獵智識之世界。天文。數理。哲學。化學。以及他之學術。由是稍馳其眼光。然是時之君主及臣民。猶投於黑暗世界。好戰亂。事爭鬪。道心由此而衰。理心因是而亡。俗僧蔓延。迷信橫行。如之何而有天日之時也。

然則今日之歐洲。忽爲而有此景象耶。今日文明之光輝。何爲而至於此極耶。然此皆近世史之發端。似可俟諸後再述。雖然文明之景象。其萌芽已胚胎於中世史之時。不過此時尚未大顯耳。故吾人欲知今日之文明之原因。又豈可於中世史。漠然置之也。

僧侶擁護希臘羅馬之智識。由是天下之哲學及各學。遂不絕如綫。然彼僧侶。僅傾注其頭腦於神學之一方。徒從事於爭論。而貢獻於學術極少。畢竟多屑瑣哲學之病。當時回教徒。即亞拉比亞人者。其教祖元來無學者。其來攻亞列撒利亞。陷之之時。基督教徒請於監督僧曰。吾儕之生命。與財產等。非所敢惜。而此亞列撒利亞。天下無二之古都府也。願勿破壞。如此處之書籍館。皆聚藏天下古代之珍書。若附於灰燼。人類之智識。即亡於此時。請免之。然是時回教徒之大將亞姆羅嚴然答之曰。自汝觀之。汝以爲此莫重大矣。自予視之。殊不謂然。吾以爲天下之真理。不外一神典。汝之所謂珍書。不過古書耳。如智識何。如學術何。其殆能出我神典之外乎。若所言無異於我神典。則彼亦無用之物也。若其有異也。則是非真理。害人之物也。宜燒之便。嗚呼惜哉。天下之書載。皆以此時。空化一抔之烟。

而已。由是以觀。當時亞拉比亞人之不重學術。如此亦可見矣。然其後回教徒之方面。各地分種種之獨立國。或置其根據於伯爾西亞。或稱其雄於耶迭布交。(即此亞列撒利亞)或爭其霸於北亞非利加之志尼士及西班牙之一角。當時文物之隆盛。學術之進步。實有燦然可觀。然則回教徒如何受此文化。則又不得不說之。

紀元四百年間。即此回教徒陷亞列撒利亞於前二百年代。於基督教派中有士多利安。此者當時聖母以拜馬利亞之像。爲背舊約之十誡。彼乃退出基督教界。然彼既退出基督教界。猶昂然不少挫屈。勢力益振。乃遠派其徒於支那天竺。所在傳道。適有回教徒之起。大信其神。此宗教極排斥偶像。同時同拜天地。同有豫言者之統系。今也拜偶像爲基督教徒。迫害於已。寧此回教徒近之。遂不信舊約之

豫言者。與猶太人等共混合。此回教徒。導之以亞拉比亞文化之始原。當時歐洲之基督教。實沈於迷信之淵。不可挽救。彼等襲於病氣。不用醫藥。多用祈禱。篤念不忘。篤行不倦。彼等之信魔魅如此。大抵病氣。皆從此魔魅而起。彼等見日蝕。則以爲神之戒此世。見慧星。則以爲大亂之將來。所有法理道理。渺不相知。滔滔皆是。幾無一人能破其迷夢者。至於士多利安之徒。大異其趣。勉力從事於法理道理。孜孜不倦。以亞列撒利亞滅亡以來。諸學盡散亡。欲研究希臘羅馬之學術。然當時最要以醫學爲尤最。況此時名醫所在皆有。乃與猶太人通其意。乃宗教上之關係。故導回教徒於此學術之方面。一時諸學之興。如東羅馬帝利阿三世。任其顧問官之獎勵。今也士多利安與猶太人。於亞拉比亞之間。開學術的之文化。尤遂於醫學。利阿三世。乃命臣下留於彼等之間。學畢歸來。於君士但丁堡之各

處建病院。抱慈善的。治療其都下之病人。然無智之僧侶。沈於迷信。與衆俗等相合。百方盡力。思所以防禦之。大鼓惑其人民。以爲彼等所爲。有侵犯神力。不信神之大能。即爲我等所不容。於是蜂湧而起。打破各所之病院。不服利阿帝之權威。指利阿帝爲變宗於回教徒。欲狙利阿帝之生命。雖然利阿帝固非變宗於回教徒。不過慕其學術。信奉其道理耳。不過傾心於士多利安。與回教徒有同情耳。今也獎勵醫術。開一大慈善事業。破人民之頑迷。孰知人民之頑迷如故。反欲以暴戾之舉動。加於利阿帝之身。由是利阿帝不能忍。乃決意實行士多利安之議論。以兵力壓制人民。更破壞各地之偶像。於是天下騷然。已略見於前節。然前節所云。不過敘述廢偶像一事。至於學術理性之方面。有種種之關係。則尙未之述及。雖然欲探事之真相。則固在此而在彼也。當其利阿帝之倡諸學術也。西歐即羅

馬方向之基督信者。法王。以及王公等皆力抗之。利阿畢究終於失敗。於是君士但丁堡之識者。深恨利阿帝之不能達其目的。亦只太息之聲而已。

君士但丁堡。其地近希臘。是爲古來學者之叢淵。於學術之方面。極有嗜好。當時西歐之天地。極其黑暗。彼等學者。欲啓其迷信。而終不果。自以爲力之不足。益從事於各學業。時士多利安之學者。與猶太之醫者。思有以化之。而亞拉比亞人見之。嗤笑。然彼諸人其眩強如故。益凝其丹精於學術之方面。其始自醫學入。再由醫學入於化學。由化學涉於理學。由理學進於地質學。由地質學登於天文學。百般之學術。遂煥然振耀。極古來未曾有之隆盛。其後比東西亞之於巴克敦。西班牙之於克拉拿。回教文物之狀況。已可概見。至紀元九百年代。由歐洲諸國負笈而來。赴於此之克拉拿之學生。極多。後日歐洲之學術界。自此回教地而開。可斷

而知也。彼如日耳曼帝佛列得力二世及紀元千二百年代。出於意大利。赴於西利。始於此處接回教徒之學術。乃翻然醒迷夢。歸來時大攻擊迷信者。世故爲稱彼爲無神論者。然吾人欲知亞拉比亞文化之如何。當詳說之。生於亞細亞之亞威塞納。於紀元九百年代之時。研究地質學。凡山嶽大抵爲地中之火勢噴出。凡理化哲學。無不由伊說明。故近世之康德等。無不主張其說。此當時亞拉比亞之文化。如此亦可見矣。

然則歐洲之人民。如何而受亞拉比亞之文化。曰如前所述。由商業界之方面。漸與回教徒所接近事。及西自西班牙。東自巴他特之方面。至於歐洲各地。無不受亞拉比亞文化之風向事。並是時之基督教界。極其腐敗。及影響於僧侶之權力。以僧權壓迫智識界。非如基督教之學術。全爲惡魔之產物。何也。紹介亞拉比亞

學術於歐洲。此至大之理由。即十字軍之結果。在陷君士但丁堡也。

吾人於前條畧畧論其順序。即在十字軍之時代。全歐盡達於迷信之極點。捧十字架之木片。出於戰場。以聖徒之骨。入於神函。奉之以破敵軍。當時人之迷信。至於此極。亦殊可笑。然當時聖比爾會敦失望之餘。因之以死。人心於是漸移。沈於懷疑。乃到於小亞細亞地方。見士多利安的之信者。不絕其跡。由是多年之迷夢。忽焉叫醒。由黑暗世界。而躍入光明世界。然何以至此。豈無其原因乎。當君士但丁堡未陷落之先。在於日耳曼法蘭西英吉利等諸邦。已於其大學。誨求希臘羅馬之學術。無何學術界遂起一大波瀾。生一大變動。於是有大進步。故君士但丁堡既陷落。接觸於亞拉比亞文明。基督教界之學者。俄而移散於歐洲各處。歐洲之天地。實於此時。如旭日升天。不可仰視。是即諸學術發展之初期。而吾人說近世史

之第一要着也。既入此時代。而中世史與近世史遂燦然可觀。當君士但丁之陷落。起於紀元千四百五十三年。彼有名之哥白尼。生於紀元千四百七十三年。至三十年之後。始考出地球回轉說。此哥白尼說也。亦非敢好爲新奇。在古代時。耶迭而多之天文學者。實先倡之。希臘之巴伊科拉士派亦唱之。然歐洲多年沈於黑暗。爲之震動。僧侶以聖書之世界方形說抗之。畢執其弟子布陸喏。誣以唱導異端。處以火刑。其由航海於商業上之方面。如前所陳犯法王之權。早由日耳曼人之與亞拉比亞人等開通商之道者居多。於紀元千四百五十年。已而日耳曼人發明羅針盤。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即紀元千四百九十二年。威士科嗣。葡萄牙之太子林哩航海者。至亞非利加之極端喜望峯。迴航於天竺。即紀元千四百九十五年也。至於火藥之使用。有云遠始於支那。又云英國倍根所發明。又云出

於東羅馬帝國之一臣民。雖然其功用極大。回教徒陷君士但丁時始用之。然則是亦亞拉比亞文明之後所引見也。如活版之發明。麻布紙之製造。文學忽勃興於歐洲。然不知幾經艱難。幾經困苦。而後能暢伸其說。發達其主義。故歐洲之有今日。決非偶然也。此其中蓋有種種之原因。固不可不知者哉。

○當時精神界之消息

基督教徒深於迷信。實足阻學術之進步。與異教徒交際。不甚浹洽。其影響有滯於商業。然於精神界。當時深賴此教以活潑之。誠有他所能及者。基督教徒之迷信。若沈澱其中。莫能自拔。其僧侶雖受法王之極暴惡。亦無閒言。且謂辨護之。然靜案事之真相。則今日歐洲相傳之道德。其大著精神。演活劇於世界上。全由當時基督教所養成。故爲稽其歷史。則有烏耳伊拏士。廁身於葛司民族。取歐洲

蠻族而教化之。安布洛司則且進說其帝王。託真理之神爲言。對於殿廷。直陳己意。其惡瓦司青叩。英國之關。不憚跋涉。遂開英國國教之正宗。並散遣高僧有智識者。傳道於各處之異種人。北則「司拉夫」人。東則「杭」族。西則司坑達捏畢安。南迄亞非利加。足迹所經。奮大精神爲鼓吹之。今其前言往訓。雖若無存。而當十世紀以後。十字軍事已熄。其種種扶衰救弊。使歐洲得見完全之組織。蓋無不惟基督教徒是賴焉。

十字軍之興也。與基督教大肆攻擊。謂回教徒盡爲惡魔之子。不問其老幼男女。悉命屠之。其軍自詡爲天所命者。日從事於祈禱。謂獲神祐。彼異教之爲己敵者。不攻自破。時頗有信者。後屢戰不利。人漸悟其非真。懷疑派遂投間而起。知前與己反對爲敵者。其學術哲學。可以裨助於吾國。雖教派不同。然節取其長。不禁其

輸入。是因已國智慧不發達。遂任外學之位置一席。非可議基督教之多缺點。然以此乃有言教理之非。於彼等之中。翻然悔悟。謂教派徒衍虛理。宜研究學術以彌縫之。故投身於學術界。較投身於宗教界。殆倍其數。彼等嘗虐殺異教徒。然知其事爲恃公理。故法王之呼召。每不赴命。興十字軍之熱心。亦漸冷却。爲世界闢大交通。至受學於回教徒。斯時之法王。恃權力欲使魔王從其命令。以虛榮要結僧侶。凡俗流皆下視之。然法王之志願。卒不得遂。有與爲反對者。有言僧侶促於宗教界倡大改革者。亦有雖僧侶而不棲息於寺院者。時有兄弟僧二人。頗具卓見。無愧英雄。蓋威枯利及爵哈司其人。彼等雖讀聖書。然莫得真解。聖書所載之世界。其體爲圓形耶。爲方形耶。未遑細辨之。伊查阿抱憂世之深心。如厭保羅爲負罪死者。然自此而降。意大利諸邦每樂舉其名。若達的與沙薄拉洛。其行事

尤膾炙人口。彼等唱自由奮獨立。能提振人之魂魄。謂歐洲人於長寐之中。得有使之警醒者。是未嘗不利賴於彼。

遠溯之霞勒明及阿耳勒度時代。握教鞭之國師。司政柄之顧問官。問孰非基督。教界中饒有智識之名僧耶。附載於霞勒明傳中之阿耳枯因論其人物。洵無忝於大聖人大政治家也。與阿耳勒度共事之阿涉耳。實置英國國體於土臺上。安貼不頗。在當時如邁夫。暗黑時代。漫漫長夜。不睹光明。而王侯相軋。臣民相殺。寺院腐敗。僧侶墮落。所謂走入魔道者此也。其間有主張人道。注意平和。則惟崛起於基督教界之中者。如前項所述及。託神命爲休戰。亦惟愛國之基督教徒耳。基督教會中年高有德者。時慮復讐者。多出激烈。欲平其憾。嘗藉聖書以祈禱於主。作爲祝頌之辭。遇來復日。集聚大衆。令聽講者唱之。後遂成爲習俗。葢會時每如

是主之祈禱者何也。蓋基督示弟子祈禱之模範也。其禱詞有曰。我等赦人之罪。如赦己之罪。蓋人待己全無苛求者。故基督教徒言之。雖然。基督教徒其欲望固如是。復讐之念。豈果全絕於社會之間。蓋不能之事。特以言日聒於彼側。則必有幾分影響。裱觸於其心者。次於基督教徒。有僧侶合議。作為懺悔之組織。無論何類之人。定時日。設壇場。暴著其罪。告於僧侶。使行懺悔之儀式。其罪非於嚴密之處言之。毋諱毋隱。僧侶則託神之名。代人白狀。以析解免。其中能致多少真正之悔改。亦可決言矣。當時之宗教界。在悅耳沙勒牟。更獎勵所謂羅馬巡禮者。是亦圖輕其罪。吾人云主之祈禱。云懺悔之式。云巡禮。此等各種之形式。不能支配其良心。當時僧侶。於其精神上。不欲示人以感化之迹。然不能掩也。又寺院僧侶之內。有如我朝之比叡山之坊主。往往無意於世。不復與人周旋。尋其本原。則為厭

世之陷於腐敗而安於退隱。夫此世界之衆生。若積寶於天國。種族不一。雖極其形夫亂雜。其間固正多真正者。葛耳登將軍。在十九世紀之今日。不猶被其著書所感化耶。如脫麻司越格畢司。及崇脫勒耳。心地清淨。不能容一點塵濁。是不幾躋身聖賢耶。此等之聖賢。以其人格。嘗欲率世而入於正大光明之域。其他云慈善。云施與。扶助貧者。調護病人。苟人情所宜任恤者。皆優爲之。是非基督教會之特色乎。如奴隸者。聖書所不禁者。亦從而解放之。非藉於當時輿論也。若基督教所未行之地。專掠賣人口以牟利。歐洲基督教之範圍圈內。所謂高僧。抱有智識者。嘗言奴隸亦爲「神之子」。凡有解放奴隸者。是爲具大慈善。彼每譖之不絕口。時有一奇異之談。則當世羣以聖人目之。之別耳。拉耳度其人。彼嘗言曰。回教徒爲奉異教者。以故虐殺之。亦不足顧惜。若基督教信者而使爲奴隸。則可劬矣。

異教國之爲奴隸。如亞非利加之黑奴。實分所應供驅使者。其說實有悖於人道。蓋不能爲流弊。故抱四海同胞觀之教理者。遂出而矯正之。第一必制限北人奴隸賣買業。第二廢土地屬之隸民而表同意。第三盡力而憐奴隸爲無告之民。爲此說者。英國之威枯利崇薄耳等。若薄黑麥之哈司折洛滅亦主張之。蓋同歸宗旨於仁哉。

若夫溯自由精神之原始。則發源於古代之羅馬希臘。降及後世。斯風大暢。其市民若農民等。乘王侯武族之相軋。出而據此特權。然問唱導斯世組織自由黨者誰乎。則亦基督教界中人也。夫郎西司坑之將薄拉悟元利拏者。唱自由而嘗法王。雖受火刑亦不辭。度米尼康之將杭別耳。跌洛墨因。出走荒野。大聲疾呼。煽其徒黨。要求絕對的之服從。主張謂除神之外。吾輩皆爲同胞也。皆兄弟也。同

同享神子之權利也。法王若王侯。吾直睥睨之。至近世史時。宗其說者愈衆。若麻耳丁耳鐵爾。逆法王而唱自由。思於宗教界有所盡力。不畏強禦。故當時之法王。雖較王侯豪族更有大權力。然敢逆之而挑戰。欲使王侯豪族。亦不得不服於自由之前。無使基督教之本尊羅馬法王。極其壓制。時之僧侶爲腐敗。基督教本來之面目。即「真理與汝等之自由」亦湮沒而不彰。彼欲矯正之。於宗教之方面。於學術之方面。於政治之方面。奮其自由之大精神。振動當時。其此種思想之萌芽。亦由基督教所薰陶所基礎也。

○結論

吾人觀覽所及。自太古時代至中世紀。凡五千年之人類歷史。其間吾輩所宜學者爲何事耶。讀者於其時代之迭乘。有必宜注意者。其大概固可明爲世人言之。

然今際此篇之終。有向於吾人詢以國家興亡之迹。何者爲其大端。吾人欲述之如左。

凡其國無人民之歷史者。雖一時能極於盛大。其運命忽焉而蹉跌。誠有所不能免者。例之於古代之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基頓。支那。印度皆是也。埃及。今雖猶有偉大之三角塔。摩天而立。特不過爲其國王之塞表耳。當日國王能以勢力驅迫人民。蓋可知也。在若此之國。無人民之歷史。即無人民獨立之事業。不能奮志經營。用意建設。則此種民族。無彼等自由之發達史。誠非誣彼矣。當其運巨石。積土塊。掘大渠。皆服從於王命而已。非有一出於彼等之思想者。其民族如是。宜其社會之不發達。此種現象。巴比倫亦如是。波斯亦如是。支那印度。舉莫不如是。推而視之馬基頓。其人民亦無別有所組織。夫在巴比倫。亦饒有非常之人物。故若捏

布卡多聶渣。掘起而爲大英雄。轉瞬之間。席捲天下。即彼坡斯。誕生三豪傑。如渣其折及的來阿者。武功赫灌。指揮三百萬之大兵。戰勝攻取。歐亞之間。名王強侯。無敢抗顏行。噫。亦盛矣。然若人民之歷史。則未嘗一出現於彼國。支那者。古來之大聖人。大豪傑。大賢君。肩背相望。史冊中幾難悉其姓字。宜若可自豪於世界。然其民則貿貿然。蚩蚩然。不知政策爲何物。未嘗抱要求參預政權之思想。人民之歷史。於其國旁皇周浹。以索之。有莫知其鄉者。印度有釋尊。馬基頓有歷山大王。均傑出一時。然其國人民。蒙昧荒闇。適若同揆。之數國者。其人民全體。遂永不能發達。國祚不長。中道挫折。其致此崩潰之運命者。類皆以無人民之歷史故。吾人取後出之歐州歷史觀之。則大異其趣。彼歐州中有日耳曼蠻族。愚暗成性。若不可購文明之曙光者。然彼等之間。早含有人民之歷史。吾爲歷數之。如葛斯。

如烏員達。如富郎克。以及安悟洛查其松。挺生於彼族之中。非倡亂天下。率衆而興。抗拒師也。亦非附於某豪傑。爲效死力。聽指揮而效奔走也。然彼等社會。早習於操選舉權。擇英雄戴之爲首領。此英雄之得位。由民選舉之。彼民之求自由要權利之觀念。終始不離於腦裏。然居大位者。不欲遽與之。頻思蹂躪其自由權利。故爲王者。則思讓王位於其子孫。帝者。則欲其後裔永握大權。或託於神道。或恃夫武力。以希達其願望。是爲封建時代。又爲武族跋扈時代。古來世職之觀念。期以永保。得可相延於無窮。以此之故。民族大爲騷然。確林悟率烏員達之衆。以抗政府。宅勒司藉蘇蘭之兵。以抵貴族。皆期於復自由之魂。使凡員願方趾之儔。常存生氣於天壤。

就宗教上之局勢觀之。其時法王之橫暴。人民之迷信。使社會被壓制束縛。莫敢

誰何。然有崛起者。則推人類爲同胞觀。本此意立教之基督教。終不能默受摺伏。於政治界。通自由權利之消息。得使保多年若斷若續之運命。故爲數其人材。則哈司出焉。烏伊司里出焉。郎悟登出焉。并有兄弟皆僧。出其思想。奮其才力。遂構成自由的大破裂與社會的大革命。使踞高位握大權者。畏之無寧日。

商業界之局勢。已論之於前段。當時法王出其勢力。許回教徒可爲自由貿易。際於十字軍最劇最烈之頃。圖發興其商業。奪東羅馬帝國而據之。與異種人相妬。忌角逐。頻往來於來因與達牛布之間。開人類交通之大道。無有窒闕。然則歐洲歷史者。不可謂其僅屬於英雄豪傑也。亦不可謂其僅屬於官吏也。正爲人民的歷史也。

要之觀察當時歐洲社會全體之情況。於宗教界。則以宗規束縛之。於學術界。則

以迷信制限之。於政治界。則以武力壓迫之。於商業界。則以人種的觀念阻害之。其文學界及美術界。終始不因戰亂而破壞之。蓋固有抱獨立不羈之精神。以圖種種發達也。

若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基頓。支那。印度等。其文明固時臻絕頂。然其人民。志氣日萎縮。鮮有謀獨立於天地間者。不過聽依於權貴之意旨耳。一言以決其品。則彼等之歷史。爲守服從主義而已。其能揚民氣。伸民權。使人民自成歷史。不能觀也。今日之歐洲人。不蹈此弊。故國勢益形膨脹。若他之國民。侷乎遠矣。宜其或趨於削弱。或淪於滅亡。靡不由此。

今欲期永遠之發達。以壓倒宇內。翹首而獨立。我國之人民。不可不以自省也。決不屈不撓於政治家之制限。雖商業上。學術上。文學上。宗教上。皆抱自由自主之

思想。施自由自主之手段。實心毅力。雖罹嚴罰受誅戮。亦斷不爲退縮。乃披閱萬國歷史。其隆替興亡之跡。固大端如是。今後欲立我國。方針莫能外之。人民當勉於自由。不受束縛。於種種方面。謀十分之發達。故欲施教育於社會一般之人民。使日本能成自治之國。其必使日本全體人民。知分擔國家之義務。此固不可不汲汲圖之也。

顧或有謂人人爲自由。則必妨害治安。妄言妄動。其禍亂有不可思議。大權不在上。下猥動搖。若斯之國家。終歸衰亡。此蓋若觀火之明斷。其必至此者。然而觀前所述之歐洲國史。其有賢者能者。執大柄。從事政界。誠可聽其好自爲之。各率其職。守公奉法。自遵矩矱。若愚暗者及嬖倖之黨。竊據要津。則不可不謀亟去之。擇賢能以代其職。雖然是說也。由政府意見。褫職改撰。誠爲不難。若國民欲實行其

意見。則若非易事者。如阿路勒多夏勒明。雖突出於庸衆間。而若英國民與法國民之性質。未必人人抱負。一代風靡。故即有英雄賢哲。極意提倡。喚醒國魂。然國民不足以共事。斯亦無可奈何矣。世之當經營國家之任者。當使人民得自由。於各種方面。成長發達。更教導之。結國民之大團體。毋以僞言欺世。養成一高尚真誠之人格。庶有濟也。如非尼霞人。固不偏於專制。其民能發達自由。然無救於敗亡。是何耶。以彼等未嘗鼓吹國家的精神故。悟利西阿人。社會教育之道。極完全。人民亦莫爲束縛之。國家之觀念。羣注意於是。直若可勃然興起。然其漸滅。殆不旋踵。吾竊竊然疑之。求其故。殆有同於前段所論者。其民分立於各處。於國內不能施統一政治。是其衰敗之一大原因。雖然。此不可例之於羅馬。羅馬盛時。能行統一之制。囊括宇內。形成古今無雙之大強國。其國內各種社會。能行自由。能

抱國家之觀念。能大發達商業。宜若可長治久安。國勢駸駸日有進步。而彼等共其士氣而興。倏共其士氣而亡。每致令人難索解者。徐而觀之。則彼昧於國民生命之大源。凡道德節義之觀念。蕩然頽潰於彼等之間。天下烏有去倫理而可立國者。然則以經營我國自任者。當必以國家的精神。布之於吾民。藉以施統一之政治。教導之而使向於生命之大源。誠爲要着。觀英德法之歷史。亦曾見暗殺毒殺爭鬪戰亂之事。接踵而興。若舉一世盡化於奸惡邪曲者。然其間所出志士仁人亦不尠。故其寺院之僧。倡所謂「愛化主義」。若義俠。立爲武士制度。以鼓舞天下之士氣。蓋不乏人。其尤者。則在英之利茄多。爲大說法。如獅子吼。在法則若崇善人。以一世之快男子。應運而起。出全力以左右世界。要而言之。羅馬之亡。以失於鼓舞士氣故。英德法等之興。能矯正其弊。遂可持續其生命。我國之識者。嘗注

意於是。故其於教育。於宗教。於哲學。於文學。勉就此數種方面。尊崇。稱揚。保護。援助。不遺餘力。期使我日本社會。民俗高尚。民質樸實。改惰弱虛偽。輕浮淫靡之頹風。盡披瀝其赤誠。使於世有裨補。養成國民之道。由多數之研究經驗。蓋無有逾於此者。嗟呼。吾人所言終如是矣。讀者就吾人所論國家興亡之迹。可得其要領。然尤有一言。反復爲吾人正告者。則宜鑑於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基頓。支那。印度。以及非尼霞。悟利西。阿羅馬。諸國之亡國史。而取法歐洲。致今日之強大之興國史。其可也。

萬國興亡史下卷

終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日印刷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日出版

每部定價大洋三元五角  
貳册

(萬國興亡史與付)

版權  
所有

著者 日本松村介石

譯者 房州戢翼翬

印刷者 作新社印刷局

發行者 大宣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東首 開明書店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717  
420548

7/8

